

6

900023

123

北清政教  
風土記



MG  
K892.422

1  
2



3 2174 1870 0

### 北清政教風土記原序

支那者。世界之問題也。西洋人於此研究之。東西兩洋人之研究者。各自解釋。支那之將來。果如何乎。保全乎。分割乎。獨立乎。滅亡乎。蓋非容易之斷案。所謂非眼識洞觀古今。智慮曠達一世者。不能爲正確之豫言也。然而世運浸浸進步。不待此豫言。而對支那之各國。已無不方針確定。以爲着着進步之經營。於是在支那最有智識之國民。獲得最多之利益。蓋確然必至之勢也。我國也。與支那最爲接近。有密接之關係。同文同種。研究支那之文書。數百年矣。最有研究支那之便益。而又非有最多之智識。立於可享有多利益之地位乎。然我國對支那之實狀。果如何耶。於南部。於北部。抑於中部。其經營能如英國。如俄國。如德國。法國乎。余未聞在支那有一種特權。有一條鐵路敷設權。爲列強所旁觀。其經營常知立於列國之後而已。而猶曰東洋之先進國。居於世界強大之列。吾人自顧。能不赦然耶。然是雖不能不坐罪於我國民海外經營之疎。而不能眼識宏開。規模雄大。亦實由我國民於海外研究之智識。差爲缺乏耳。我國將來之方針。如清韓。如俄領亞西亞。如南洋諸島。謂爲我國民膨脹良

善之勢力圈。是非係萬人所認。蓋行於南洋。炎熱之天。西比利亞。寒烈之地。從事研究。用力經營者。果有幾人。若如清韓。毗鄰於西。風土無異。最有重大之關係。而可爲研究經營者。非少也。我國民冷淡於海外之事。故對支那研究之智識不多。而緊急經營。尙時時忽略付之。是雖不欲爲列國所先制。豈可得哉。余雖菲才。抱研究支那之志多年矣。適得遊北清之機會。開研究之端緒。庚子變亂前後。身在其境。星行露宿。疑懼惶恐。目覩彼現今之狀態。追懷彼祖先之史蹟。處戰爭與平和之北京。窺其生活狀況。國家與人民之關係如何。推其普通性質。思想與感情之隱微如何。或時去燕都而居白河沿岸。或時遊趙北而爲邯鄲之行。或數數渡白河之流。視察東畿一帶之形勝。豪吟渤海之月。眺望太行之雪。歷觀滹蒼青葉之北京。瀟灑雨中之津沽。燕之南。趙之北。隨處之天然風物之景致。自各地之現狀沿革。計較其風俗之變遷。物產之多寡。而直隸曠野都市人物之果爲如何乎。彷彿間似得解知。是所以有此著也。然本書所記載。不過著者研究一端之言。觀察之狹隘。記事之杜撰。恐終不能與世人以研究支那圓滿之知識也。惟徵之事實。稽之諸書。質之前賢。務無多謬誤。而說我國人不可不知之題。

目。論。我。國。人。不。可。不。經。營。之。事。業。貢。獻。我。國。人。於。北。清。前。途。之。抱。負。是。微。衷。所。在。也。其  
志。有。餘。其。力。不。足。不。能。酬。素。志。於。萬。一。者。待。後。日。研。究。熟。而。補。之。可。也。

明治癸卯歲冬初

著 者 記

北清政教風土記序

愛國之心知恥之念果何自而生乎是必知國爲我之國而後能愛國恥爲我之恥而後能知恥非可責於上以奴隸畜之下以奴隸居之之人民也今中國危如朝露而憂國者寥寥恥同山海而抱恥者渺渺是豈非以此國此恥爲當道之事而非吾輩賤流之務耶故人民必有參政權利而後有政治觀念有政治觀念而後有愛國精神中國以專制之威獨斷之制凡各國所謂公議國事之權者中國則列爲毀謗朝政之罪政治觀念義俠氣魄平居無事時摧挫之惟恐不盡是豈能於秘密朝廷喪師辱國割地求和後而忽責民人以愛國心耶雖然就吾民言之則天賦人權不可可爭分子義務不可不勉若不圖自立而切切焉待治於是真驚駭下種耳中國泥者流局然自守待人而動積習沿爲法律奉之如神明舊弊循爲定例守之若王律進取之氣象改革之觀念既渺然無存故人之所以強我之所以弱者亦茫然不察而一敗再敗只委爲鎗砲之不利時運之偶然是烏能望其知恥而改革耶吁列國之跳梁如彼吾國之蒙昧如此以炎黃子孫踞錦繡山河眼看其將入黑奴紅種之域而莫知自保此予所以

黯○然○神○傷○淒○然○氣○短○也○竊○謂○吾○國○政○雖○劣○敗○人○非○蠢○愚○徒○以○書○籍○貴○周○流○滯○交○通○難○游○  
歷○寡○故○人○觀○察○狹○而○不○知○政○教○之○是○非○見○聞○少○而○不○辨○積○習○之○善○惡○偏○促○目○前○無○以○發○  
其○進○取○之○氣○改○革○之○念○耳○丁○未○夏○偶○閱○日○本○小○川○氏○所○著○之○北○清○大○憲○凡○我○國○政○治○之○  
本○原○風○俗○之○現○象○靡○不○躍○然○紙○上○翻○閱○一○遍○實○不○啻○瀏○覽○珍○本○周○游○北○清○其○擴○我○智○識○  
發○我○志○氣○者○洵○非○少○乃○急○譯○以○公○世○使○我○國○民○共○知○其○政○教○如○何○風○土○如○何○位○置○如○  
何○時○勢○如○何○然○翻○然○悟○惕○然○驚○同○心○協○力○以○就○改○革○之○途○必○爲○國○之○主○人○而○不○爲○國○之○  
奴○隸○則○權○利○均○休○戚○共○愛○國○知○恥○之○心○又○何○患○無○自○生○乎○

丁未九月序於日本之江戸旅舍

譯者誌

## 緒言原例

一周遊燕郊趙野。隨時隨處。漫然錄其見聞感想。有記事。有史談。有考證。有議論。有意見。有主張。非敍一二事。故題曰北清政教風土記。

一自渤海灣起。以天津爲中心。至北京之記事爲第一集。關於北京之事件爲第二集。北京以外直隸東南之重要紀事爲第三集。第四集輯關於北清之二三事件。附錄爲第五集。以關於直隸東北部之鄙見完結。此區分不過計讀者於大體追旅行之順序。而漸次研究之便。其文章仍終始一篇也。

一第一集渤海之形勢。與直隸水利篇。第二集灤州與山海關之險要論。俱與第五集之全體相對照而讀下。庶可察知著者所存之苦心。

一北京者清國市街之代表也。故第二集專敍北京最近之歷史狀況。及支那人之生活狀態。風俗人情等。遂不得已而下悲觀的觀察。

一余自北清人之歷史與現況上推論。而覺其改革絕望之斷案。播於腦裏。故不可不豫言而爲此著述。



緒言原例

明治癸卯冬初

二

著者自記

# 北清政教風土記 目次

## 第一集

- |                                     |            |
|-------------------------------------|------------|
| 一 直隸                                | 二 渤海灣      |
| 三 支那之肺臟                             | 四 白河       |
| 五 大沽                                | 六 塘沽       |
| 七 南開之煉瓦事業                           | 八 盜賊之淵藪    |
| 九 豆子航                               | 十 支那最近之築城  |
| 十一 周盛傳與新城                           | 十二 直隸之水田   |
| 十三 富饒之葛沽                            | 十四 汪應蛟大行開墾 |
| 十五 直隸水利篇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            |
| 十六 元之海運屯糧所                          | 十七 海運      |
| 十八 支那海運之極盛時代                        | 十九 冀北之馬    |

二十 蘆蓆之利

二十一 長蘆鹽論其一、二、三、四、五

二十二 天津

二十三 天津之形勢

二十四 四戰之地

二十五 天津之風俗

二十六 楊柳青

二十七 天津之名產

二十八 白河之濁流

二十九 天津將來之貿易

三十 紫竹林之發達 其一 其二

三十一 天津城，城池之得失

三十二 天津之設備

三十三 丁字沽之露營

三十四 北倉之新戰場

三十五 西河之古戰場

三十六 通州

三十七 自通至至北京

## 第二集

一 北京

二 景山

三 萬壽山玉泉山

四 北京之宗教與喇嘛信徒

五 雍和宮之喇嘛

六 鬼神殿

七 歡喜佛

八 誨淫之術

九 喇嘛與回族

十 羅刹

十一 戰時之北京

十二 戰後之北京

十三 平和之北京

十四 北京之夜

十五 北京之反面

十六 教忠坊

十七 琉璃廠

十八 菜市口

十九 義和團之紀念

二十 義和團之真像

二十一 變亂之原因

其一 其二 其三

二十二 亂後之匪亂

鉅鹿之亂 朝陽之亂 廣西之亂

二十三 民教相仇之原因

二十四 歷史上匪類發亂之因由

二十五 北京之警察權

二十六 家與狗

二十七 室內裝飾品

二十八 文學之裝飾品及其影響

二十九 家庭與婦女

三十 交際術

三十一 飯館子

三十二 劇場

三十三 歌妓

三十四 風俗之頹廢

三十五 士風之失墜

三十六 明末士風尙美

三十七 無學無智

三十八 燕趙之遺風 其一

三十九 燕趙之遺風 其二 密雲之俠客

四十 燕趙之遺風 其三 山海關之烈士

四十一 宗室之積弊

四十二 祖宗之尙滿洲風俗

四十三 駕馭之術

四十四 滿人漢人

四十五 莊園旗莊牧場民田屯田

四十六 鑾儀殿

四十七 僧道

四十八 人民與法令

### 第三集

一 滿州之驛道

二 通州之現狀

三 悲酸之通州民

四 通州之將來

五 通州之耶穌教

六 回回教與通州

七 回回教之保護者

八 通州之風俗

九 通州之標的

十一 通惠河

十三 石門鎮

十五 蘆溝橋

十七 長辛店

十九 房山縣

二十一 保定府之現況

二十三 保定之風俗

二十五 關內鐵道

二十七 新引河

二十九 蘆台

三十一 唐山

三十三 榛子鎮

十 通州之恩人

十二 薊州

十四 京漢鐵道

十六 永定河

十八 望諸君之墓

二十 涿州

二十二 保定府之將來

二十四 保定之古蹟

二十六 北塘口

二十八 漕運之故道

三十 蘆台運河

三十二 開平

三十四 古冶

三十五 開平之煤脈

三十六 灤河

三十七 南河之水運

三十八 灤州

三十九 灤州之形勢

四十 灤州之商業

四十一 偏涼亭

四十二 灤州之風俗

四十三 山海關

四十四 山海關之形勢

四十五 臨榆縣之物產

三十六 山海關之壯觀

四十七 山海關之仙境

四十八 臨榆之風景

四十九 山海關之風俗

五十 關政

### 第四集

一 北清之風景

二 北清第一之美園

三 北清之天候 風與塵

四 直隸之風俗

五 北清之樹木

六 北清山林考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 第五集 附錄

---

一 溧河之三大事業

乙 東畿鐵部之敷設

二 溧河上流之富源

甲 溧州之開港

丙 溧河口之築港



# 北清政教風土記

柳坡 小川運平著

禹甸 靜安氏譯

五

## 第一集

### 一直隸

東包渤海。南控三齊。西阻太行。北屆沙漠。踞井陘。紫荊。居庸。古北。喜峯。榆關之重險。山則有恆山。太行。碣石。川則有桑乾。滹沱。清。衛。易。漳。灤諸水。居高負險。勢如建瓴。此直隸之形勝也。宜乎遼金自朔漠入而蟠踞。元明清三朝俱臨馭其地。僅隔一葦之我國人。一啓行而遊此地。其山川形勢。民風土宜。文物制度等。可供研究者。非少也。余周遊燕南趙北之野。已三年矣。錄見聞之一端。以資研究支那問題者之參考可乎。

### 二 渤海灣

興安大嶺者。劃而北。蜿蜒於漠北。其支脈爲長白諸山。蟠於滿洲之野。南走金州半島。

北清政教風土記

一

爲無數之島嶼。渡山東角而西走。遂爲泰山。是支那地理學者之言也。此山系之迴線內。有一大水。如湖。其形似肺。其水滢洄盤漩。是名渤海。其門口爲旅順威海衛有雙島。城隍島。石島。大竹島。長山島等。無數之島鎖連之。自朝鮮西來之船。望山東角入灣內。沿陸而西。南有芝罘港。更進西有天津。再北上。則金山嘴陰有秦王島。島東北有一大血管。注於海。是爲遼河。河口有牛莊。是渤海之四大港也。四港中南可入山東。北可進滿州。西可入直隸之野者。天津與秦王島二港是已。

因此四大港海陸連鎖。故渤海灣之發達。不如福建、廣東、浙江、沿岸諸海之速。然牽世人注目雖遲。其在支那歷史上有至大之關係。而關於其國運消長者非少。故其水運之便。漁鹽之利。山系水理。形勢之雄。殊爲余所最好研究者也。況咸豐同治以來。內外眼光。漸集北洋。渤海之價值。亦以世人所知之故。於商業問題之外。而更大映於余之眼光耶。

### 三 支那之肺腑

揚子江洞庭湖。若命爲支那之腸與胃。則黃河者氣管也。渤海者肺腑也。燕者肺之中

心也。遼齊者胸骨扞禦之地也。歷代得肺腑者雖不必能馭天下而得肺肝之病者未有不至於亡也。不奄有渤海斯不能臨馭天下。蓋得渤海即可携齊而得天下之半壁也。燕雖肺之中心。燕實附齊。遼而強。慕容皝起遼東而燕破。齊桓公伐山戎而燕畏。齊宣王伐燕。不五旬而燕舉。故齊遼者足以衛燕。亦足以破燕。惟以燕爲主而遼護於東。齊守於南則直可撫山西之背而渡大河。故燕齊遼相合則可以雄飛天下。嗚呼。渤海者天下強弱所由分之爭點也。宋失幽燕而微弱。遼金得幽燕而強橫。元繼其迹置重渤海之經營以嚴海防。雖亦得雄飛天下。由御齊不得其道。田豐毛貴等烏合之徒起自山東以迫其都而亦遂瀕於亡。明之成祖營燕都而聯齊。渤海之勢固而明興。清襲此迹以勃興。而髮軍擒軍。自齊席捲。英國法國上溯白河以後。於是胸骨裂肺肝疾。德踞山東。俄蟠遼東。英盜關鎖。而燕之形勢失。嗚呼危哉。燕雲之野。今將誰謂。吾惟知渤海利源之多而已。

#### 四 白河

自北注於渤海之大河有四。曰遼河、灤河、北塘、白河是也。其大以遼河爲第一。白河次

之。北塘最小。河運之盛。遼河白河而已。

白河即北運河。古之沽河也。源出於宣化府赤城縣北獨石口外。曰獨石水。流二十餘里。入邊城。與自口外入來之紅山水合而南流。出龍門峽。名爲龍門川。又南流經黃土嶺。過馬鞍山。東流出滴水崖下。經堡南。曲折過靖安堡。至石塘路。更與其一支出自獨石口邊外之白狼河合。始有白河之稱。屈而西行。又南流至密雲縣西。有小河引入。至縣南與來自古北口外之潮河合。水勢漸大。經懷柔縣之東南。南流入於順義東北境之清河。沙河。入通州之北境。有潞河之名。復南流過張家灣東。香河之西南。武清縣之東北。經河西務。南北蔡村。入天津。合於永定河。大清河亦自西會。子牙河亦從西南來注。更南流則與南運河合於三岔口。曰海河。灣曲奔流。入於浩淼之海。

通州志。白河兩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又順義縣志。白河者以白石塘嶺之白馬關入。故名之。或云對黑河而言。未知孰是。要之山水之名。多取偶然之景致。白沙不生青草之說。亦非無理。祇無用之談耳。此邊紅石山。黃土嶺。黑河。赤城。青羅口。白馬關。白狼河等地名。多用彩色之字。唯由土人所好之物稱呼而已。

## 大沽口

白河入海之處。曰大沽口。天津港上陸之海口也。欲向北京天津而橫渤海之船。必先碇泊於大沽洋十哩內外之冲合。然後以小蒸氣乘船。潮汐之便。搬運乘客貨物。乘其船向陸。行一時餘。海水黃濁。白河在望。仰首則屹然於前掩海岸之砲臺。今也悉被破壞。不能見其偉太完全之面影。入河口則灞磯臺基。尙足想見李氏當年之經營。屈曲而溯。望兩岸卑溼蘆荻間。土塗之隘屋。一樹不繁。孤立不隆。荒寥之狀。盛夏茂大之時。且然。況於朔風蹴海浪時乎。自河口行里餘。沿河右岸之人家。櫛比相接。是所謂大沽之市街。人戶數千。口不逾萬。其下流曰東沽。其上曰西沽。西沽者陸路向天津之發足點也。其上流左岸曰塘沽。

## 塘沽

船客貨物。自河口不半時間。至塘沽之棧橋。上陸。有塘沽火車站。西北至天津。通於北京。東北經唐山。通於山海關。蓋塘沽者白河第一之關門。而海陸之發着點也。所以自河口之東沽西沽。以至塘沽之河中。無數之船舶林立。艇舸雲集。其盛大真出人意料。

之外。再自前年變亂以來。有各國軍隊駐屯。且架棧橋於此。貨物之積卸。軍人之來往。錯亂頻繁。更加一層之繁盛。船舶會社。旅店。洋物商。飲食店等。日用必需之商賈。整然爲一市街。人口亦有三千餘。顯有將來益益繁盛之傾向。其後市街沿河擴張。遂至連東沽西沽爲一大市場。亦不可知。

北連北塘口。蘆臺。西包新河。新城一帶。產鹽頗多。近來又起南開煉瓦之業。興蘆蓆漁鱉之利。誠富源之地也。且港泊之地。工役力作。亦足養無資之徒。現河口三沽之中。自山東來勞動而住者。有二千餘名。故白河口之天然。招天津港將來不良之結果。雖不無顧慮。而塘沽一帶。爲北清商業之地點。必無非常之變化。而益益發達。是所瞭然也。

#### 南開煉瓦事業

自西沽北行。渡萬年橋。一水自西來會。是周盛傳開鑿之運河也。沿河西北行。一望曠闊。盡屬平蕪水澤之鄉。數里後則望見右方南開村之人家。其地產鹽頗夥。自數年前。起煉瓦事業。有十數窰。盛造磚。而販賣於塘沽天津地方。遠更輸送於旅順。自變亂以後。煉瓦需用增加。故更見一層之繁盛焉。

河之右岸。有小丘。爲隆然二丈高之圓錐體者。是即窰也。聞此窰燒磚法。係作小門於其下。其內敷枯草。覆炭於上。爲燃料。然後置土磚於其上。燒十日即得磚。一窰大抵有八萬餘數。其製造法極簡便。一窰只用二十餘人。故利潤亦由之極多。土磚者。檢其土質可用者而作之。此間多用新城邊之土。其資本主多塘沽天津之商人。經營得宜。其發達可期而待也。

#### 盜賊之淵藪

白河下流沿岸者。盜賊之淵藪也。離南開十餘里之新城者。盜賊之巢窟也。直隸之地。殺人掠奪。賊匪之多。以此地爲第一。前年天津都統衙門所派駐防此一帶之各國人。大則被二三百之匪群來襲。小則苦數十餘之賊黨跳梁。時常有靜夜破夢之事。如余者三十四年之秋。光緒廿七亦在此居三四月。所見聞者。白晝之襲擊。黑暗之銃聲。河中之流屍。室內之殘體。群匪之討伐。醜類之捕縛而已。

蓋斥鹵之地。內河外海。交通多便。逐漁鹽商賈之未利。無恆產。斯無恆心。恃變詐之計。希微倖以射利。亦自無實實勤勉之風。况新開之地。無資之游民。與力役無賴之徒。四

方雲集乎。大沽新城等。僅三。四十年前之新興地。多有利則集。無利則散之。游氓游氓。一轉斯爲盜民。亦何足怪耶。

豆子航

白河下流爲盜賊之藪。豈始於今日哉。其史上亦昭昭有之。隋河間之豆子航者。今之鹹水沽也。鹹水沽在天津大沽之中間。白河之南岸。廣數十里。宋時置戍守此。去東海四十里。括地志。自渤海至平原。其間濱海煮鹽之土人。多稱曰豆子航者是也。

隋大業十二年。河間賊帥格謙。據豆子航稱燕王。王世充擊而斬之。又隋書。平原之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大業七年。劉霸道亦聚衆於此。以此可見此邊一帶爲賊匪之巢。非一日矣。

支那最近之築城

旅順大沽砲臺之防備。爲支那最近最發達之工事。世人所周知也。若新城之防備。獨吾信爲築城最發達之工事。支那築城之由來遠矣。全國樞要之地。必須築城。然其建築之法。殆千篇一律。獨新城乃發見其異焉。吾人大沽上陸。見平野之間。有二丈餘



高之城。即此城也。單瞥見其城。不過數町方形之土城而已。歷觀天津北京通州等各城。其大其固其美。終非新城所可比擬。而如前物物云云者。似不能不感其爲戲談。然而可仔細觀察之。可仔細審量之。勿以其土城之故。狹小之故。而輕視也。是固近世精通中西洋之砲術。長於築城之故。湖南提督周盛傳所築之城也。彼心血不僅洒於大沽旅順。即此一小城。亦固大碎其心慮者也。人謂李氏北清軍事之經營。多待彼以成。亦非誣言。吾於茲試說新城之大要焉。

城內有圓形砲臺二。其排置畫三角線而鼎立。街路爲十字。四方各有一門。城高二丈半。砲臺之高。出於城壁。其上備白砲。城壁上置砲七十有餘。盛土而隱蔽之。城外十餘步。有外郭一周。其高比城斗減三尺。城壁與外郭之間。設一廡於南門內。外郭之四門。各築甕城。郭外十餘步。迴以外濠。每門外各架一橋。

城門用磚爲隧道。不異於他城。而其隧道使彎曲。不直行出城。一轉出側面。繞而入外郭門。同甕城曲行。是他城所稀。故城之出口。非橋正面。濠與壁間左右視而出也。甕城者城門之外部。畫半圓形而蔽之。其兩端傳於城壁。北京城門等雖亦有此。而使城門

之隧道彎曲。周以外郭精巧綿密。非所能見也。甕城正面與出口反對之一側。各作一圓墜孔。而壅其外面。非常之時。可開鑿以發砲。自此圓墜孔一回發射。則正面橋上之敵。與外郭雲集之敵。可一掃有餘。遠敵有城上之砲。可以射擊。其所不及者。則有砲臺上之白砲自由迴轉。而沮其進路。敵自不易攻擊。其他彈藥庫。糧食庫之排置完全。與固有之建築法亦大異其面目。周盛傳者爲將於盛軍。來北清代劉銘傳之銘軍爲天津總兵官。同治十年起工。不三年而峻工者。即此城也。其時自保證曰。此土城可保三十年。今也三十餘年之後。果被破壞而無片影。噫。可歎也已。

周盛傳與新城

周城傳奉檄而勘考海口之情形也。以新城之形勢。上蔽津郡。旁臨大沽。地形要害。莫逾於此。遂建議築城。使平燕沮洳之地。屹然爲一雄鎮。役終也。李鴻章受京東興復水利之敕。乃復命周以津沽屯田事。周往來於天津靜海之間。見海河潮沙一日兩至。思利用之。遂自運河起。較量其節節高下。更遠測海岸。乃知海河兩岸。其利確然可行。深惜天津東南三百餘里。爲一片沮洳蕪廢之區。因引河水。以溝洫去積潦。設橋闌。以涵

洞資蓄洩。仿前明汪應蛟葛沽營田之遺蹟。條陳三利五難之議。且云。持定見。專委任。則其功可成。李氏贊其議。光緒元年。移駐於天津新農鎮。使督將士經營之。迨六年。開南運河。自唐官屯抵大沽海口。兩岸各開一支河。濬橫河六。多通溝澮。川渠。建大小橋。閘五十有餘。從蓄洩時之便。又使海水與河水相滲。以和其鹹。甜斥鹵之地。化爲稻田者。十三萬餘畝。又沽水利而可開墾者。至以億萬計。於是新城小站等人民。盡知耕種之利。故周氏死後。此一帶建宏大華麗之祠。以祭享之。

水利營田之論者。始於宋。至明末汪應蛟而見其成功者也。至清朝。始有怡賢親王企開墾。繼有科爾沁親王督兵大沽計營田。後通商大臣崇厚。亦欲繼其迹。然多終於失敗。獨周盛傳慘澹經營。能見成功。非有精密之思慮。雄大之精力。周到之計畫。絕大之勉勵。豈能爲此不朽之業哉。

噫。周氏苦心所築之城。今也悉被破碎。而無片磚斷石。芳草離離。雖遍野形骸。而百萬餘畝。油油嘉禾之美田。適展一大好之繪畫。予不禁欣然而賞天地之美也。

### 直隸之水田

從來高燥浮鬆之地。陸田多而水田少。然富於水澤沮洳之鄉。而水害極多者。直隸固在十八省屈指中也。夫樹藝治水經營善而水田可得。水害亦可去。直隸在昔。水田似亦非少者。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賈疏云。黎。稷。稻。獲稻者。是有水田之證也。古之幽州。爲今之順天。保定。永平。天津。地方。今不多見水田者。蓋古雖有水田。而稻禾成實。後經幾多之戰亂革命。或山林亂伐。治河無方。民俗荒廢等諸因。故田園次第蕪廢。河水頻來侵食。遂使水田變而爲沮洳矣。

今水田最多地方。以玉田。豐潤等處。與北塘河沿岸爲最。文安。雄。霸之易水流域。次之。葛沽。新城。白塘口之白河流域。又次之。西山間。桑乾河之沿岸。及玉泉山下亦稍見焉。

富饒之葛沽

玉秋坪有詩云。海門東望葛沽堤。一路春風入馬蹄。水上桃花林外柳。紅裝多在畫樓西。多春色。花柳之葛沽者。新城西一里許。沿白河南岸之街市。而桃花之名地也。人口數千餘。商賈並軒。極其繁盛。爲天津大沽間唯一之倉庫。市多雜穀店。富豪之家。亦頗不少。其風俗勤儉樸茂。無姦譎粗暴危險之風。如大沽新城者。余驚其地相去不遠。而

俗有千里之差。推其原因。始知由土地發達之遲速。與貧富之差而然。河口發達最近。葛沽者三百年前。已極繁盛。故從而教育盛行。胎生白河沿岸可珍之美風。觀諸書葛沽文詩之多。即可以見其爲文化之地。而其所以至於此者。實明末偉人汪應蛟之力也。

### 汪應蛟之大行開墾

明萬歷年間。保定巡撫汪應蛟。至天津。見白河葛沽一帶之地。斥鹵不能耕作。間有近河之地。藝豆者。每畝所獲。不過二斗。即謂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南方福建浙江瀕海治地之法。行於此地。引河水。鑿溝渠。用水灌溉。未必不可爲稻田也。雖頻主張。而當時文武。未有應者。汪氏乃慨然自奮。力爲興倡。捐一己之俸。買牛置器。開墾築堤。在葛沽白河二處。墾稻田二千餘頃。一畝得四五石。又種豆而灌溉之。加以肥料者。畝收二石。由此官民始信南方治田之法。可行於北方。汪氏於是有萬歷二十九年海濱開墾成功之奏。且論留天津之重鎮官軍。創屯田策。使防海之官軍萬人。開墾土地。分田種藝。旁招民使盛闢草地。以資兵餉而永嚴海防。朝廷用其議。而汪氏拮据經營。墾

土地多至七千餘頃。得穀二百餘萬石。明河渠志云。汪應蛟乃於天津、葛沽、何家園、雙溝、白塘。令防海庫丁屯種。人授田四畝。共種五千餘畝。水稻二千畝。收多。因上言墾地七千頃。歲可獲二百餘萬石云云。觀此汪氏此屯田之成功。未嘗非前人所難。而足爲後人師範者也。其墾田時有所廢。後左光斗繼經營之。然荒廢者猶非少。獨葛沽之田。數數經營。大爲發達。乃養成今日之富焉。

直隸水利篇

畿輔可興水利之地。諸家各一其見。余試由水域而分爲四。則北塘河、灤河流域之區。曰京東。白河流域曰京南。易水、拒馬河之流域。曰京西。南方漳水、磁水之流域曰畿南。元之郭守敬在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之處。引水自滏陽、邯鄲、洛州。經雞澤。合於澧河。溉田多至二千餘頃。是畿南水利之說者也。

宋之臨津令黃懋。於河北諸州作水田制。請置河北屯田。何承矩興堰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置六百斗門。引淀水以灌溉。足邊食。是京西水利主張者也。

元之虞集。明之汪應蛟。左光斗。清之柴潮生、劉於義、周盛傳、林則徐、震湯等。皆主興畿

南水利。明之徐貞明，專用力於京東水利。於永平墾水田三萬餘畝。張國彥、顧養謙又行之於薊州、豐潤、玉田，是皆京東水利之論者也。

清初怡賢親王之設營田水利府也。分京東、京南、京西、天津四局。雖涉於予所謂之東西南三區，而獨不及畿南一區。蓋諸家西北可興水利之見雖一，而其觀察水派地形之眼識各異。况因其時代地位而自爲着手。水脈亦不能不異乎。

### 直隸水利篇 二

雖如何卓逸之論，不收確實之功果。斯不足說明其利害。西北水利營田之實行，果如何耶。宋何承矩以灌溉足邊餉。元郭守敬溉田三千頃之事實。余雖不知其詳，而明萬曆十三年，徐貞明以御史領墾田使，墾京東州邑、密雲、三河、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等，東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之地，三萬九千餘畝。是明史河渠志所記錄者。其後明之汪應蛟墾田七千餘頃。左光斗繼之。亦墾若干。清朝之初，雍正四年，怡親王自灤州玉田諸地起，墾田百五十項。又霸州、文安、保安、新城、安肅，任邱之民，自種植者七百餘項。咸豐九年，科爾沁親王之營田亦不少。同治五年，崇厚開墾軍糧城、大小馬廠一帶，得稻

地千餘頃。合光緒年間。周盛傳開墾者至十萬畝以上。其成功顯著。可見直隸水利。非但一部人士之卓論。實有確實可證之效果也。

直隸水利篇 其三

前聖後賢之興水利營田。其方法不一。或爲政府事業。派專任之大臣。或爲地方官意見。舉地方之遺利。或爲民間事業。從人民之開墾。然人民多拘故。裕。馴。舊。慣。憚。自。勞。以起新業。故必卓識之士先唱之。政府繼行之。而人民乃始可從之。姑勿遠云。就明清而檢之。即可發見焉。

爲政府事業者又有二法。一募民墾田。一派兵屯田是也。徐貞明之始墾田京東也。用募民以墾之法。使所在之民。應募營田。而官助之。故其將治濼沱河近地之時。御史王之棟。上濼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財擾民之奏。而抗沮之。是其證也。怡親王之營田。亦襲其法。派兵屯田。始於汪應蛟。僧格林沁王及周盛傳繼之。是能見其成功者也。

地方官墾田者。天津總兵藍田始之。營田二百頃。其後有平山縣令郭殿正。阜平縣令羅仰鏡。鉅鹿知縣詳明等。



人民自營者。怡親王之時。文安霸州等處。民自種植者七百頃。與自乾隆十年阜平縣民之稻田八十餘頃等。是其重者也。又崇厚墾田之際。塘沽邊之民。自開墾者亦不少。是數方針。無誰論何。欲判斷其便否利害。不可不待其時與地理。難一概論定其利害也。

直隸水利篇 其四

校邠廬抗議曰。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梁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哉。職方氏宜稻之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梁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梁麥。夫宜稻而種梁麥。已折十人之食。爲一人之食。況并不能種梁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天闕也亦多矣。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

此論明快正確。洵鑿時蔽之言也。北清野多棄地。是世人所認。故欲開稻田者。亦前後繼起。惟依前所陳開墾者觀之。則所墾之田亦既許多。而猶聞此痛恨之論。似若可怪。

而其實不然。余嘗於秋潦之項。數旅行於諸水派之間。不僅低平之地。雨至水匯。只見一片汪洋之狀而已。即稍高隆之陸田。亦頗見其爲河水侵食。到處沈濫。治河之道。不講實至極。且甚矣。故先賢開拓之良田。亦年年荒廢。不再樹藝。遂使地之荒者愈多。吁。三再廢廢。依然茫茫之荒野。誰能不顧而慨然耶。

直隸水利篇 其五

一二有識之士。深思遠覽。所墾之田。數歸於荒廢。而且非少者。蓋有幾多之原因焉。怡親王疏云。天津風俗偷惰。遂末忘本。野多未闢之土。家無担石之儲。是多見其情蔽者也。明申時行云。北方之民。游惰好閑。憚於力作。以作水田。有耕耨之勞。舐舐之苦。故以興水利爲不便。是亦能窺其半面者也。沿河之民。多逐漁鹽之末利。只取日夕之足。不爲久遠之計。雖植穀禾。而鹵莽從事。春耕夏耘。沾塗升挽之勞。益視爲畏途。民風如此。所以使識者之苦心。歸於徒勞。是廢田之一因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徐汪左怡諸氏爲公義而營之田。適爲後繼地方官等謀私之便。彼等之來也。水田之修理經營。毫不顧問。新田若稍有收穫。即兼併徵求。從而民不堪其苦者。亦不敢事耕耨。是其二

因也。吁。碎。君。子。多。年。心。肝。而。成。就。之。公。共。事。業。可。憐。肥。於。小。人。之。囊。化。爲。苦。民。之。術。而。因。以。荒。廢。悲。夫。

創業者昧於一時之功果。不察永遠之利害。經畫失宜。未有不勞大而功小者也。馮桂芬曰。水未治而能成田者。未之前聞。怡賢親王雖嘗試行。何以一廢不復舉耶。以水未治之故耳。是殆創業者經營失當。所以成爲廢田之說明也。

由此諸因而觀其荒廢由來。可見營天然之水田。非不利於開墾。患不足於經營耳。試觀創業得宜。適於地理水派。而能收水田功效之地。如徐貞明之玉田豐潤。汪應蛟之葛沽者。今不尙依然水田。而有嘉禾之繁耶。民如何遊惰利源。所在豈有趨避之理哉。只在創業者與後繼者經營耳。

直隸水利篇 其六

馮氏駁林則徐田不治。則水不治之論爲姑息策。而主張水不治則田不治者。蓋治木之論也。例如周盛傳墾田。自唐官屯引河水。其水治。故遂收功果。怡親王每營一田。出於治水之策。遂不見成功是也。然馮氏之論。尙未可云治本。欲治本何不進而云治山。

林耶。

雖如何明於水理。治河道湖淀。而不治山林。其水必不能真治也。水不治則墾田荒。故欲興水利於直隸。必湏先養其水源。以爲之本。山樹茂。叢林繁。足以蓄水氣。而不散。然後通河道而施防水工事。始可以策經田而永稟水田之利矣。利源之開發。豈在天哉。惟人智耳。北清之棄地多。是遺利多。是民愚也。此多遺利多愚民之地。待智者久矣。我國民若非愚者。何不進而爲此鄉之先覺者乎。吁。是天與我國以此曠野也。

直隸水利篇 其七

吾嘗與道士陳明彬相携。尋周盛傳經營之蹟。感其用意之周到。驚其開墾之工程。審視其耕作法及汲水器。知其利用天然與動物之力。以省人工。所謂大陸耕作之進步也。握其穗。答其獲。一畝有三石之收。其地價之廉。租金之少。耕作之易。而利潤之多。出於意料之外。陳氏頗說墾地之利甚詳。且浩歎支那之有資家。逐商賈之末利。而有利經國之業。毫無敢爲之勇。余亦確信前賢之論不誣。而覩彼蚩蚩官民。不勝感慨焉。

直隸水利篇 其八

從東南各地用數石之費。轉送一石之米於北清。論其不利者。紛紛然也。故識者皆以興水利於直隸。營田得稻。可折南漕爲論。善哉震湯之說。彼所著危言曰。使北京土著之八旗人。起開墾業於白河口。官給其一切之費。一面足其游食之窮乏。一面採取未開之遺利。蓋通時宜之論也。

然清國政府之故陋愚暗。恒有猝難改積習之風。況使數百年坐食安享遊惰厭勞之旗人而就業。必情蔽百出。終於難行耶。

良田沒於荒草。良民苦於漕費。而政府毫不興有利之業。於上識者亦不能建經世之業。於下上下下混沌共齷齪。於目前之利害營營奔走。惟日不足將置汝等之子孫於何地耶。嗚呼不可悲哉。

余爲我國民與清政府謀。使於白河北塘。灤河沿岸。移民以行開墾。其成功可無疑也。世人動云北清者荒漠之窮地。青草白沙之苦鄉。其謬想誤解。友人君山子已辭而闢之。著沽上集以說明長蘆之鹽事。而明其地之有望。余今係以墾田水利篇。吾國民不更可恍然悟耶。

元之海運屯糧所

鹹水沽之北方。有軍糧城。爲現今鐵道停車場。而元代海運之屯糧所也。其遺趾尙存。元代自用伯顏之策。海運四萬石。從南方轉至以來。四方卓識之士。多說海運之利。如郭守敬者。亦開通惠河。通北京通州之水運。遂使海運之盛。前古稀有。運糧多至三百五十餘萬石。惟當時設屯糧所之地。必應附近於海口明矣。然觀今運糧城。反在塘沽天津之中央。是豈元代海岸。比今日遙侵入內地乎。

明亦繼元之迹。海運不絕。數至七十餘萬石。元明皆以通州爲海運之上陸點。南北交會之商業地。故通州遂大見繁盛。當時天津。不過海岸防備之駐兵地。未有盛大之商業。其所以至於今日者。雖由李鴻章大爲經營。亦因白河流沙。堆積河口。海岸變動。而上流貿易之地。亦不得不下推也。

海運

清國由陸地大而濱海之地少。故自古海上航運。不見發達。歷史上。海運之事。亦不詳明。惟曰知錄輯錄唐時海運事實。記之邱濟言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而唐亦轉東吳

之粳稻以給幽燕。然祇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用者。則始於元云云。蓋北清之野。荒寥斥鹵。產穀不足以自給。故粟米不得不轉運自他省。是漕運所以起也。張溥論海運之利曰。自古漕運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船。海運者始於秦攻匈奴。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瑯邪。負海之郡。而轉運於河北。唐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元自朔北入都。幽燕也。仰給江南。自河道。浙西入揚子江。進入淮。自黃河逆流。至中灤。更陸運。至淇門。入御河。至京師。或自中灤入膠萊河。至京師。甚費憂勞。伯顏平宋後。命朱清張瑄載宋之圖籍。自崇明海路。入燕都。自是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自海道抵直沽。今天津。海程萬二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之費。減省無算。故終元世未廢云。可見海運至元。實已大興也。

支那海運極盛時代

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曰。民無轉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蓋元自悟海運之便後。圖其發達擴張。不遺餘力。今試舉元代海運之大綱。

至元二十年

四六、〇〇〇石 廿七年

一五九、〇〇〇石

廿八年 二五三、〇〇〇石

自三十年漸次減少至三十四萬石。至大德元年再增加如左表。

大德六年 二三〇、〇〇〇石 大元二年 二四六、〇〇〇石

延祐六年 三〇二、〇〇〇石 天歷二年 三五二、〇〇〇石

自四萬六千石遂達至三百五十二萬石之多額。元時海運如何隆盛。足可窺見。至明朝則不依海運之便。專賴河漕。清承其後。亦不依海運之便。不過僅爲河漕之助。故輸粟之多。海運不上百萬石。是海運者以元爲空前絕後者也。元人勃興朔北。席捲宇內。氣魄雄厚。膽識博大。故其事業亦多宏壯偉大。豈但海運之盛已哉。若支那人愛讀漢武雄圖。元代霸業之史。而有念念欽慕之風。豈至有今日哉。豈至有今日哉。

長蘆鹽論 其一

北支那之生鹽者。比四川之山鹽。產多而價廉者也。吾等觀岡山縣味野野崎貴族院議員所有鹽田之製造法。以爲生鹽之業。頗需複雜之工作。及去遊北支那。在沽上歲餘。實不能不驚沾上生鹽業之簡便。其鹽尙未解官禁。雖不能輸出海外。然政



府果能永遠持續此法令乎否。以余思之。當不遠即解除此不法不正之禁也。若然北支那之鹽。日本之一大勁敵也。否或日本之幸福也。利之者勝。不利之者敗。決在今日也。竊念北支那之生產。在鑛業與鹽業二者。開平煤礦。既歸外人之手。其鹽田豈得免外人之虎攫乎。以下所錄。有史。有誌。有實歷。有證據。頗爲錯綜。惟讀者諒之。

天津者非以農業成立之都會。全以鹽業而有過去之繁昌者也。然天津決非占製鹽全部之土地。不過長蘆之鹽。悉受天津之配置耳。長蘆鹽之產地。距天津東南百卅餘里。沿山東驛道。在滄州附近。滄州者人口五六千內外之小都會也。其地爲明朝第一之生鹽場。因爾時長蘆茫茫。惟有草蕩。故製出之鹽。即以長蘆名之。後移鹽運衙門於天津。依然猶襲舊名。隨人民稱呼之便。徵之順天府志。長蘆生鹽者。以蘆臺爲第一。乾隆皇帝曾賞名爲蘆臺玉砂云云。其他歷代皇帝。或上諭或詩歌。時賜以獎勵鹽政者亦非少也。

### 長蘆鹽 一

清國之鹽業。從古學者嘗嚴爲爭論。即一主自由生產。一主政府專占也。吾等以長蘆之鹽。其生產多先天的便利。不用當局之保護經營。自不能不主自由生產。而清國政府決不若此者。其理由果何在耶。以吾等觀察。不但鹽課鹽稅。爲生鹽業應出之數也。從來北京朝廷。每增加間接稅而減直接稅。減直接稅。即所謂以仁政美名。而騙醜奴之術畧也。故依此言之。鹽稅者有營業稅。有土木稅。有通過稅。有船舶稅。有教育稅。有義務稅。特不過異其名異其時而附加耳。試舉京津間事例。自通州至天津。自天津至白河。有搬運南方貢米之船舶七八千隻。盡屬天津鹽業家之義捐者。天津都統衙門前。稱三岔口之地。有有名之鐵橋。又自天津北門向西沽之方面。有浮橋。遠近凡四。亦屬天津鹽商之義捐者。又天津之縣學。與育嬰學堂。亦成立於鹽商之手。徵之歷史。口碑。鹽商社會。施設貢獻之事例。實有斑斑不可爭之事實。此即以減稅之名。而收多取之實者也。然間取於民者。則又默認鹽商壟斷不當之利益。禁豪商外不得從事。以便其對豪商復隨時要求。此即彼政府永占鹽業之理由。增加間接稅之一毒計。實明瞭不可掩也。

### 長蘆鹽 三

直隸之地。其三分之二。多適於鹽業。北京者在距大沽海岸二百餘里之高地。井水尙含許多之鹽分。通州者在白河河口三百餘里之上流。夏時一遇旱魃。白河沿岸之一帶。結晶生鹽。斑斑可見。蓋直隸土質帶多量之鹽氣。而且雨量頗少。便益於製鹽。實先天的也。惟吾等所言之長蘆地方。果何在平。是即從大沽河口南北兩海岸。直隸省一帶之海岸。至內地三十里至七十里之地。俱爲長蘆鹽產出之區。即長蘆鹽法志記載豐國場、蘆台場等十餘場。惟天津地方之鹽場。因白河積土之構成作用。年年有傾向。下流之勢。昔時鹹水沽。爲有名之鹽田。至今殊屬寂寥。僅有散在塘沽之上下者耳。

### 長蘆鹽 四

天津城外有名老龍頭者。自其地沿上下白河河岸。有許多之丘陵。是即鹽丘。亦名鹽堆。高三丈餘。寬八九步。後方傾斜。爲天津鹽商畜積之熟鹽。而在鹽運使管督之下。熟鹽者即自產出地方運來之鹽。在此地作規制之包裝者也。近年生鹽之發達頗著。每年鹽額。恆餘剩三十餘萬兩。三十三年（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天津紫竹林籠城之際。

團匪曾潛伏此鹽丘。包擊居留地。故此鹽丘。實吾等難忘之一印象也。天津鹽商因如何方法而營斯業。亦頗有可研究之價值。今摘錄其一斑。第一即領引之次序。鹽商欲從事斯業時。先以親戚朋友爲保。而遞稟鹽運使。經鹽運使調查合度。始公許爲鹽商。一公許後。即於春秋二季。在運使前請求給引。引者即表明營業稅與生鹽稅者。一引限三百斤。營業者只得於自己指定地域內。應其額引。從鹽灘買取之。額引以外。不得賣買。蓋政府於天津。每年需要熟鹽幾千萬斤。故下付鹽商時。不得不按所產額以決引數。鹽商銷賣。有一定地域。雖其地銷路不善。亦不能越境轉賣。長蘆之銷行區域。直隸與山東一部。河南三府。府州縣鎮皆受鹽運使精細之掣配。故鹽之買賣。只得束縛於銷售地定規之下。外雖有若何廉價之鹽。民亦不得購求。有所謂私鹽者。即秘密買賣。不順政府之令而從事售買者。政府嚴爲厲禁。因而諸弊百出。民商並苦。石渠餘記之鹽禁曰。

小民以利扞網者二。曰私鑄。私鹽。私鑄比官錢不濫惡。則無以獲利。私鹽比官鹽不美且賤。則無以獲利。特以引課上。足佐度支。故不得不立嚴禁。世祖入關之日。威令

嚴肅。姦民尙未敢犯禁。雍正初，於運河口稽查私漕。六年，嚴官引私銷之禁。時湖廣鹽貴，姦商以所行汝寧各縣之淮鹽，運售湖廣，轉以蘆鹽私售汝寧。所過之州縣以利而汝寧終歲不銷一引，謬謂民間不願食官鹽，怕蔭氏奏上而民累矣。時淮鹽南侵，浙引不行，使緝私於鎮口關口，令州縣督銷。浙江總督李衛議覆，請行私鹽連坐十家之法云云。

### 長蘆鹽 五

道光年間，一時鹽務衰頹，徵之當時記錄。長蘆之行鹽銷地，連直隸河南二省，額引百零一萬六千四十六道，每引行鹽三百斤，徵課銀自四錢六分六釐零，至五錢一分四釐。竄課合計八場，徵銀一萬三千兩餘。鹽價每斤錢自二文五毫，至十四文。歲額引課徵銀六十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兩，而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實徵五十萬二千五百五十三兩有奇。昨今行鹽銷地，差七十六萬兩內外云云。道光以後，邊警海氛不絕，政府因加鹽商以抬槍費、充製銃費用。又在昔政府國帑豐潤時，強貸天津鹽商銀五百萬兩。其後咸豐年間，鹽商將此項銀兩，本利清還，乃政府至今日，尙置幣利之

名。於毫無關係之中。仍然徵收利金。以吾等言之。清國無論何時。禁輸出爲政府不當之舉。又爲政府計。斷然認爲民業。使其自由貿易。輸出海外。爲一勝算。松江李雯論曰。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至。國與民。不兩利哉。又曰。天下皆私鹽。天下亦皆官鹽。此實鑿鑿可行之論也。丘仲深之於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證杜子美之詩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予亦引子美之詩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滬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耶。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云。

## 冀北之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爲空。自古幽燕之地。良馬之產地也。清初。多以直隸荒蕪之地爲牧場。分親王郡三等而用之。後天津靜海寧河等處牧場。有漸次開墾者。有無劃然限制。民亦自放牧者。今蘆台及鹹水沽七里海附近。逐草之馬群。無千里之駿。馱馱之良。皆兩耳角立之騾也。村落都會。騎乘輓駕者。亦騾也。所謂冀北之馬。雖非蘆有。而皆從順魯鈍毫無生氣。是豈所謂千里馬者哉。土人云。騾比馬勁健有力。堪苦役。故

人多不重馬而重騾。南北朝時。北胡旺盛。頗爲南侵。同時馬得與其好侶伴驢。配而殖騾。遂來馬群之一變遷。豈從此冀北之產。只留於文字。而無其實乎。

### 蘆蓆之利

北方人家之炕上。又床上不可缺之敷物。爲大蓆。即蘆蓆也。至夏季天津北京其他都會之地。爲避暑熱而於庭前作天棚。其不可缺之材料。亦大蓆也。其價雖不高。而需用之廣。實有可驚者。產地在各河流之沿岸。沼澤之汚地。雖蘆葦生處。到處皆產。而得其利者。以白河沿岸爲最。貧民終日製造。營營然以此送生者不少。十歲前後之小兒女。學組之。六十餘歲之老婆。亦組之。得利潤之簡短手工也。細利積斯成巨資。世之殖產者不可侮也。

### 天津

自新城。葛沽。鹹水沽。過前新庄。白塘口。仄堆。二三小村落而西北。楊柳繁於堤上。白河繞於目前。遙見樹林之間。有洋樓高廈者。是即天津紫竹林居留地也。至其地市街整然足吃一驚。又自紫竹林數里達天津之市街。城壁破壞。片磚無存。今固成坦坦之大

道矣。其繁盛爲北洋貿易港第一。予於天津未多得知識。君山所著北方支那。天津之事。語之甚詳。今故略叙之。

(一) 天津之形勢

曠野渺茫。平坦窪下。當九河之津。而無高山大陵之險。三面臨。河西北有三角淀圍繞。西控滄瀛。枕漳衛。東南連蒼海。遙望旅順威海衛。有無數之島嶼。星羅碁布。爲之藩籬。海口有長沙。爲不待潮船不能進之要害。北拱神京。南瞰山東河南。當南北往來之衝。且南運河七省數百萬之漕船。悉經於此。故舟車輻輳。商賈雲集。實次於北京之大都會也。

顧祖禹以明之成祖。以幽燕赴桓之兵。南下而舉天下。雖乘地利。亦由南方諸臣無出奇制勝之道。其論曰。南方君臣。亦未始不足有爲也。合秦晉之步騎。乘西山以入三關。萃江海之舟航。扼天津以斷糧道。一隅之燕。豈遂足以當天下之衆哉。蓋成祖之取天下。雖別有所由。而由顧氏之策。利用天津之形勢。以絕糧道。成祖之苦。有必然也。

太平軍之亂。漢軍既踞靜海獨流鎮。數窺天津。於是滿廷以天津爲神京之關門。幾旬



之富庫。若委敵手。則直隸即刻靡亂。遂嚴旨催飭僧格林沁。使勦滅之。僧與勝保。建以圍爲攻之策。咸豐四年正月。大破漢軍。全得天津。若當時天津歸於漢軍乎。則北京震撼。必然之勢也。以此天津之形勢。有如何重大之關係。可以知矣。

### (二) 四戰之地

予密謂天津之形勢。以地位論。則南屏神京。爲必爭之地。以要害論。則曠漠平野。爲四戰之區。其何足以自守。若能鎖白河之口。固北塘。不使敵上陸。則天津之能事畢矣。非然。南自滄州。靜海。出勁兵。其勢危。東自灤州。東北自薊州。出鐵騎。其勢亦危。蓋天津非戰爭之地。實商業之地也。今也固無關鎖之寶庫。自由競爭平和之戰地也。入此無城郭之寶庫。能負百戰百勝之策之國民。果係武勇無比之我國乎否乎。此晴戰場。馬蹄銀最多。分捕者果何國民哉。回憶大沽砲台之破壞。天津名城之克取。每難止此感慨也。

### (三) 天津之風俗

余久在天津。察其俗所謂衆水之區。逐漁鹽末利之地也。商賈雲集。五方雜處。風習無

純一之觀。語言爲南音與山東音相混。雜亂不雅。其動作亦粗暴不美。多浮言而鮮誠實。富客氣而不剛勁。故衆訟繁興。捨生好鬪。慈善之事業。雖非不起。亦不過輕薄奢靡之變形。虛擬門面之狀態耳。蓋天津之俗。毫不能用一質實。優美。好義剛直。厚重之形容詞也。試一讀蔣玉虹之天津地理論。觀其說明天然與民風之關係。頗覺妙味不少也。其論曰、

沽淀皆直北水名。在水經曰九十九淀。在地圖曰七十二沽。而皆歸宿於天津以朝宗。蓋在冀交之交。地勢窪下故也。夫多水則饒貨財。毓文秀。是以風俗富麗。科第聯翩焉。所惜者羣水纔會海河。而直趨東南。無復迴顧逗留之意。又海水日再潮。旋潮旋退。凡此皆氣至不聚。氣聚不久。所以民無恒業歟。

聚而不久。散而又聚。是商賈之常也。民無恒業。是天津所以無誠實風俗之故乎。

#### (四)楊柳青

東沽水合西沽水。楊柳青邊楊柳青。天津之西三十里。有小市街。曰楊柳青。此一帶爲妓流產地。北京天津之野妓。藝妓。娼妓。多此間貧家之婦女。愈曲園云。津門妓流。多出

楊柳青獨流鎮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湊浦。是實情也。

(五) 天津之名產

言通州則想起南漕。言牛莊則憶及大豆。於開平則聯想煤炭。於山海關則懷念兵備。豈於天津無不可離之附屬者乎。無待云。是長蘆之鹽矣。入天津而實見鹽堆者。誰能不驚其產額之多哉。此外魚類之產亦多。我國未見之銀魚、魯魚、羊魚、青鯽、白蝦等名產。其味腴美。稱水族冠。回網魚者。以漁人之叉刺而得之者也。柳芽漸綻之二月中。有河豚者。爲清人喜食之物。此外秋蟹之肥美。亦更爲天下之冠焉。

白河之濁流 天津之過去 以下錄君山北方支那

天津今日之貿易港。無些微價值。殆將如我國之新瀉港歟。偏強守舊之支那人。不知變計而而欲維持今日之繁盛。我國亦不憚艱難。與列國各經營租地以競爭。豈天津尙能如昔日之純一乎。顧其過去。其將來之衰退。可想像而得也。據地理學者之言。白河者積沙築土最強之河也。河身年年埋却。築土歲歲昂上。據嘉慶年間之刊行物。天津距渤海僅二里。當時一面控海。可直出海外。一面廻溯白河之身。連接通州張家口。

貿易之運路。故勃然興起。謂爲北省第一港口。誠非失當之言也。而今以地理學者所說考之。白河每年築積一肯繞默達之渣滓。今實有七十四肯繞默達之擴大矣。現天津民政廳。雖從事浚深。而人工以浚深去之。白河以水蝕運之。恐終不能防止也。

### 天津將來之貿易

天津港灣。無些微價值。既如前言矣。而尙有缺點者。試視前年貿易額。輸入三千九百四十萬兩。輸出僅八十八萬兩。不過當輸入額五十分之一是也。貿易港如此。其比類實他所未見。此明示爲單消費地。無可輸出之物產地也。即明其爲單輸入港。終不可稱爲貿易港也。而目其爲輸入港者。亦不過歷史上之關係。決非認其有他長也。今也英國於秦皇島。設計經營。着着完成。一方自湯河車站。直通一線於北京。而他方藉關外鐵道。自滿州內部。以通於蒙古。形勢如此。將來直隸、山西、陝西、東三省之經濟。可謂一係於秦皇島之運命。而天津可得對抗哉。或曰天津自可移其位置於塘沽。斯不過姑息之談耳。

### 紫竹林之發達

吾輩從來將紫竹林與天津城混稱。如混稱牛莊與營口然。實則紫竹林指城外紫竹林及杏花村一帶而言。不在天津也。牛莊僅營口之一部。有同一之關係。若紫竹林者。二十年前。不過細草茫茫。行人迷底之地。僅有紫竹庵草堂而已。其始經營租界於此者爲法人。位於津城東南五六里。白河流於西北。老龍頭車站位於對岸。可謂形勝之地。當時紫竹林之河岸。尙浮二千噸至四千噸以上之汽船。潮水干滿之差。自七八尺至十一尺。可不感困難如今日之甚也。自法國傳道會社設備經營。而紫竹林之繁盛。遂與南方諸港。雁行而列。曠盛矣。

#### 紫竹林之發達

紫竹林租界之發達。全外國米子西要西之力。傳道會社建西洋長屋於法蘭西道。不分中外而貸賃之者。蓋當初禁支那人來往。一時不見發達。故復變計而爲聚集支那人之舉。而支那人住居天津。從事商業者。亦以政府威信不能保護其利益。安固其財產。而侵奪剝削無所不至。於是亦希望生息於有治外法權之租界。故其時移住法蘭西道者。非常之多。而紫竹林亦忽見非常之旺盛焉。加之外國人於關稅一事。比支那

人特別減少支那人以利益上計之又恆希望藉外國人之名義充買辦之職務以自營生計買辦者素有掌櫃之性質即以資本與勤勞委托外人而營商者也以此之故外國人之爲營商業者亦喜移居紫竹林藉支那之財營支那之事且我學彼語彼學我言兩方共集遂大促紫竹林之發達焉現今紫竹林自以法國租界爲第一西品好塔臨屋臨屋已米茶等各洋行悉築三層四層之樓高干雲霄街衢則配置支那巡查以維持風紀兩側則栽培樹木以清潔空氣瓦斯燈則處處排置飲料水則布及全市英人米人亦於茲設銀行會社洋行等各爭築壯大之家屋形勢旺盛實有漠視北支那廣原之概日本商館從來皆在法蘭西道今亦有移居英租界者要之紫竹林者有宛然一小歐洲都市之風者也

### 天津城 城池之得失

天津城者在白河永定河運河三水會合之三岔口一方通北京通州一方自運河遠通揚州城有東西南北四門拳匪之亂華德西元帥下令將城壁盡行撤去故今變爲坦坦之車馬道而當時鎮海拱北等諸門之面影杳不可復見只一女牆圍繞津城內

外。及紫竹林。尙高一丈。周回四十餘里。同治年間得藉以防捻軍者。即此牆也。天津城不復見當年之面影。其地人民。雖似可弔。而其實不然。蓋城池者。阻害人文發達者也。華德西伯之果斷處置。或亦天津之幸福也。蓋城池以保護人民爲主。而保護者。遂陷於束縛。束縛者。即官兵滿其慾壑之利器。肆其培克之圈套也。築城之善。意全失。恰有防流寇。反以招流寇之憾。故無論誰何觀之。謂城內比城外殷富。實渺無之事也。城內不過旗其民官兵居住而已。商估者無不爭轉移於城外便益之地。以尋自由。免侵暴。不失其營利之目的已耳。

### 天津之設備

天津自國初卽爲重鎮。雍正年間添設天津水師營。以滿洲都統統之。專管捕盜護漕二事。又添設天津河標營。以河道總督統之。專爲治河。均與天津鎮相表裏。當時並無海氛。設官置戍。無須以詳備爲要。故以次裁併。道光二十二年。以粵浙海氛。進及遼海。改設大沽協副將一缺。添津鎮新兵共四千七百名。咸豐八年。又改協標於海口。置左右六營。兵制漸增。然己未庚申之際。科爾沁僧王調旗綠數萬人。歲糜餉數百萬。經

營海口。而一蹶不振。同治初年。大臣崇厚。就津沽通永協標內。迭次挑練。以兵三千。習洋式操。亦不見十分兵備。惟李鴻章督直。天津之設備。始見完全。起東西機器局。修大沽砲台。起天津水師營。創武備水師兩校。孜孜然以環衛帝庭爲計。蓋半生心血。全洒在天津矣。今徵李氏奏議。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英翰之士。上疏謂銘軍西去。畿輔空虛。當招致淮軍周郭兩大枝於北直。李氏遂大論天津之設備。以辨招致兩軍之非計。今摘錄該疏以資參考。其疏曰。

津郡形勢。當九河之下游。以水爲險。今直境五大河。皆滙於城外之海河。而東流入海。郡城獨在五大河及海河之南。係前明衛城舊基。狹陋尤甚。前明以控扼薊遼。爲要。其城在河北。失險。今日以控扼海氛屏障京畿。爲要。其城在河南。亦失險。此古今建置時勢之不同。必當變通適宜者也。(中略)今若據運河北岸屹築一城。圍以砲台砲船。兼用子牙大清北運諸河之險。硬塞自津。越通之喉。嚙。只用人布守。較海口似尤有依據。京城亦多一遮蔽。(中略)臣再四籌畫。惟有各省解存津局之練餉制錢百餘萬串。現在戶部。可否准臣於項內節存動用。核實籌辦云云。



該疏者即後日水師營設備之基本。而得屹立三岔口。俯瞰居留地之因由也。惜庚子團匪蜂起。津門之裕祿。因循不決。遂將李相一代之心血。委諸羣兒之手。使空留敗壘。而令行人嗟嘆也。吾尙記水師營歸我日本也。爲三十三年七月十四日之拂曉。自廣東星馳而來之李伯。橫於三岔口也。爲十月十五日之下午。噫物轉星移。李相其何以爲情哉。

#### 丁字沽之露營

出天津北門進去北京之道十餘里。有橋如虹而架。曰紅橋。回想庚子之亂。我軍自此橋沿丁字河而上。渡假架橋。露宿丁字沽之野。恰八月初四之夜。北倉大激戰之前宵。暗雲慘淡。滿天覆蔽。我萬餘兵。步武肅肅。集於二十餘里之曠野。靴音。鐵蹄音。砲車音。馬嘶人話。或遠或近。相傳於耳。若憚敵知而有秘密之聲。轉見火光燭天。更不勝淒慘之感。想砲火果何時而發耶。刻迫一刻。想敵之衝突。其砲聲。小銃聲。突喚聲。自何處暗湧而來乎。其距離動靜。豈能有奇謀。而出我豫料之外乎。黑暗復黑暗。夜遲過十二時。頃。大雨淋注。天地如洗。兵馬寂寂。四無一音。余帽子外套。淩雨不溼。聊結假夢二三時。

至三時半。早已銃聲一發。天地破暗。彼我十餘萬人。整隊之命悉下。無何銃聲連發。朝飯畢而夜亦明。進軍於朝烟淡霞之中。而長堤十里楊柳青一帶已爲修羅場矣。

北倉之新戰場

西沽、唐家灣、韓家樹一帶。包於聯軍之砲火。朝烟未散。而伏屍流血。風爲之腥。砲聲銃聲未遠。而北倉敵巢已附一炬。吾等枕屍而營於王家庄之野。八國之聯軍。鐵蹄鳴佩。劍閃各矜武勇。而爲演武競進之會場。回望北倉餘燄。至六日之朝。而猶熾也。吁。今桃花口之野。秋風吹枯草。戰蘆蕪。殘柳影疎。白河流寒。落寞北倉之野。遺骸晒於殘月。青燐點點。鬼哭時聞。其慘狀轉令行客消然。噫。是誰之賜耶。義和團乎。端郡王乎。聯軍乎。抑又天乎。

河西務之古戰場

自北倉數十里至楊村。爲一繁盛之市街。京津鐵道。從此而西北。舊街道尙沿白河之左岸。自此北行三十餘里。達南蔡村。是亦驛次也。再三十餘里。達河西務。自大沽至此。無林丘。無變化。平野荒漠。無陸田而有荒地。終日祇送迎單調之天然而已。至河西務。

始見林丘。綠樹爲蔭。添一段佳致風景。

河西務者臨白河爲街市。稱多富豪處。爲北京道之一支。斜通於北京。本道依然沿於白河。庚子之夏。馳上高丘。望見前岸人家。熠熠燎原。聯軍兵馬。蕭蕭壓野。敵旣兩路奔走。我亦不日北上。時恰當中曆七月十六之夜。皎月懸於高天。涼風鳴於樹杪。丘下有蓮池。一花正滿。開馥郁之氣。透於疎林。傾一壺酒。相與快談。恍忘身在陣中。蓋不堪日中之炎熱。飢渴至此。影滅人靜。時而自不知其樂之何極矣。徘徊林間。移步堤上。聞我最愛之武夫。軒聲如雷。展望河西務之市街。忽動心於史蹟。嗚呼。此古戰場也。此明之徐達率大軍自山東北上。大破元軍之地也。以破竹之勢。陷元都而元遂滅亡者也。河西務者洵入京第一之捷路也。今列國一進。北京震動。懷昔思今。感慨何堪。枕白露。茵青草。悠然入夢。翌朝未明而復有進軍之命。噫。此四年前之事也。

### 通州

自河西務經明灤縣之故地。馬頭之驛次。至張家灣。有城郭。街衢亦頗繁盛。自此有別路可至北京。再行經多林丘。而達於通州。通州者漕運之終點。爲九省交會之區。其繁

盛昔僅次北京。有通運倉庫。以貯南漕。自通惠河。輸於北京。又白河之運。可從此至密雲之牛欄山。陸路則爲自北京。經東陵及山海關。通東三省之第一驛次。且自防備上言之。爲北京東門之樞紐。故城壁高大。在直隸亦僅次北京。爲五角形。有五門。西南兩倉在城內。亦廻以高壁。嚴爲關鎖。倉塲衙門。設通水道。司知州等官衙。城外東關北關等處。尙有商買雲集之況。白河內亦商舶林立。蓋北清唯一之商業地也。後李鴻章經營天津。不遺餘力。通州之繁華。亦遂爲推移。今固直隸第三都會。祇留昔日繁榮之名而已。且庚子八月十一日。爆發一發。南門破壞。司城者亦棄而不守。委之敵軍。城民惶惑。失措。遂受俄法德意外之慘虐。爲北清事變中最悲慘之中心點。通州者尙能爲昔日之通州耶。感天運人事之變。自不能不爲通州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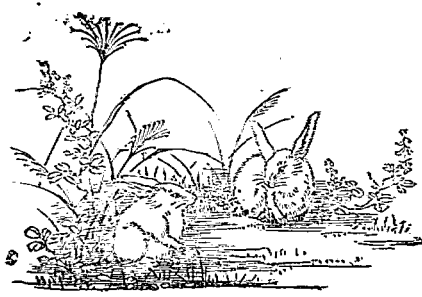
#### 自通州至北京

自通州西門外。有西山。蒼巒蜿蜒。自西而北。望其風光。覺美妙逾常。蓋徒步於平板曠野中。無可悅目者久矣。自此四十里間。盡爲石道。隙角凸凹。缺損頗甚。車馬行雖不便。人行則無大礙。踏石道傍。而行行老松。三五參天。遠遠山峯。時相映露。有巖然挺立。黃

---

瓦紅壁之古寺。原頭點點。龜跌龍頭之御製碑。以及老槐隆茂之祠。老樹蒼鬱之墓。景致之美。正感想不盡間。忽過東嶽廟之前。巍乎而達北京之朝陽門矣。





## 第二集

### 北京

嗚呼是堂堂支那四百餘州之首都北京城也。夫國之首都。一國市街之代表也。遊其國而欲知其文明程度者。孰不欲入其首都哉。況在研究支那問題。而思解釋支那者耶。於是世界之研究支那者。雲集北京。因其人物之心思。研究之目的。觀察之要點。眼識之高低。而爲種種之解釋。層層之說明。然無論若何解釋之。說明之。借問無數之研究者。得以北京爲有望之都會乎。否。如予者才學剪劣。識見庸愚。未得聽多數研究者一一之者言論。不敢是非於其間。故關於北京之事。別記一冊。茲不過漫錄見聞感想之一端。敘於一國之首都北京城。不得不失望之情形而已。

### 景山

景山者北京城之主鎮也。一云煤山。明之萬歲山也。其蒼翠欲滴。風光明媚之態。城內無論何處。可得景仰。突兀聳峙於宮禁神武門外。其上有亭四。燦爛之黃瓦。輝耀於參

差萬翠之中。景致之妙。實落窳北京之天地。唯一色彩也。景山與太液池者。北京畫之生命也。北京城內微景山。不知使人感如何之寥落也。

庚子夏時。聯軍之砲聲。轟振山上。八國之旌旗。風翻都下。威風凜凜之各國軍。繞山麓而爲陣。余此時始登此山而下瞰。黃色燦爛之宮城門殿。飛檐屋瓦。層層開展於前。城內之大小市街。雜然映於雙眸。古老之槐榆楊柳。綠繁以悅目。遠邇之縹渺人家。隱見以添趣。太液之水。鄰於其西。鼓樓峙於其北。南則遙望天壇之塔。外城之樓。自西而北。大行之羣巒。龍騰虎踞。環拱畿甸。劃朔北代郡。東南則雲烟渺渺。俯無垠之曠野。眺望之豪岩。形勢之雄偉。真天下之壯觀也。嗚呼。險要之都。會蹂躪於聯軍之鐵蹄。萬乘之天子。蒙塵於仄嶮之山道。萬民。失望天下。灰心城非不堅也。地非不便也。而竟至於此。抑誰之罪耶。

無端而想起明末之慘事。當時賊李自成。自居庸關入迫北京。遂自彰義門侵入。莊烈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使太子遁。以劍斫長平公主。趨皇后自盡。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味爽。內城亦陷。帝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



乃復登煤山。書遺詔於衣襟曰。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死。何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以帛自縊於山亭而崩。噫。何其慘烈。至是也。帝不爲甚惡。自悔。自縊。城破而國亦繼亡。遺詔尙在一讀之下。堂堂王者之言。悲痛之辭。不禁令我暗淚長垂也。萬歲山下。恨綿綿。追懷莊烈帝之心情。予懷舊之淚。日夕望此山而不能已也。

聞說光緒帝。亦嘗憤慨國事之日非。欲舉改革之實。而上有王侯宗室之制肘。下有完固老朽之阻撓。扞格齟齬。寸效莫收。罹此亂離。竟遠置西安。而社稷弗顧。國民罔恤。及遣使求和。乃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嗚呼。君者所以養民教民保民也。今若此。是不啻鬻民以自保也。思此懷彼。孰能不洒一掬弔古之淚耶。噫。此景山者。徒使志士沉無限之感慨哉。

萬壽山玉泉山 明治三十五年君山遊覽記

萬壽山者。古來北京五鎮之一。規模之宏大。結構之莊嚴。他所不能見也。玉泉之水。昆

明之湖。無非一度映於驕奢口后之眼簾者。后舉國帑而築造頤和園。宏壯而更加華麗。泉山之七層塔。逆磨蒼穹。黃瓦、彩磚、飛檐、危角、丹楹、青簾、畫棟、紅檉、相連接。湖岸則有畫舫亭。樹點綴於綠樹青荷之間。通以迴廊。有華表。有牌樓。有門。有扉。宮殿房樓。縱橫高低。怪宕奇石。具極土木之巧妙。足一入此境。恍然若遊於仙山矣。

放眸於萬壽山最高閣排雲殿上。千疊屋瓦。盡在足下。自不禁有身在雲霄之感。東南則北京都城。烟林間歷歷可指。曠野蒼莽。數百里遠連天際。西北則太行秀色。連互疊翠。而拱北直之帝庭。其景致之雄壯偉大。蓋所稀見。幽并之山水。畿輔之眺望。可謂盡於茲矣。更下坂路。出湖畔。經石橋。賞銅牛。閑步於綠林之內。見岸柳帶煙。鳧鷗長閑。湖光澄碧。似若鏡懸。樹影島光。靡不倒涵。飄渺而不能得其神韻焉。噫。昆明湖水者。實使頤和園所以爲天下之名苑者也。

午餐於昆明湖上之樓船。飽看園中春色後。更行經圓明園。向玉泉山。玉泉山者。較萬壽山更古色蒼然。奧翠閑妙。留金元明三朝之餘韻。使人低徊難措。山雖不高。而全以大理石質成之。有峻峭拔地之趣。就中七層塔。多寶塔。元之大理石塔。韻致堪掬。若夫

山之結構。殿閣廊廡之壯麗。雖不可比萬壽山。而玉泉之清道。恐天下無其類也。行命意大利兵。浮舫於天下第一泉之池上。嗽口洗耳於螭頭。清鑑毛髮。飄飄乎忘其身。在塵土。移時夕陽漸西。鞭馬車以向北京。暮色蒼然。更燈赤綠。驢嘶車轉。而達於日本府。已午後八時矣。

#### 北京之宗教與喇嘛信徒

在北京喇嘛之信徒。大概屬滿洲人與蒙古人。比回教勢力稍微。回族在北方陸上。運輸之事業。幾爲專占。喇嘛信徒只從事豚肉之賣買。一般漢人似有擯斥之意焉。

#### 雍和宮之喇嘛

北京之內城。劃爲東西南北中五城。東城有一喇嘛之大寺院。曰雍和宮。即雍正帝未登寶位時。歸依之喇嘛也。即位後。以世邸下賜。順治皇帝亦嘗於太和殿西。建立黃寺。使達賴班禪。時常駐京。雍和宮之地位。在順天府東北。葺以黃色之瓦。宮分東閣西閣。北清事變後。我軍行警務於順天府。故得見其喇嘛。而獲研究之便焉。

#### 鬼神殿

吾輩觀雍和宮。至其最後。有祭惡鬼羅刹之殿堂。排殿堂之扉而第一映眼者。有正面而立之惡魔。此惡魔高三丈餘。狗面人體。有角之怪物也。與如菩薩之女神。相抱合而交接。各自肩至腰。掛如珠數串連之人首。又有惡鬼手足無數。手手閃凶器。足下踏男女裸體之像。其右者爲人身而犯獸體。上立以惡鬼。手提長矛。腰邊仍纏人首珠串。其左者爲一鬼神乘於奔馬之上。將人體如剖魚或小鳥之法。自胸上至下腹。開拆之。如馬鞍而被之於馬。首垂於馬之右腹。左手左足。結於馬之平頸。其狀如韁。右手右足。下結於馬之尾根。其狀如鞦。全身鮮血淋漓。覺有腥氣。倒垂於青頰邊者。如縷血潮。條條相續。神體則金泥而施以丹青。其內大概爲鑿造物。殿內之神。共五堂。今所記只三堂。餘二堂類此。堂扉左右。有動物如犬。高四尺。長丈二餘。伸頭對立。全體暗黑色。肉色陰鬱之眼光。頗帶一種淒慘之味。中央有犧牲壇。前立一瘠衰之僧。其喑聲如唱咒文一般。夫以人君歸依之宗教。其所奉之像。宜如何慈悲公正以養其仁心。正其天性。而願使如此凶惡者何哉。噫。是豈欲養其殺伐之性。凶悍之氣。使不流於漢人仁柔之風。而失其駕馭之術耶。

### 歡喜佛

歡喜佛者。雍和宮所奉佛像之一也。何以支那人名其爲歡喜佛耶。即以所禮拜者。爲淫猥醜陋之佛像。而爲歡樂之舉者也。導吾輩於此堂時。喇嘛僧謂爲重要菩薩。不輕令人觀看。而吾輩對其像。亦實有不能正視之感。(下略)

### 誨淫之術

歡喜佛者。決不能視爲懲惡之舉。若果爲懲惡。何以於佛像自身而演此醜態耶。清國政府於九重之地而奉此醜體。眞令人有奇怪千萬之感。吾輩種種研究。不能得其命意。唯謂爲喇嘛從來之習慣可也。習慣者即余慶遠維西見聞紀事中。載喇嘛僧者不守僧服僧律。以不可解之事相否難。又評歡喜佛云。歡喜佛者形同秘戲。元季番僧用爲誨淫之術。順帝奉之宮中。國遂以亡。依佛律言之。應嚴禁。雖在宮府。亦應嚴罰。而西藏蒙古及京師之喇嘛寺。皆供設此等圖像。毫不爲怪云云。

### 喇嘛與回族

喇嘛者無上。或上人之意也。謂爲喇嘛者。係其字之誤傳。而音則無不相合。在北方支

那。蒙古地方。信奉者最多。又因爲皇室歸依之宗教。北京亦頗有信者。回族則於喇嘛習慣。全不相同。例如通州之回回衙。通南北兩門。全是回族。無喇嘛一人來居。又回族者以喇嘛之吃猪肉爲第一不潔。故回徒若令至喇嘛信徒之菜館。縱非猪肉。亦決不食。蓋北京買賣猪肉者。多喇嘛之信徒故也。回族於北方陸運事業。幾將全占。喇嘛則無甚可著之生產事業。只熱河附近喇嘛廟。山西歸化城附近。稍有得勢力者。要之多在口外而已。

## 羅刹

乾隆帝平定天山北路時。勒平定準部碑。其碑文曰。其口雖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時欲食人。其所奉喇嘛。亦以淫殺爲佛事云云。於是酷可證明其雍和宮所以奉如彼之像者。亦以淫殺爲佛事而無疑也。蓋滿蒙俗本相同。惟我知我。故能言人所不能言耳。

想往時之北京。如吾德川氏初政然。頗實行嚴肅主義。開國之旗人。携殺伐之氣習。恣肆淫殺。全無忌憚。禮親王所著之嘯亭雜錄。記國初風俗頗悉。內有記宗室專恣一條。

依此記事。彼等振戰勝之蠻勇。恣淫殺北京之士女。實出人意外。其記曰。或宗室以一種機械。拐帶行於市上之婦人。而禁錮於自邸。若不從其意時。則以牛馬將婦人之局部破裂之云云。其他諸如此類。故康熙雍正乾隆。亦嘗嚴管束城內。定宿娼婦於內城者。查出罰笞六十之法。至今尙依然爲法令。內城不許建娼廊。留外婦。然實空文耳。僞善耳。名實則相反也。信奉淫殺之本尊喇嘛。原爲皇室之法規。徒以僞善教人者。亦外形不得不然耳。

### 戰時之北京

義和團匪戰時之北京。果如何耶。自彼入京後。誘惑煽動。百萬之市民。咸疑懼逡巡。而抱不安之念。上上下下。悉包藏於怪疑之雲內。前門富豪街大柵欄一帶。火焰起而延燒無數。各國公使館包圍攻擊矣。教會教堂破壞矣。御前會議矣。官兵之橫暴。匪類之亂行。掠奪殺戮。報我。怨計我。利。四百餘洲之帝都。既投於大亂渦中矣。或傳已破聯軍於天津。或云官兵已進至海口。風說謬語。益使市民彷徨於五里霧中。而彼等則常想像前途之艱險。每叫曰凶。凶。雖端郡王一派。目彼爲忠義軍。而市民則無不目以爲梟

賊爲強盜。爲惡魔。故頑愚之官吏。或捏造天津戰勝之虛報。頌德稱功。或夢想戰勝後之光榮。增爵加封。而市民似早測知其必敗。各預備遁走之事而不遑矣。

至八月十三日。各國軍之砲聲。漸近東南。十四日。自東南城外。一時湧起。勢若迅雷。市民驚懼而自西南方逃者。絡繹如織。男負子女。女乞人援。皆行靡所定。其後城門破。官兵敗。敵入城內。

砲聲昨夜息。銃聲今朝起。各街巷復有市街之戰爭矣。我軍突擊直前。伊等遂雲散於小街各所。或尙起不意之狙擊於屋後。西衢發火。南街亦揚煙。喚聲亂湧於前街。惟人家比櫛。道路紆餘。無由觀彼我之狀況。危險哉市中之戰也。忽砲聲又起於北城。蓋聯軍砲擊宮城之聲也。煙焰蔽城。天日昏暗。濛濛而注微雨。傳聞清帝與西太后俱出神武門。徒步至西華門外。乘羸輜。自西直門遁。端郡王之邸被燒。地安門朝陽門皆有煙冒突。聯軍之鐵騎。馳於南北。步軍則肅肅而分東西。設步哨於各區。走至交民巷邊。旌旗如雲。見破壁頽垣。盡是砲彈之痕。望此慘憺之狀。遂不禁有欲噉敵肉之慨。其反動也。殘殺亂虐之悲劇。演於此巷彼巷。後景山山頭之砲響漸收。而銃聲未已。其夜天黑。



寂寂。惟聞銃聲與鐵蹄之音而已。至十六日。戰漸終。殘醜遁於南園及西山方面。銃聲仍未全絕。

包於砲煙。照以戰火。砲聲、銃聲、喚聲。起於各處。暗襲狙擊。不時而來。立此可懼之生死巷。見掠奪強姦殺戮之罪惡。各國兵士。無忌諱而行。尙有支那膽大之惡徒。亦乘間而行。嗚呼戰時之北京。實世界黑暗之罪惡。歷史縮面之惡魔圖畫也。

### 戰後之北京

大破壞後。北京之慘狀。已臻其極。前門外大柵欄及東交民巷西什庫等處。只是殘磚破壁。燒毀遺迹。街道到處之兩傍。雨水泓潦。滿浮伏屍。沿城壁之內。濠屍骸狼籍。異臭撲鼻。有無數之餓犬。爭食其肉。猖獗然。腥風滿於全街小巷。人家無不固鎖其戶。非支那下等之勞動者。不漫爲來往。獨各國之兵士。恃威橫行。王候富豪之家。大抵皆爲其宿舍。白帽白衣之我兵。白衣黑袴之俄兵。茶褐色之英米兵。淺黃服之法兵。墮義之海兵。纏頭長身之印度兵。各競其國威。而集於一場。至十八日。定行政區域。我國自朝陽門。畫一直線。至阜城門。治其北。俄自東四牌樓南。至崇文門。法自西四牌樓南。

至崇文門。駐治焉。其南部接城壁處。分爲二。英駐其西。米駐其東。北俱鄰於法。德自前門外至順治門外。駐治焉。其南自菜市口南方。西爲米國。東爲英國。壤義則駐於俄之管內。及宮城內之一部。於是列國之軍。各施行政務。戰爭之罪惡。爲之一掃。然其實猶多秘密之惡魔。恣其餘毒也。

自列國行政之區別分。寂寞之市街。遂漸見生氣。不出一月。各國軍之功果。不啻依支那人而爲詳密考試。明示其罪惡之程度焉。有數月間。尙無行人腳音。各驚而閉戶者。有半月間。市民即携手而出。共相交往者。如我軍隊管轄區域東四牌樓之大街。飲食物。雜貨日用品等。小店夾道而集。市民如雲。其繁盛爲當時北京之第一。然南鄰之俄國區域。荒漠寂寥。不能見一二小店。人之往來。亦頗寥寥。彼此區域。劃然而立。瞭不可混。以是可見我國軍隊。較他國清廉而少罪禍。富愛惠之情。而不敢暴虐。深得支那人之同情也。予嘗環視列國之區域。次於我國而得支那人同情者。爲米國。其區域繁榮。僅次於我。其次爲英德。若俄法之區。實不勝其寂寥。彼等非理不法。殘忍酷刻之行動。雖不可知。而證以支那人之畏怖嫌惡。蓋有不可爭之事實也。

此時也。安定門外宿營之我軍。天壇之英軍。農壇之米軍。南園之各國軍。血腥風來而  
夢不能圓。驟馬悲鳴而寢不能眠。槐影陰。月色暗淡。霜結夜半。犬聲宏遠。轉不禁傷  
情。異鄉之風物。馳空想於故園。起羈旅之哀。而同洒懷鄉之淚也。然在支那。一朝騷亂  
之後。豪商也。則有家歸灰燼。財產傾破。兄弟妻子流離而泣。窮途之悲婦女也。則有良  
人。云亡愛子。失所孤身。抱幼兒而哭之。哀慷慨家也。則有國運。陵夷山川。空在天子播  
遷。無挽回國力。志士之嘆。都下百餘萬人。孰能無亡國之痛哉。然至此而始知亡國之  
痛。噫。遲矣。故支那人私而忘公。家而忘國。自以爲明智者。吾人不能笑其愚也。  
慘雨。淒風。流血。斑地。屍肉。委於犬鷹。萬骨枯而何人。憑弔。噫。堂堂四百餘州之帝都。可  
憐之新戰場。縱在敵人之情。亦不能不與戰後之北京。悲痛。悔恨。哀傷。憂懷。萬感。萬恨。  
混化而流。一滴之涕也。然聞直隸而外。各省尙皆演劇。歡飲。熙熙。皞皞。噫。古語有曰。兔  
死狐悲。物傷其類。若彼等者。同國。同種。同族。且不傷更何有於同類。謂爲病夫。謂爲癱  
國。尙高之乎。視彼等也。蓋病者未必無相憐之意。癱者未必無相恤之心。若彼等者。實  
遠不如一狐之人格也。

## 平和之北京

兩宮回轡。平和乃見。北京依然爲戰爭前之北京矣。商賈雖經變亂。而有家燒財劫之憂。今則雕樓朱棟。明淨清華者。皆落成矣。道傍飲食物之小店相接。街衢之人雲集。人力車馬車。行之頗難。前門大街之繁盛。孰能不驚異哉。且喧騷嬉罵。其混雜恰如東京之祭日。又東西珠市口。菜市口。東西四牌樓等處。更爲繁盛。苟有空隙之地。則張天幕而唱曲。演藝。講談。賣技者。紛至觀者。亦相集如堵。其外有立食於肉攤者。有婦人立道旁而食麵者。有步行中而食饅頭者。有少女而手肉片者。有袒裼以賣物者。號呼以乞丐者。頗亂雜無儀。猥賤不潔。極喧騷而殺風景之市街也。此繁雜混亂之市。毫無活氣。實只吞氣怠惰。緩漫之氣象。總之此畫裡之主人支那人。似已將悲酸之戰爭。全然忘却。支那人者。真無神經平和之民也。如彼等吞氣之國民。實世界所稀有。現劇場。酒樓。歌舞店之繁盛。出人意料之外。如此戰敗國之人民。果能起憤慨而有欲雪國辱之勇氣乎。吾人不能信也。平和之北京。即熟眠國民之活畫。無元氣。無活氣。恰若六朝時代之桃源鄉也。使人覺惰氣。使人生睡氣。

## 北京之夜

支那人者非可云秘密之國民。亦非可云多虛擬之國民。北京之夜。即彼等秘密之關鍵也。北京之夜。有大大可研究者。即彼等黑暗之半面。歷歷暴露也。步半夜月明。至前門外。見石橋兩旁。有無數之黑影。怪而一蹴。則人之睡眠於路上者也。浴月光。頂白霜。屋天床地。以送此生者。是皆擺貨攤之主人公也。而誰恤之。誰問之。耶。轉大街而西。其南則小攤上之燈光。明晃如晝。賣肉羹。魚汁。麵餅。菓實類者。比類連軒。酒樓菜館等。亦頗繁多。蓋此地狹斜而近街。百市。石頭。漢家潭。王光福。斜街等十數胡同。悉花柳之巷。遊冶郎恰如亂蜂狂蝶之趁花香。到者陸續不絕。其繁盛誠堪驚也。若天和堂。鴻豐堂。福興堂等大酒樓。皆富豪高官等宴遊盡一夕之酣者。花顏之妓。侍宴飲。奏樂曲。酒天月地。不醉無歸。漢家潭。百市胡同。凡門貼紅紙曰某班者。無不羈堂堂。大官等。朱轂之車。馬觀此繁盛。支那人上下共好淫蕩盤遊之風。果如何乎。可以察知矣。

更有可以見夜之半面者。街暗樹繁之區。則有越門墻走屋檐之盜賊。三五相黨。要脅富豪之巨棍。或又有放哀聲而叫賣蘿蔔蘿蔔。饅頭饅頭者。或又有在室內向豆燈花

之暗光小陰。吃鴉片徹夜者。吁悲哀哉。北京之夜。墮落哉。北京之夜。罪禍多哉。北京之夜。此北京之夜。實黑。暗不安之伏魔殿也。

### 北京之反面

北京者實破倫之都府也。何以知之。於公然鬻男色而無忌憚知之。彼等在內城雖憚設男色賣買之公所。而外城韓家胡同。驟馬市。所設之堂子。約千數百家。堂子者。與天津班子相類。不過以男易女而已。堂子之主人公。自不待云。是美少年。彼等呼爲相公。相公之意義。清音近於像姑。像姑者。像姑娘之意。即男子而似婦人之意義也。支那人勤飾體面者。亦送以相公之美名。以隱其醜。北京官吏。以玩此相公爲無上之快樂。亦即爲彼等之體面。毫不恥其破倫。且用隱蔽之雅名。謂爲賞後庭花。上自王公。下至走卒。滔滔然無不相賞。都人士士之得時者。亦多因其鬻笑而來。名則爲麗魁。妙香。琴儂等花名。年則自七八歲。至十六七歲前後。多會風流文字。歌舞亦不異於婦人。實北京今日之交際界。唯一時尙者也。故彼等之奢侈。非尋常花妓所及。人若欲知北京政界之內情。必不可不賞某某堂之相公。蓋相公之接王公大吏。無忌諱而復無觸犯。即秘密。

之事亦多易得之。其身體之賣買。同於花妓。多貧寒子弟。殘忍之父母。驅於窮困而賣之。賤者僅四五十元而已。吁亦可哀已。然北京人重生男不重生女之習。亦不可謂不當矣。

支那人德義之發達。或可推之商民社會。然只能保持商業之利益而已。腐敗最甚者。即官吏。北京官吏之府。即可謂之腐敗府。進步發達改革等事。民若望彼等。是直夢夢。彼等雖亦爲僞善而奔走公共之事。然可稱爲真正之公德根本之理念者。絕無。其所謂道德。即消極的狹隘利己的主義而已。熱淚熱情甚爲缺乏。只以營財昇官終始於社會而已。國家之理念極薄。撫民之愛情極寡。故人民亦毫無親上之念。三十四年春。聯軍曾於北京斬某大臣之首。此時菜市口之人民。毫不送同情於大臣。且利群衆而賣茶鬻餅。營營然不知其他。吁彼等者。到底不能視爲社會的人民。況國家的乎。雖然亦有故矣。滿洲以夷狄而統中夏。爲保滿族萬世之糸恆。不欲漢人有政治之思。故其在上者。慷慨道政。鮮不目爲狂士。在下者。任俠喜事。鮮不指爲刁民。至今二百餘年。養成一不問國政不預公務。只知身家之國民。在康熙雍正帝之計。則得矣。豈料復有西

洋各國之來乎

北京人不惟不知市街之衛生也。於道路放屎。甚失禮之事。亦坦然行之。又寺廟前之空地。在我國則必設爲公園靈囿以爽慰人心。而彼等則恰爲一種公共便所。彼等謂放屎爲出恭。然口雖唱不敬。而事實則甲乙丙丁趙錢孫李相對亂放。毫無隱蔽。其政府於清街道講衛生。設公園立便所等事。亦全不過問。口雖唱仁義。而於巧黠商人發行富籤所謂彩票者。只知抽稅亦不思其傷化。更有可駭者。墮胎之藥。徧貼廣告於各處。以爲博奇利之法。而亦竟無人干預。吾等一日行過單牌樓。見有所謂洋片者。人群集而觀之。予亦驅於好奇心而納錢一望。約類於我國之諾單肯。惟在我國則多係竊以長識見激志氣如世界動植物形狀各國灣港市街形狀勝戰爭形狀我國古來歷史事實形狀皆可於此一見而在彼等。其始也皆係清國之宮殿人物山川等類。極其拙笨之繪畫。乃三四張後。悉成男女秘戲之形像。吾輩殆不能不爽然自失。而要洋片者且得意揚揚眉展顏開而爲說明。群眾亦皆側耳而聽。感心悅意。所可怪者在警察分局最近之地。警察呆然而立。恰若未見。且或似以不能觀看爲憾。焉淫猥之書。亦



最流行。是常映於吾輩之眼者。試至琉璃廠之書肆。如一見哈哈笑者。係解釋秘戲之小冊。十八模者。係極淫猥之詩歌。如意君傳、痴婆子傳、覺後禪者。皆極穢惡之邪詞。而反最多最行焉。總之與國之音革進之聲容。渺不可見。只此淫猥纖弱之風韻。到處大行而已。嗚呼。是此都之反面也。

### 教忠坊

北京之教忠坊。亦云育賢坊。有祭文天祥之廟。廟之對聯。有「正氣常存。俎豆至今尊帝里。孤忠立極。神靈亘近接囊宮。」又有「正氣貫人。河岳日星垂萬世。明禪崇廟。丹心碧血照千秋。」廟建於古木。修然蒼翠。欲滴之內。一日予等兩人。詣其廟。繫馬門前。守者導入。經迴廊。頗迂曲。謁見神像。風姿清秀。真堂堂帝王之師也。吾橋口少佐。嘗設大牢而祭之。其時北京之故老。見者皆潛然感泣。吁悲文丞相乎。抑自悲其時。復與文丞相。同乎。要之。漢人固尙未盡忘其爲漢人也。

### 琉璃廠

北京之市街。非天然之發達。實人爲之發達也。市區整然區劃上。珠寶市、米市、肉市、菜

市、帽子市、煤市、彫刻市等。有一市街集同一商家之風。其各市中煥發一大彩於北京城者爲琉璃廠。是北京書肆之淵叢。所謂書店市。而骨董店、印刻舖、文房具、紙舖、眼鏡舖之諸雜市。亦無不具。要之多美術裝飾品。及日用品而已。

支那歷代文明之光。可云包藏於此街。億萬書卷。是其思想之海也。山積之書畫帖卷。雖真僞混合。是其技術之表本也。觀其玉石古銅陶器等骨董物。筆墨硯石等文房具。可以察知其嗜好。其趣味。其思想之高卑。或清濁。總之代表四千餘年之文學技藝者。琉璃廠也。亂雜該博之所。自可發見支那特有之色。琉璃廠者。確北京最高傑有趣味。美而重圈點之市街也。余遊北京。最覺其有趣。數遊不倦。必能得幾分益者。其琉璃廠乎。

### 菜市口

反琉璃廠而紹介北京最野蠻之行動者。即殺戮悲慘罪人之場菜市口也。菜市口在珠市口之西。北京市中。頗屬繁盛之區。政府殺戮罪人時。必於此商賈雲集。行人絡繹之菜市口。使衆人觀感其殘酷死刑。以爲刑一人而懲萬人之善法。然萬人果畏懼而

不敢犯法乎否。予不能信也。

刑囚徒之日。衙役撤去其近傍之小攤。有刑部官人來監。砲聲舉而罪人首落。則鮮血迸出。橫流滿街。伏屍在地。身首異處。目覩此慘忍光景之市人。果如何乎。乃此酷刑之終也。平然而復設小店於血腥之處。同情之乏。亦可慨也。然爲此殘忍酷薄刑戮之司法官。目擊此亦毫若爲無關於己之人民。而渺無矜恤之意焉。吁此等消息。非菜市口不能見。此慘刻光景。非支那不能見。彼等者血凍情冷。而不可熱者也。無情之支那人。殘忍之支那人。汝等猶曰君臣猶父子也。朋友猶兄弟也。噫。

#### 義和團之紀念一城內之對壘

拳匪之亂。不僅起一二英雄也。不止留一二紀念也。如一國帝都之內。其國與他國相對壘者。尙不可爲奇觀之紀念。戰亂之後。雖兩宮蒙塵。北京之宮禁。空歸我軍米軍守衛。宮城開鑿之處。亦爲人所自由出入。而壬寅春兩宮回鑾也。破壞之所。修繕之補足之。丹畫朱塗。其門樓臺閣。煥然復見從前之狀態。黃瓦燦爛。高壁層樓。嚴然莊嚴深奧。亦有古王宮城之感。所惜者一轉目而望交民巷一帶列國之使館。何無所憚而爲砲。

壘之建築對陣之設備而且深其壕厚其壁背倚城垣睥睨皇城耶峻峭奇拔之使館砲壘隔一道而與雄大古雅之皇城相對峙真絕妙之配合世界第一之奇觀也余常往來此間每不勝無限之感慨焉。

義和團之真相

從來一亂之起必有數多原因。自種種方面。蝟集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起也。況聳動世界之耳目。播遷一國之君主。大奇變如庚子者。其原因千緒萬端。隱秘未宣於世者正多。而能謂事已過而無須更爲宣解乎。然若除時勢與人物。而單解釋義和團。則無論誰何。不難解曰。是山東有名之草賊而已。是無賴之徒。迫協小民。烏合騷動而已。是爲貧爲食爲無識而已。而盜竊名義。是出於一二好事者之奸策。無主義。無主張。不知正義。不知名分者。罔罔然雷同附和。奉爲首領。景從嚮應。走恐不及。故其勢滔滔。一瀉千里耳。蓋無智迷信之徒。偏僻固執一扇動而即易誘惑。況衣食之窮。生活之苦。立其後而又有鞭撻之加。誰能不走而投之洩一時之餘憤。以取快目前哉。是非之判。生死之分。又何暇顧乎。此等復讐之心。爲人情之通病。如支那政治機關設施不備之政。

府富豪窮民大相懸隔之社會有此勝事亦何足珍耶。義和團乎。使除時勢與人物。汝即欲污支那史。一二行亦屬難事。今乃以時以人。竟使於世界史上亦得特筆大書。亦可云幸矣哉。團匪乎。如汝之成功者可云不僅在支那史上矣。噫。

### 變亂之原因

義和團單就匪類上解釋之。斯不過叙其真相而已。若不明其時勢與人物之關係。又何能知織成此大亂之所以耶。

以大亂之原因。歸於重義和團者。內外人雖多持是論。然爲皮膚之謬。見今固人人所。能知矣。變亂後英國沙老怕瓦氏者。在支那四十有餘年。名爲最通支那情事。其意見亦爲世所重。乃公言曰。義和團者。義勇兵也。歐洲人對支那。頗極不正。待支那人。亦甚。虐酷。是其罪在歐洲人。而義和團者是企復其讐者也。是其愛國心與歐米思想結合而成者也。欲使此運動全然消滅。殆不可能之事。終將增其勢力。使外國人恐怖。有必然者。蓋支那人痛徹骨髓之怨恨。加利息而爲復讐之舉。不五十年。將有百千萬人之義和團。組成整然隊伍。帶銃劍。挾巨砲。從政府之命以動。決無可疑者也。云云。竟爲此。

大膽之說明。而世人信此說者。亦頗不鮮。余當時悲不能見如斯可愛可敬有希望之義和團。却不能不驚沙老怕瓦氏。過信義和團。而敢斷定五十年也。

惟謂歐人甚虐特支那人。對支那舉動。頗極不正。爲此反動而惹支那人憤激之結果。起不可計擬之騷亂。以爲發亂之原因。是吾所首肯。蓋歐人虐待支那人。之非理非禮。確義和團變亂一部分之原因也。

變亂之原因其二

義和團之禍。起於山東。而實成於京師。蓋揭竿於山東也。群不逞之徒。集烏合窮民以肇事。本無槍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特藉仇教之名。以復民人難訴之冤爲號。破碎教堂。殺戮洋人。以聳動鄉黨無知之民耳。事起而恣肆掠奪。號招無賴。假扶清滅洋四字之義名而爲賊。其勢始見猖獗。自山東蔓延於畿輔。至有不可救之勢。是豈義和團出於愛國至誠。欲驅逐外人以殉國哉。實支那官吏無智無能。招之使來耳。袁爽秋上奏曰。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

以此可見無識之大官。助長拳匪之變亂。而使其燄張。實明白之事實也。

徐桐之庸愚罔識。剛毅啓秀之頑固迷信。裕祿毓賢之悖戾謬妄。互相依而庇輔匪類。阿諛權倖。國家之前途社稷之興廢。惘然不顧。凶燄熾而瀰漫畿輔。邦家之事。遂不可言。嗚呼。將誰怨哉。吾怨其過存滿漢之界。滿人中如此類者。竟皆至尙書總督。巡撫矣。

### 變亂之原因其二

庚子變亂之成。雖由於諸大臣之無學無識。然其最大主因。爲此亂之本張。在今日有不可隱之事實者。實端郡王與西太后之野心。庚子傳信錄記曰。

戊戌八月。楊崇伊請太后復出聽政。康有爲以言變法獲罪。所連坐甚衆。逢迎干進者。皆以攻康有爲爲名。稍有齟齬。則自爲新黨。罪不測。張仲忻黃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己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李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讐必報。會立端郡王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喜等連名上書。至數千人。載漪恐。遣人畵各公使入賀。各公使等不聽。有違言。載漪慚憤。日夜謀所以報。

西太后與端郡王正抱持怨恨而待時機。乃恰有義和團自山東一隅。侵入直隸。匪類不祥。一國之執政。何竟好而不討滅耶。時端郡王威權壓內外。朝廷百官。仰其鼻息。一嘖一笑。天下集目。時郡王數審秋波於畿南。賊匪迫近涑水涿州也。太后使趙舒翹剛毅及何乃瑩先後導之入京。剛毅等復命。乃誣奏義民可恃。於是義和團充滿京城內外。遂通氣脈於宮廷。盛吐氣。以仇教爲名。至斥清帝爲教主。太后載漪欲謀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匪類日夜出入禁中。揚言當盡滅諸夷。願受一龍二虎頭之賜。一龍者清帝。二虎頭者慶親王李鴻章也。義和團之不遜不忠。可云已極。尙何意扶清滅洋耶。乃不能討此不臣之賊。端郡王之意可知焉。耳。事迨茲。有袁昶許景澄等忠烈之臣。雖忘死諫爭。遂亦莫如之何。而演此悲劇。悲夫。

義和團變亂後之匪亂鉅鹿之亂 朝陽之亂 廣西之亂

拳匪乎。汝巧使於端郡王之手下。與剛毅毓賢董復祥。連手而包圍各國使館。苦聯軍於天津。動世界之耳目。盛矣。乃八國旌旗翻於太沽洋也。竟連戰連敗。若枯葉之遇秋風。天津通州北京陷落也。乃掠密雲懷柔。盜涿州易州。而雲散至無隻影。何其忽焉。雖



僅連莊會之名。可想見爾等之面影。然亦祇高其聲。而不能實見其影。爾等無意氣。無希望。無統一。而敢大膽高唱曰扶清滅洋。可云無恥極矣。

其後越一年。可云與汝等爲兄弟之匪類起。東北朝陽。以鄧萊峰爲首。南方鉅鹿。以景庭賓爲主。共有堂堂之主張。斷然以抗官自立爲旨。其主義其原因。光明正大。不但無賴烏合之徒響應。亦頗動天下之同情。然雖一時震動內外。而時勢與人物。固不許彼等發生矣。以情論之。比義和團可憐。以理論之。比義和團較正。惟宮禁中無端郡王。督撫中無裕祿毓賢等。却遠使直隸提督馬玉崑。向朝陽討伐。近使直隸總督袁世凱。集軍鉅鹿。馬半歲而奏成功。袁一舉而覆其巢。同是匪類。因其發生之時代。關係之人物。土地之狀況。而勦滅之難易。影響之大小。與於社會者如此。景廷賓者。在地下能不怪義和團之成功。而且羨其遇合之巧妙哉。鄧萊峰者。不知今尙健在乎否。

先朝陽鉅鹿之亂而起者。有廣西省之亂。二亂旣平後。廣西尙未能討平。頗有蔓延之兆。不僅苦總督巡撫提督也。法國人且有調唆。是猶世人抱疑惑憂慮之問題也。

廣西之亂。朝陽鉅鹿之亂。或山西河南之亂。義和團變亂後騷亂之多。一其原因。無非

因教案賠償之故也。因此之故。從而與教民反目。對宣教師嫌惡。終清國而成一支那人與外國人間發起之宿題矣。

### 民教相仇之原因

支那人間久有普通人與耶蘇教信者相反目疾視之風。其弊害極大。常使地方官吏戰戰兢兢。蓋支那官吏之最苦心焦慮者。即此民教相仇之教案問題是也。若解決此問題。一失其措。或害外國人之感情。來外交上之抗沮。或失墜自國之權勢。污一國官吏之職權。或違地方人民之素願。直招匪類之暴發。而將不能統御。嗚呼此難問題之所由來。果如何耶。

客歲清國少年慷慨家王照者。聞其評支那當世之人物。謂李中堂老耄不能堪天下事。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輩。僅一省之才而已。且患得患失心甚重。只有陶模一人。足宰天下半壁。其評之適否不可知。總之代李鴻章而爲兩廣總督。南方雄鎮之陶模者。其規諷局量。頗曠濶而有洞觀宇內大勢之識。確支那封疆大吏中出色之人物也。彼復宣教師李提摩太書。暗諷刺宣教者之橫暴。而期其矯正。抉摘民教相仇之因由。而

委曲盡致。眞堂堂之大文字也。今抄錄之以供參考。

抑中西交涉。尙有一極要之端。於歐亞和平之局。關係最鉅者。傳教是矣。夫基督教之入中國。發端於唐之景教。迨利氏東來。教堂始建。自明迄今。三百年矣。爲時不爲不久。然而乾嘉以前。未嘗以仇教。聞自傳教。載入約章。而開教之事。日甚一日。至義和團。匪而禍變極矣。夫團匪之猖獗。無忌冥頑不靈。雖野蠻行徑。不過如是。豈惟東西各國所當仇視。即我中國。亦何嘗不痛心疾首。恨其肇中國之釁端。而壞我國之聲名也。諸教士來我中國。一以行善爲主。設教堂。開育嬰。施醫藥。立學塾。凡所以美人性術。延人命。開人智慧者。亦旣無微不至。此宜中國人民敬愛之不暇。而願報德以怨。橫加惡名。紛爭不已。至於殘殺。至使貴教之士。不得已而與官吏爭勝。更不得已而以勢力求伸。是豈諸教士憫愛中國之心。所願出此哉。時勢所迫。不得不然也。夫我中國人之胸中。素無嫉忌。異教人之思想。即如佛教之來。二千餘年。儒士間有謠言以闢之者。而民間與僧侶。則始終相安。焚香膜拜。且遍天下。况貴教之肫誠懇摯。與人爲善者哉。然則民教相仇之故。其不因宗教起見。可知也。不因宗教起見。而爭競至於此者。其中有原因。

焉。大教士不可不察也。傳教之始。從教與否。純任自然。及道光以後。息戰言和。始以傳教內地。列之條約。夫中外開釁。特因通商之故。與教無預。惟傳教之約。既因兵事而立。於是中國民人。意謂外國傳教。特以勢力相驅迫。而疑畏之心。遂生。此一原因也。基督教規。本極嚴肅。惟聞教會定例。以入教者多寡。爲教士之功過殿最。則立法不無流弊。在教會初意。但以驗教士之勤惰。從教之衰旺而已。非有他故。然而神甫牧師。惟欲教民之多。以爲功於從教者之來。不暇別擇。限制賢否。雜進美惡。混淆教案之起。每由於此。此又一原因也。入教之人。良莠既不可知。於是爭訟之案。日甚一日。夫教士之干預詞訟。初惟有關教案者。不得不爲之申理。積漸既久。雖尋常戶婚田土案件。亦往往出而關說。教士遠來中國。於地方情形。豈能深曉。但憑教民一面之詞。與官爭論。地方官以外交之故。不免有以曲爲直。以是爲非者。民既受屈。從而生怨。是又一原因也。雖然安分良民。雖有冤抑。必不肯起而發難。其滋事者。必奸民無賴。藉仇教爲名。聳動鄉愚。乘間起事。以便其奪掠之計。此種教案。大抵以賠償議結。而賠款惟地方及紳富認之。彼奸民無賴。貧無立錐。賠償雖多。於彼何預。在教士之意。豈不曰重責償款。儆其將來。

不知賠款者甲。滋事者乙。各不相涉。何從示戒。且因此而紳民之忌教愈深。奸民益且得志。此又一原因也。前之一因。偶悞於始。無可言者。且事在數十年前。亦已漸忘之矣。後之三因。則方今之事。無有切於此者。諸教士而以爲然耶。則願有以慎度之也。或謂中國刑律嚴重。故教民訟事。司鐸者不得不預聞。則又不然。中國刑訊之案。惟於盜賊劫掠爲然。用之於命案者已少。若尋常兩造案件。雖嚴酷之吏。亦無動輒用刑之理。今教士於盜劫之案。未嘗干預。即命案亦非所常有。其曰與官吏斷斷者。惟兩造控案耳。大教士遊歷內地。亦已有年。果見有地方官吏於兩造控案。擅用重刑者乎。然則中國刑法。即較西律爲重。豈能無端加之教民之身。而教士干預其間。其意爲重刑之故可知矣。數十年前。中外情形。未能明顯。官吏嫉教之事。誠不謂無。至於今日。亦人人知貴教之當敬禮。而教民之不可屈抑矣。且教民以有恃無恐之故。無理取鬧。事所常有。官吏身任地方。以無事爲第一要義。苟能民教相安。即委曲求全。亦所不恤。孰肯袒民抑教。以來各國領事之詰問者。而諸教士猶鰓鰓然慮官與民比。以魚肉教民。則亦過矣。夫以地球之大。人種之繁。古今之遠。各有明哲出乎其間。立教豈能無異。然達道明理。

以使人悔過遷善者未始有異也。是故教也者公事也。非私事也。既爲公事。則不當有界限。是宜無國界。無種界。並無教界。信吾教者愛之。教之不信吾教者亦愛之。惜之以其同爲上帝之赤子也。惜之者特惜其不從吾教。不能去惡進善而已。若夫以異教之故而嫉之惡之。甚且以兵力爭之不已。大違上帝好生之德。而負救主愛人之意哉。今者基督教徒傳道之廣。無遠弗届。亦可謂無國界無種界矣。而教民與非教民之間似有岐視之見。存得無於所謂教界者。尙未能廓然大公歟。夫事固有緩之而始行急之。而愈阻者。阻力之生於速力。此諸教士所熟知也。自然勉強之分。諸教士宜加意焉。今者大難甫平。百事更始。大教士應聘入都。實具轉圜之力。凡模之言此。亦欲貴教聲施之美。化導之德。被於無窮。推之彌遠。與吾孔孟之教同肩。覺世牖民之任。以福我四兆人而永固五大州。弭兵之會。以償大教士之夙願焉。是用謁其縷縷。伏祈垂察。實盡情盡理。婉辭抑揚。有力量之文。而真不愧一國封疆大臣之辭矣。

一讀再讀。民教相仇之因由。歷歷可觀。陰指摘外國宣教師之橫暴非理。而招支那人之怨恨。且明仇教匪亂之由。以爲安分良民。雖冤抑必不肯起而發難。其發難騷擾者。

必奸民無賴之徒。藉仇教名而爲掠奪計。及其事件落着。出損害之賠償者。非奸民。乃良民也。起事者與賠償損害者。各不相同。以是紳民之忌教愈深。奸民之志益得。而亂於是乎成。眞實情也。

### 歷史上匪類發亂之因由

民教相仇而騷亂者。所謂奸民無賴之賊而已。如果有民人自立而懲教民之橫暴。責外國宣教師之非禮乎。是吾人所最滿足也。惟其實仍是支那歷來有觸輒發之匪類。於仇教名號之下以爲惡耳。故知其詳者。孰能不悲清國民氣之弱。民智之錮。而匪類之多。耶噫。是固專制政體所必至矣。

自古支那匪類潛匿而釀成禍亂之地。亦畧可推知矣。陝西甘肅四川河南交會之山中爲最多。湖南廣西廣東江西交界之連巒深隩。雲南貴州之苗族。山東直隸之匪群。多先起而爲其魁。總之。豐饒膏腴之地。非發亂之區。亂之起。多自寒苦之地。貧窮之鄉。來也。匪類發亂之因。雖有種種。而從大體論之。則只貧富之競爭。社會之革命耳。故其始也。必先由弱者唱之。以掠近鄰之富豪。掠之不已。則漸次侵入都會。終則揚旗而據

天府。其或成功。或失敗者。由其時政府之權力強弱大小之差耳。雖或有同一目的之匪類。前後相起。而中道離合者不少。然至其發亂之道。則無不同。若一轍。縱令其名雖異。而其真相則皆同。

金世宗時。以簡刑清。稱爲有道之世。然亂民偏多。趙翼廿二史劄記。列叙其亂民之多詳矣。併看直隸南部諸州。叛民之多。不能不生一種異感。是蓋匪類發亂之巢窟也。金大定中。政府之威信權力。非不足也。地方官吏之治。非不足也。然而叛賊蜂起者何也。曰。由於衣食問題。死活問題耳。吏治令聞雖日高。其如稀薄之民。泣於衣食之給何。政府施政雖非不善。其如官府收入之錢穀有限。不能補萬人之不足何。貧苦十州之民。泣於饑者。雖一治理十州之吏。悉爲良善士者。蓋寡。况鄉豪之家。自尊自恣。車騎之飾。妻妾之驕。素封之富。擬於王侯。而鄉閭貧窮空乏者。毫不眷顧。而施以恩惠於此窮迫之民。孰能不惡此鄉豪之富哉。况此饑寒迫身。人情浮薄之窮民。縱欲安分。而見彼富豪。驕奢之態。自不能堪。嫉視憤懣之情。雖其罪非富豪。非地方官。而自覺處世之苦。殊無生趣。人雖相同。境尙懸異。故不能止其嫉妒之念。而每易起破壞富豪以慰我懷之。



野。心。此。人。情。之。弱。點。小。人。窮。斯。濫。之。原。理。也。且。彼。等。雖。不。知。社。會。主。義。而。其。心。亦。必。爲。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天。何。故。不。一。其。富。一。其。力。一。其。樂。耶。吾。等。雖。犯。天。下。之。法。較。尙。優。於。餓。死。故。三。五。成。羣。道。途。偶。語。奮。起。鋤。耨。而。一。人。唱。之。萬。人。和。之。乘。人。情。之。脆。因。社。會。之。理。而。一。股。之。匪。羣。成。矣。況。在。行。政。缺。敗。教。育。幼。稚。之。清。國。又。何。足。珍。耶。治。世。之。時。雖。戡。定。有。餘。及。政。府。之。威。權。輕。斯。一。鄉。亂。一。縣。陷。洵。至。一。國。滅。噫。支。那。之。匪。類。者。實。無。所。變。易。之。社。會。革。命。軍。也。然。無。主。義。無。統。一。祇。以。感。情。與。實。利。相。一。致。故。其。起。也。沛。然。其。沒。也。亦。忽。焉。惟。首。領。得。其。人。者。聲。明。其。希。望。統。一。得。宜。而。連。環。相。結。呼。號。相。應。四。百。餘。洲。遂。以。板。蕩。亦。豈。可。侮。哉。

### 北京之警察權

從來偵捕盜賊匪類之事。歸於步軍統領衙門。以八旗人爲巡羅官。各攜帶武器。爲各門之守備。街區之警巡。一旦有變。則赴從討伐。是武人而兼有警察之權者。奈祖宗之法漸弛。武人之風流於驕惰。偵捕之事動於苞苴。公明之警察權遂爲軍人行私之地。而盜賊匪類跋扈矣。市民皆出於自衛之途。而無敢依賴警官者。

變亂之後。我軍隊施行軍事警察也。始以柴中佐爲順天府之長官。次又以橋口少佐爲之。以憲兵爲警察官。以通譯官爲事務官。不足則以步兵補之。嚴行市街之巡察。盜賊之捕縛。戰亂後無秩序之社會。盜賊爲之絕迹。於是北京之行政。交於支那官吏之後。支那政府。感我國警察權之嚴密。乃聘我國老練之警察官吏川島浪速爲監督。以養成警察官爲務。今警務學堂。亦見設立。從此養成多數巡捕。配置於各街之要路。使從事警察之務。而漸次增滿全都。換舊爲新。則北京行政。開一新面目。有必然也。

## 家與狗

警察權不完全之北京。其市民不得已而講自衛之道。故家屋。構造。壁必高。厚。家畜。飼養。犬必愛。重。蓋皆嚴用意於防盜也。試觀其家屋。或北京天津。或保定通州。其所構造。皆頗狹。低。苦。悶。陰。氣。暗。深。自門口以至深室。面積矮小。窗戶絕稀。如日本窗。多於戶障。而高。敞。清。明。瀟。灑。溫。雅。者。概寡。又不多用木材。悉以磚瓦爲之。故堅。陋。隱。密。是其常法。若王侯將相之邸宅。雖廣濶高大。然每多爲殿堂房室。廂廊廊廓等無數之狹小建物。連棟並檐。多設閣門小牖。或又爲東房西室之阻隔。作扇牖內牆。蓋隱蔽與阻隔。實大

家構造不可缺之要件也。若如商家。雖面街者連軒接壁。然小胡同大街之官吏家。其他民人家。必不可不嚴立家門。門內必不可不有二三條狗看守。遊北京市街者。誰亦當驚其狗之多也。總之北清地方。家屋之構造。以防寒與防盜爲必要。故入口狹而室深。門牆堅而家矮。磚壁瓦屋。不漏光。不入風。隱蔽阻隔。守於內而無高朗清明。大氣出入之活趣。室內常陰暗而薄黑。阿片之臭。濃及至夜時。寒犬吠門。主人臥炕。燈影暗處。似眠未成。其狀似死人。吁如此光景。其土地之前途。縱能光明。非我思及矣。

### 室內之裝飾品

支那人通上下而室內不可缺之裝飾品。即鏡與掛軸是也。雖如何貧家。亦蔑不有。若富豪之家。每一室必懸廣大之明鏡。其外繪畫照像之類。亦裝飾品之一也。在中流以上之家。書籍爲惟一之裝飾品。題額亦爲其一。其外金銀古銅玉石珊瑚等骨董物。朱黑香檀。花梨等良材之家具。陶磁玻璃之器皿。皆爲不可缺之裝飾品。即畫棟彫梁。施彫刻彩畫於家屋者。亦所以爲裝飾也。故但看彼等之室內裝飾。書冊圖畫骨董彫刻等美術品。頗覺高逸有趣味。意其思想宜如何文雅高尚。典麗優美。然徵於彼等日常

之言動行狀。甚與此反對而不得。不失望焉。彼等之裝飾品。非出於嗜好而置之。不過爲金錢充裕。聊購而藏之。以爲虛擬之矯飾耳。彼等不知其價值。亦無鑑識之眼光。所以陳列者。亦只習慣的奢華已耳。以此足證明其室內之裝飾品。與其主人之品位智識。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

#### 文學之裝飾品及其影響

彼等習慣。一般之裝飾品與日用品。殆皆爲一家之不可缺者。支那文華。夙爲發達。三四千年之前。旣已文質彬彬。至周時文學勃興。依其儒學頭腦之孔子而集其大成。孟荀紹之。愈見煥發。雖其間有秦皇焚書坑儒之厄。晉時老莊虛無學燎原之勢。魏隋時佛敎之勃興。然漢唐經解訓詁之學熾。宋明性理道學之風盛。遂大爲儒學吐其氣焰。而以儒學爲支那之國敎矣。爲國民一般教育之表準矣。支那人深浴其文學之恩惠。遂至其國民之風俗習慣。與其文敎。相倚而不可離。而偏重文學之風氣生。故人皆愛重文字。前聖後賢。一言半句之敎言。皆拳拳服膺。以爲處世之指鍼。敬慕其面影。誦咏其訓言。似亦可以爲開明之國民矣。惜也。祇守其皮毛。而棄其精神。故雖鄭重其言論。

愛敬其書幅亦不過爲相沿之習慣室內之裝飾而與彼等之人品毫不相添且適成其文弱之俗頑固之風已耳

以鏡飾室內。一雖因掛明晶晶之鏡於薄暗之室。使光線反射。有美化之功力。其一因實爲支那自古有重禮義之風。儒教盛煬此風。孔子述禮記。荀子孟子各酌其一。支而言人性之善惡。主張禮文之可重。歷代後賢。更爲發明。孔子曰。周郁郁乎文哉。故歷代禮文。多宗於周。漢以後上下重禮節。正威儀。四千年來。已被陶冶而成習慣。於是正服飾裝束。檢威儀。美醜者。莫便利於明鏡。故明鏡者。實支那人家。不可缺之裝飾品也。吁。徒務於虛擬。紛飾繁褥。空禮。毫不向鏡面而鑑其心事之陋劣。品性之卑野。亦可歎也。重文字之國民。其鄭重書法繪畫。固當然之事。故亦夙爲發達。自南北朝至於唐宋。其盛已極。蓋文學與美術。本相爲伴隨。支那人既偏重文學。斯不能不並珍書畫。惟其徒眩大家之聲名。不能鑑識其真贋。而仿摹比擬。冒大家之名者。比比皆是。其陋可笑。其愚可憐。使問彼等以何故重此書畫乎。彼亦當不知其意義也。

述古而不作新之風。不惟於文學爲然。即至美術裝飾品之技術。亦無不以崇古保守。

的爲貴。故摹擬竊名之風。處處盛行於文學。於書畫。於技藝。皆然是非支那人。不惟其實。惟其名之證乎。虛僞多。矯飾多。不撰其實。而迷其盛名。以爲貴。真大愚不可解也。

家庭與婦女

試撤去彼等之門牆。取除其裝飾品。而觀察其隱微。果如何耶。彼等之家庭。亦決非嚴整者。在外之優美。高尚。溫雅。至此亦可全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父子兄弟夫婦親戚之間。雖表面上有虛禮虛儀。秩然不紊。然禮厚者。情多。削情一者。禮多。疎支那人家。情火之樂園也。故虛禮繁文。多被燒盡。而結以情實。鍾情之魁。即婦女也。故一家之主婦。一家之主配者也。男子亦爲主婦所願使。細君叱咤。良人縮首。一家之主婦。外向雖無一權力。而在家庭之內。殆有生殺與奪之勢。而彼等婦女。不解讀書。不知洗濯裁縫。終日閑居。無能無爲。面首粉黛。梳髮畫眉。飾衣裙。對鏡奩。學嫵娜之花香柳影。爲愛戀。嫉妒。憤恚。怨恨。懺悔。疑惑。悲傷。或媚容。嬌態。歡笑。嬉戲等之不善。庖厨亦有厨夫。不自下手。飽佳饕滋味。自放無極。而猶曰。苦命焉。不足焉。吁。待如斯之妻。良人亦扼介哉。此扼介者。即無用者。盛吐氣。焰與毒氣之情。熱而握一家霸權。不得不令人驚之謂也。

其家庭紊亂。可以概見。或予所見者爲上流社會。故積習如此。然聞下流社會。其婦人之無職無能。亦不異此。不過僅爲造花繡靴等小技以消閑耳。吁支那之男子。爲養婦女而勞動爲買愛嬌而屈服。反曰一家和合。斯和合買得其價幾許耶。

婦人之無能驕悍。男子之無學無識。雖組織家庭而不能平和者。蓋清國之俗。有務虛擬粉飾之風。縱一家之主婦。驕悍嫉妒。凌辱其夫。其夫懼家庭之不和。暴露世間。每不得已而出慰撫。懇諭之策。於是婦益驕。男愈屈之情。蔽漸養成。遂至有今日之惡風。男子對家婦。取敬遠主義。而於外畜妾狎妓。無所不至。故支那家庭。婦女權力之強盛。適足爲煽動淫風之一動機。蓋家庭而有跋扈之婦女。斯到底能不見圓滿之平和也。

### 交際術

交際者確彼等之所長也。彼等家庭之內。雖伏密秘之惡魔。然出其家門而與他人交往。頗足爲巧妙者。其嫻辭令。長談話。應對閑雅。不相觸犯之象。毫無圭角表露。而包鋒鏗。而有含蓄。有反應。談笑自若。言則如花開貌。則似推誠焉。宴會之席。爲人集合之所。故各自在運用其手腕。而廣其交際。大交際家則更擴手於各方面。相人物以爲談論。

平然爲虛誕之詞。漫然相約。互相背而不以爲怪。且或用其權謀術策於真僞混合之談話中。握與者之弱點。或操縱或播弄。或間離。又或用其求榮求利之心。或攀緣。或納賄。或託請。縱之其交際。祇出於自家私利之志。非發於汎愛親仁之懷。故熟練其術。以爲習慣。其結果交際上反生許多之蔽害。而罪惡即伏於立談中焉。

若我國人與支那人交。到底不可假裝誠實。妄施虛禮。以暴露自個之弱點。當豪然自尊。端莊威嚴。而我固有之和易率直。溫順親愛。非待彼等之道也。如妄信清人之言。匆卒從事。以彼等爲易與。益禮厚言甘。則必不知不覺。中其詐計。而陷其筭中。蓋此等處。清國人確有不可侮之手腕也。

### 飯館子

北京天津等處之飯館。有數等。其大者曰飯莊子。以天和堂福興堂等堂名之。命菜時以桌言之。一桌人數多者。以六人爲常。菜之甘否。由於價之高低。一桌有白七八圓以上。至五十圓百圓之高價者。其堂宇房室。亦明淨華麗。器皿諸具悉備。招待客待事。亦覺無缺。北京亦稱此爲餘園。蓋庭園廣而假山樹繁。蓮池花香。頗有景致。足怡也。亦可設



戲場招伴優以供客觀。亦可恣淫樂。招歌妓而使侍宴。一桌之上。並列菓物。野菜。肉羹。魚膾。多集四時之佳。山海之珍。其味之豐美濃厚。縱我國之上品。亦覺淡泊而不可比擬。且無我國侍婢勸酒進膳之風。最爲可喜。惟其着藍襪。衣褲垢膩。不堪之夥。計手極其不潔之布巾。公然拭器。具運菜飯。其不潔無儀。不拘泥之態。亦並不自覺。其可厭支那人見此。亦毫不怪彼等者。實可云瞽者但口知其味已耳。我國之有潔癖者流。此夥計在傍。殆有不能取箸之慮。乃彼等竟只知口餌甘美。忘其目映不潔。亦頗足爲世間滑稽之談也。余常曰。在支那飯館。可掩眼而開口。劇場。可掩眼而傾耳。是實談也。

### 劇場

戲館子者劇場之謂也。飯館與戲館。有不可相離之關係。支那無論官吏商人。若有相商之事。必招至飯館而談議於酒食之間。事務辦妥。則開場看戲。以爲常例。吁其清閑遊惰。真有可驚者也。

劇場呼爲天樂園。泰和園等茶園。門口有場內必用之飲食物。並攤而賣。入時納錢一吊。若欲至上等席昇二階者。其價倍之。場內有如茶館並列之細長橙。看客座之多以

前齒嚙西瓜王瓜之種子。食葡萄梨落花參等以雜談。上等者則多睡而吃鴉片水煙。以自愉。接此無行儀殺風景之光景第一。先不得不呆然也。

舞臺上之光景。果如何耶。似我國之能樂臺。稍小。其廣方八九尺。有出口入口。懸出雲還谷之額。其下仍是雖方平服。粗末不堪。隨意着其衣袴者。或立或坐。各携自己所能之樂器。胡弓、三絃、笛、大鼓、笙、鐘、銅鑼、八竹等而奏之。且因其舞臺設備之不完全。器具之無形象。故劇齒開也。其景致爲山、中、海岸、市街、城郭、船中、室內、樓上乎。皆不可知。必悟其歌曲之後。始漸可想像爲山林。爲野外。每一曲終。舞臺亦無甚變化。前曲既了。即爲後曲。不似我國之每幕。必引幕以停止。俳優服裝之華麗。雖有光彩陸離。絢爛奪眼者。而居列於同一舞臺上之奏樂者。其衣服之粗末。頗足爲奇異之配合。且演劇之中。亂髮垢衣者。平然而伍於俳優之內。持机、運椅、設羅帳、撤座席。來去紛擾。看此混亂無體裁之象。支那劇之美者。果伏在何處乎。不得不使人呆然。

其演劇也。史劇最多。小說劇時代劇次之。重喜劇。過於悲劇。歡迎滑稽劇。過於實事劇。然亦重史劇。俳優等亦最長於史劇。有雖時事而擬古代之風。史劇中如黃河樓者。頗

巧妙有趣。爲余所最歡迎。其他滑稽劇。亦確爲彼等所長。

彼等演劇之巧妙者。是其一部分也。然雖有一時一部之所長。終不足以補其許多之所短。試詳觀之。彼等所云中心點之愛嬌幕。果演如何之劇乎。必也滑稽卑野。非禮而極。猥褻之劇。吾人到底不能正視。敢於演此之俳優。愈醜而歡迎。此劇之觀客。斯墮落愈甚。噫。清國之流風遺俗。弛廢久矣。其墮落至今日。亦可云極矣。彼等嗜好之劇。如此。其品性如何。又何待問而始知耶。

惡劇之遺害風俗。其罪固萬美不足以償。而閉眼以聽其曲。其聲音韻調之妙。節奏抑揚之巧。胡弓鼓笛等樂器之音。和合一致。人聲樂聲。至不可分。此時看客等高唱好。好頂妙之贊辭。蓋支那俳優。以聲音巧妙爲專一之務。其動作之疎情味之缺。不甚注意。故清國人看戲曰聽戲。是實當然之辭。蓋不可看而可聽者。支那劇也。

### 歌妓

歌妓者。亦聲美而善歌者也。天聲不美之區。每不堪荒漠之感。從而欲聽人聲之美者。以自娛。亦人情也。北清人之好劇場。歌妓。相公。是一爲欲聞人聲之美也。歌妓所在之

家曰班。客到後勸茶唱歌。曲名多題於扇面。有小牧牛、天水關、妓女等悲傷之文字。其歌仍多卑野淫猥。歌時有奏三絃、胡弓、笛、鼓之聲。男傍侍。雲鬢花顏之妓。盛裝而立。站門口倚柱而微抬小足。遂揚嬌音。嗚嗚然而歌。曲終入室以待命。茶錢之多少。雖任客意。縱不可下一二圓。專歌爲舞蹈者頗稀。是又支那人感愛美聲之所致也。古之花妓。雖賦詩描畫者不少。今則其能弄書畫文筆者殆覺絕無。即解文字者亦屬寥寥。故其思想墮落。只知賣浮萍之愛。嬌送皮肉之生活而已。且由此墮落人所歌之聲。無非纖巧淫靡。動搖人之春心者。故目睹此等社會之繁盛。北京人之淫蕩。可以昭然若揭。豈得曰爲聽人聲之美。而不爲觀彼花色之艷。且不敢非禮非儀。折路傍花柳以自樂哉。

## 風俗之頹廢

風俗之紊亂。士風之頹廢。至今日而已極矣。不惟黑暗腐敗之北京已也。通上下遠近。蓋無不沈於墮落之淵。清朝入關而駕馭中土也。務以集攬民心。馴服漢族爲務。故明末之頹風澆俗。亦不斷行革新。只競競焉保守滿洲之風習。使不染漢人之汚俗。故清朝之初。政令雖新。民俗仍舊。古態雖存。國運不可謂進。化文化雖盛。民智不可謂開。明

吁凡風俗習慣一定不動者決非可喜之事况支那之保守古陋又別有可憫者在乎清朝不欲漢人之改革風俗乃正其欲久遠駕馭漢人之私心惟漢人多而滿人少故其惡俗傳播亦同化速而禍害烈至今無論滿漢其風俗之頹廢已極遺害之酷烈已盡政治家文學者農工商業等各會社皆腐敗如微菌之傳染不及者實蔑有也

### 士風之失墜

試觀在四民之首爲一國盛衰中樞之讀書人果如何耶束髮讀書白首窮經其所希望者在高官巨祿而已及一旦任宦其所究心者在舞文弄法迎賄要賂巧言令色阿諛干進而已眼中無國家無職責威權所在奉迎惟恐不及節義名分不知爲何物忠信廉恥棄之如敝屣貪婪無飽怯懦無能其作事也罔然暗於事理只以姑息之策粉飾一時希圖不失墜一己之福利已耳而欺世盜名以自多者且又假推熱誠陰圖富貴以私害公悍然罔恤吁士風既然人心風俗之弛廢凌夷可知焉矣

國運之衰頹如今日國恥之深重如此時未聞清國人士有奮然起而感憤國事之慨執政大臣有毅然起而興名教勵風節重廉恥行風化之政雖或有之余未之見也現

今不知士風之墮落斯難解。清國衰殘之因。唐之薛謙光曰。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誠然也。清國貪暴之風。盛利欲之念熾者。由於名節輕而胎出者也。吁。自古有一國人士。只圖自己利欲之風。盛而國家可以勃興者乎。

明末之士風尙美

朱明之亡。雖頗極慘烈。而士風之盛美。重名節。勵廉恥。忠君愛國之至誠。爲歷代所稀見。頗有可以多者。夫士風之盛衰。美惡。所以示一國風儀之高卑。文化之程度。國力之強弱也。經世家宜如何注目哉。

在昔漢光武帝。欲風化民俗。而尊崇節義。敦勵名實。經明行修之人。悉爲登用。故文學勃興。士風大盛。互相以名節砥勵。及國威之陵夷也。志士仁人起而抒忠憤。義烈譴論正議。能爲國家一死而不辭。是黨錮之所以起也。及於趙宋。重名節尙廉恥。而又起性理之學。故士風愈益高潔。靖康之變。志士投袂勤王。臨難不屈者。所在皆是。及其亡也。文天祥。謝疊山等。忠節相望。至明時。文運亦盛。性理文章之學興。而士風一變。貴意氣。任俠有慷慨赴義。重名節。輕一死之風。頗酷似東漢。是東林之禍所以起也。其將亡也。

楊漣、左光斗、楊一清等義烈相望。至史可法瞿式耜。又何讓文天祥謝疊山耶。明之士風其美。駢於東漢。趙宋真有可欽仰者。

然朝憲綱紀之弛。解宮廷用度之奢侈。民風積習之文弱。腐敗遂至其國亡。而莫可奈何。亡國之罪。豈可只歸於士人耶。禮親王辨其由曰。

近日訓議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國。按明未君主昏庸。貂璫擅政。國勢已岌岌。不保。賴臣下克明大義。遇事敢言。彌縫其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虜。武宗之游蕩。神宗之昏昧。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者。未必非諸君子保障之功。至魏闡擅政。誅戮賢臣。殆無免者。然後寇勢日熾。中原土崩。與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夫唐桂諸王奔竄海上。其勢萬無可救。而諸臣曰謀恢復。蹈死如飴。是明人之報主亦至矣。猶曉曉不已者何哉。是真千古之卓論也。

### 無學無識

朱明國雖亡。而士風之美。炳焉千古。清朝國雖存。而士風之墜。遠軼歷代。故從而風俗之頹廢。亦無微不至。蓋其始所獎勵者。固與漢宋明大異耳。學風一變。經世實用之學。

衰金石考證之學熾遂使世風變化謂文學者不過讀書人之專有物而一般民人又何用焉一般民人視爲無用而不學於是國民遂多以不學終矣以不學者充滿之國民智不開當然也民俗不進化不足怪也

試過繁盛之區廟巷之前路傍無不有鬻易占方相之術者此無資產賈卜者流多以荒誕不經之譚語苟得利潤爲事而緣日雲集其前者轉擁擁不絕觀此支那人無智之度可以卜矣歸依神佛崇奉淫祠使無學無能之道僧鼓腹而食全不知說道濟世爲何物觀此支那人迷信頑愚之態可以察矣又天時人事若有小變乎則疑惑迷罔不知所止風說蜚語處流行觀此支那人之無智誠有可憐者也

古語曰流言止於智者在有智國民之間不經之風說蜚語豈能傳播哉無疑亦何占耶易占之盛由疑多也疑多由無智也無智由無學也支那四萬萬人中解讀書者有百分之一乎否然彼等何故不讀書耶蓋不以學問爲人間處世之要訣以讀書勉學者獨士人而欲得官吏者可修之若農工商等之社會自有處世之法讀書以外可研究之實務而讀書大不必要也活動於社會在活動於實務研究問文字何用哉吾不



能爲讀書送日之閑人矣。於是學術之研究，專委於一二士人之手。一般人民，於汗牛充棟之書，措而不顧。四千年思想之海，毫不一竿罔罔然，以利我之鬼，無學之裸蟲，終於斯世而尙揚言曰：我中華之國民，我祖先有孔子，有孟子，出程子，朱子，陸象山，王陽明。吁！其言推先聖也，雖非不美，只惜其不能體先聖之實，反徒襲先聖之名。其愚爲可笑耳。且使無學無識之民，得依財貨之權，吐狂炎，以橫行社會，流弊之久，遂釀成今日一只知財而不知學，不知國之風俗，不亦重可嘆哉。

### 燕趙之遺風 其一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荆卿是其一也。挾匕首而欲刺秦王，擊高漸離筑，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句，悲壯之狀，千載下尙足欽。其英風其遺風，今何在耶？立易水之湄，追懷往古，每不勝其惆悵焉。余以此周訪於士人之間，不能得，却見於市井之棍徒。北京之俗，溫雅寬容，有遊惰之風，獨至無賴之徒，慄悍負氣，重然諾，尙義氣，任俠，自喜有挫，驕傲，濟怯弱之美風，只惜其不多讀書，故放恣豪縱，輕世侮己，已墮於狹斜之地，花柳之巷，毫無慷慨憤世力，振頹俗，以義俠斬姦佞之首，雪衆怨，快天

下之快者。吁。是所以奸邪肆虐。而無忌。貪吏縱恣。而無憂。世教所由更頹廢者歟。

燕趙之遺風 其二 密雲之俠客

余訪燕趙之遺風。得可敬愛者二人。地之相去。不足百里。事之難易。亦不同符。時共在庚子歲拳匪之亂後。其義烈頗相似。今余以所得聞者。敘其大要。或亦可見燕趙之遺風也。

密雲者。自北京向古北口途中之山縣。地頗要害。自古史上有名之處也。其地有俠客曰趙某。義和團匪敗於列國之軍也。其餘醜遁而攻掠近京之府縣。一支又北竄而襲密雲。城中之人。洶洶不自安。城門晝閉。行旅絕迹。匪類跳梁叫囂。將以銃火脅城。形勢殊覺可憂。趙某觀之。遂獨開城門。跳出而呼。匪類曰。汝等欲襲此城。而據之乎。抑欲脅以得財貨乎。欲財貨。則我有策。若欲佔據此城。乎。則有我在。此城不可遂得。必欲強入。此城者。當殺我而後進。賊一聲叫曰。欲財貨耳。據城非所望。趙某於是自市民集錢若干。與之。賊遂群吹角而去。向懷柔掠奪。其賊可笑。其俠也可愛。

燕趙之遺風 其三 山海關之烈士

山海關者直隸省之東關也。余遊山海關時，訪友人山田氏，得聞烈士事。烈士曰：馬某爲山海關之保甲局長。庚子十月初，聞各國軍上陸於秦皇島，將佔領山海關也。慨然謂榆關之險，天下第一。長城接海連山，砲壘與牙城相望。明置重兵於此，清朝以龍興之勢，不得吳三桂之降，終不能越此一步。其險要如此，故國朝亦以重兵守之。今也八國貔貅逼於近畿，神京震動，兩宮播遷，山雲深而不知其所以，天下其將瓦解乎？當此時東關若陷，則與遼左道路相通，敵軍將縱橫奔馳，瀰漫於祖宗發祥之地。畿輔之野，天下之勢，尙可收拾哉！噓唏涕泣，感慨不能措。乃憤然奮劍而誓曰：我官雖不高，此城之保甲局長也。平時以維持民人安寧警戒醜類爲職，當此覆山翻海之變，可以一死易一城。二萬人之生命，於是止。其縣令俞良臣之逃遁，自歸其家，集妻子家族而戒之曰：君子有職，斃於其職也。況今兩宮安否不可知，國家前途不可知之時乎？臣子遇此非常之變，死固其所也。聞聯軍今夜襲此城，城中之人，縱決死守此，而勝敗之數已決。義憤恐亦難鳴世。蓋時既非其時，斯處變亦難用其道。時乎命乎，當可奈何。孤城無援，必敗可知。空晒白骨於野，智者所不爲也。雖然，堅城雄關，垂手而委諸敵，目睹其掠奪。

殘虐亦仁者所不取也。若以一死全此城，使二萬人之生命財產安全，乃吾願也。吾從是將直馳至列國軍內，協議此事。事若不成，有死而已。至今夕六時，我不歸者，爾等可自決，勿受殘辱。言辭悲壯。家人聞之皆泣。慘絕悲絕。馬某馳馬出門，疾事如風。海雲迷離，野草荒渺。人影既不可見。家人只相抱而泣。祈其成功不止。時復一時。刻復一刻。生死解決之點將近。而祈望來歸之人杳然。家人心中之痛苦，爲何若耶。吁！生死待決於半日。人生之悲慘難過，無可過於此者矣。馬氏之鞭影，落於秦皇島前聯軍前鋒也。其談判之光景如何，雖不可得聞其詳，而必以威嚇、輕侮、嘲弄、固執對之，是所無疑。馬氏必感憤哀訴，繼以涕泣。故聯軍司令亦憐其情，而許其請。馬氏乃遂驚喜回馬首，馳入城內。以狀告知縣。時暮雲漠漠，包城歸家時，則可憐一家，悉殉於難。蓋後於所約時一。時餘矣。馬氏撫其妻子之屍而慟哭，且喜曰：一家就義，而一城全。二萬生命無礙，亦不愧古烈士之妻孥。於是列國軍屯駐於南西等城門之外。其兵士不許妄出入城內。居民得安其業。馬氏有膽略、精忠義，烈能使其家人去就分明，自盡其可盡真，可謂不愧於古烈士矣。

### 宗室之積弊

支那不僅士風之失墜。民俗之污下也。即爲國民儀表之宗室。其積習乃至有不可洗之弊風。亦可嘆矣。肅亭雜錄曰。宗室子孫繁衍終日飽食無所事。入仕者少。所費多。而所給者不足。故每患貧窶。爲不法之事。蓋宗室之習俗。皆倨傲自多。不肯與漢人士大夫親昵。雖其族之親戚稍貴重者。亦不肯甘立下風。無能無爲者。且然。況稍有材智者乎。故所樂與者。惟市井之小人。日加詔諛。奉事爲無上之主配。一旦失脚。則以其門閥與威權脅嚇欺詐不法之事。無所不爲。有司雖見其犯法。以天潢之故。無不枉法屈民。知而僞爲不知。又市井良善之輩。畏其威權。而不敢抗。適足以長其凶。猷其陋俗。雖日污下。亦莫可挽回。云云。預聞發此嘆聲。可知宗室中之子孫。出端郡王莊親王和親王輩。固不足怪也。

### 祖宗之崇尚滿洲風俗

滿洲之俗。素朴強悍。熟於騎射。而略於禮文。素異漢人。驕奢懦弱之風。故清朝創業君主。皆頗重其故俗。務使滿人不染漢人之風習。製作其文字。以圖彼言語之進步。禁止

其通婚以防彼天潢之褻瀆。仕宦俸祿等皆大與滿人以特權。辮其髮。窄其袖。冠婚喪祭。皆有使漢人而化於滿人之勢。太宗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申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偉其語。至欽慕不能措。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以褻衣博帶。染漢人之習氣。聖訓諄諄。數戒其遷風移俗。蓋風俗者一國之儀表也。財政者一國之生命也。軍備者國一之干城也。儀表之醜美。足以見國政之善惡。卜國運之消長者也。太宗之雄略偉識。用心於茲。亦其所也。

然漢人之文物。夙爲發達。物性相和。習而爲俗者。豈得一朝以滿化之哉。清朝列聖亦知之。務則明之遺法。立以漸而和之策。然居足以移心。多足以變少。滿人一度入關。舉眼而山川風物皆異。故土天然既異。風習自殊。固其所也。漢人夙在此鄉。天然之感化。旣無不適合。衣冠風習之儀形。亦光彩陸離。滿人之俗。旣不優於漢。何故確守其故俗而爲野人之風耶。伍於什百倍漢人之間。而曰余滿人也。安其故俗。用其言語者。果有幾人。入鄉從鄉。况漢人文雅之風。衣冠之美。更足以悅其目而融其心乎。避艱就易。惡醜喜美。自儉流奢。人情也。滿人遂不得不赤混於朱。王大臣以下。皆滔滔然漸染漢習。

口操漢音。而國語不熟。騎射不善。驕逸自安。滿洲之儀表。遂將蕩盡焉。

高宗觀破其弊。慨然思矯正之。射法不中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其時勳舊子弟。咸熟習弓馬。翕然有尙武之風。金川台灣之役。見其功果。高宗矯正風習之功。可云偉矣。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而忘其本。常厭滿人襲漢俗。故勤儉自奉。屢諭行木蘭秋獮之典。頗足以繼聖祖之遺風。爲滿人吐氣。嗚呼。

### 駕禦之術

清以邊徼興。所謂以弓馬取天下者也。而駕禦之術。其苦心經營之蹟。亦歷歷可見。其初併吞蒙古。思利用其力。以攻取明室。故親其部落諸王。聯之以姻戚。結之以恩禮。以彼等部落尊信喇嘛教也。故朝廷亦崇奉之。寵幸黃衣之僧。頗加恩賜。是固非尊信其宗教也。只出於令彼等誠心歸附。以固其藩籬之權道耳。既藉外藩之力。以滅明室。而威嚇漢族矣。然猶有三藩之謀叛。或又有長材逸足之士。不能不憂其揆離。故於滿人常獎以尙武之風。令其嫻騎射。不染漢人之惰氣。而於漢人則盛張性理詞藻之學。使

講求優雅雄才而可屈於凡俗然博學鴻儒尙恐難以是愚也故又使忙於編纂宏辭  
藁之書以消其野心泯其故念且獎風華之文興考證金石之說明以悅士民之心暗  
以使英才俊秀亦埋沒於雕蟲篆刻之中吁外以威武厭其興復內以文學消其人物  
得駕御之道曰親外藩也崇黃教也曰愛人材也崇文學也康熙雍正帝之治世可謂  
巧矣高宗繼其後雖極一時之盛而道光咸豐以後頗不能繼其踪矣

滿人漢人

人種偏重岐視之見始於金元金元起於漠北雖移而御漢人之國而其體格性質風  
俗習慣智識道德政治文學技藝等類總不一致自不能不生金人漢人蒙古人漢人  
之別從而岐視偏重到底所不能免清朝自滿洲入治漢土滿人漢人之界劃然不異  
金元其祖先重其故俗置滿人於漢人之上常謀發達其語言保守其權力駕禦之術  
其苦心正自可考也然國勢之陵夷與滿人之材智次第失墜滿人自保反不若漢人  
代保之爲得太平之亂可以見矣故光緒帝大皇帝使滿人以官費遊學一面雖云除滿漢  
之偏見固執之陋俗一面則極行保護滿人之政策使不立於漢人下風此矛盾之政



策招民心之疑惑而有害國勢之伸長爲何如耶宜乎清國政府改革之新政雖一事而不能舉也。

滿人漢人之不平等。雖有種種。而大別之可分爲二。一刑法不平等。一祿位不平等是也。刑法不平等。則漢人怯懦馴伏。固無敢與滿人相抗。而同受裁判者。故定之者。雖有主奴之分。而影響所及者。尙不至有天淵之隔。若祿位則懸隔殊甚。而影響於政治者。亦頗大。是不可不畧知也。

凡宗室封爵之等級。分爲十四。一和碩親王。二世子。三多羅郡王。四長子。五多羅貝勒。六固山貝子。七奉恩鎮國公。八奉恩輔國公。九不入八分鎮國公。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一) 一二三等鎮國將軍。(十二) 一二三等輔國將軍。(十三) 一二三等奉國將軍。(十四) 奉恩將軍是也。

定例親王世子及郡王長子。其父王薨逝後。即得襲其爵。但比其原爵降一級。如應襲親王者。則襲郡王。應襲郡王者。則襲貝勒。貝勒以下。適子降襲亦同。惟降襲有一定之範圍。親王遞次降襲。以至鎮國公。郡王降襲。以至輔國公時。各以該爵世襲。罔替。又貝

勒遞降爲不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遞降爲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公遞降爲一等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爲一等輔國將軍。時已至極限不能再降。其他最下爵級至奉恩將軍時。其適子仍襲原爵。世世無替。又正嗣以外。親王之子而正出者。授不入八分公。庶出者。授二等鎮國將軍。出於別室。妾媵者。授三等輔國將軍。郡王之子。正出者。授一等鎮國將軍。庶出者。授三等鎮國將軍。出於別室。妾媵者。授三等奉國將軍。餘皆如此相推。今因其繁而略之。

有爵宗室。皆以遞次降襲爲例者也。但又有例外而受世襲罔替之特典者。或國初懿親。爲佐命元勳。功勞殊著者。或在治世盡瘁國事者。使本人子孫。永世承襲。後之襲封者。雖犯大逆。身陷重辟。亦必以其近支襲封。今親王郡王家有此特典者。一禮親王。太祖二子。睿親王。太祖十四子。三豫親王。太祖十五子。四肅親王。太宗長子。五鄭親王。顯祖孫。善之後。睿親王。多爾袞後。多鐸後。蒙格後。濟爾哈二子。睿親王。多爾袞後。多鐸後。蒙格後。濟爾哈

期。六莊親王。太宗五子。碩塞後。勒德溥後。岳託後。允祥後。碩塞後。勒德溥後。岳託後。允祥後。

自禮親王至克勤郡王。其六親王二郡王家。皆以國初勳勞效著。乾隆四十三年定爲世襲罔替。俗稱爲八大王。又曰鐵帽子王。所謂累世罔替也。怡親王原封者曰允

祥。聖祖十三子。夙受慈愛。雍正帝立。又盡庫國務。故其薨也。特定爲世襲。又今帝之生父醇親王。及叔父恭親王。亦特有世襲罔替之特典。則今日合計親王郡王能世襲者。共十一家。光緒論摺案存貝子、貝勒、公、將軍等爵。頗難枚舉。

以上各爵。皆漢人所不能想望者也。如恢復十四省之曾國藩。僅封侯爵。爲國柱石之李鴻章。死後乃始贈侯爵。而滿人支派愈繁。封襲愈多以未經事之孺子。皆坐食無上之國爵。此亦國家貧乏之原而言改革者。誰敢議及之哉。噫。

支那專制之方。至清朝而巧妙極矣。歷代封王固本之計。至清朝而避其名。收其實矣。清之王爵。不減於歷代。清之王權。亦不讓於歷代。而必不封於外。以尸其名。是固有以大收人民之望矣。然其巧妙者。更在不封王於外。而遣駐防於外。駐防又不受漢人之轄治。而獨自運動是也。吁。是何異十八省中各有一不問民瘼。不理民事。只食於民。而弄兵耀武。專固其本之親王耶。向使歷代諸王。有一於此。其不外而受輔相之諫。誘內而受廷臣之參劾者。有幾何哉。故吾不能不首肯於清之制。而歎人民之多一層負擔也。噫。

宗室之有爵者。應其品級而受一定之俸祿。是固然矣。即其無爵之宗室。及無官職之滿人。亦必與以一定之薪水。分爲養贍銀。恩賞銀之二種。

贍養銀者。定時與閒散宗室及滿人以銀米之謂也。更別之。(一)閒散宗室之年達二十者。月給養贍銀三兩。歲給米四十五斛。(二)閒散滿人年達十八者。月給銀二兩。歲給米二十一石二斗。(三)無父之幼子。及身故無嗣以近族之子承繼者。不論年齡。均給以同項之銀米。(四)罹廢疾者。月給銀二兩。歲給米四十二斛二斗。(五)凡各子弟年達十歲者。月給銀二兩。(六)緣事革退之宗室將軍。月給銀二兩。以上各節。若在盛京而未從入關之宗室。則照規定之半額給之。

恩賞銀者。對於宗室滿人中之某等而給其喪婚費之謂也。定例宗室之婚禮。給銀一百兩。喪事給一百二十兩。平常滿人之婚禮。給銀二十兩。喪事給三十兩。此蓋以特恩助其費用者也。故現任王公之子孫。及一二品大臣之子女等。不得與之。苟遇意外之災難。則賜卹銀。是等之規定。可謂備矣。然宗室滿人之數。年年繁衍。國帑不足。如今日者。此等規定。並未有人倡言改革。是亦支那不能革新之一證也。

以上但言滿人之特權。其外尙書侍郎巡撫藩臬等。雖名爲與漢人相共。升轉之難。易。眞不啻有天淵之懸隔。試觀內外大吏在滿人則多。英年在漢人則無。非毫釐即可以知矣。

論武職於滿漢。是不平而又又不平矣。其缺分滿人幾已占五分之四。而尙有定例。即滿人可以補漢缺。漢人必不可以補滿缺是也。今因無詳述之必要。只略以表明之。

滿正一品	領侍衛大臣一二三等子(爵)
漢正一品	無
滿從一品	內大臣、八旗都統、外省駐防將軍、烏魯木齊、熱河、察哈爾之都統。
漢從一品	提督
滿正二品	左右翼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八旗副都統、左右翼總兵、鑾儀使、外省駐防副都統一二三等男爵
漢正二品	總兵
滿從二品	散秩大臣

漢從二品	副將
滿正三品	一等侍衛冠軍使、火器營翼長、步軍翼尉、包衣護軍統領、圓明園營總、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陵寢總管、圓塲總管、黑龍江總船砲水手總管、察哈爾總管、城守尉、王府長史、
漢正三品	參將
滿從三品	圓明園包衣營總、包衣護軍參領、吉林參領、黑龍江參領、察哈爾參領、駐防協領、一等護衛
漢從三品	遊擊
滿正四品	三等侍衛雲麾使、前鋒侍衛副護軍參領、副烏鎗護軍參領、副前鋒參領、副驍騎參領、佐領、步軍協尉、信砲總管、南苑總管、陵寢副總管、圓塲翼長、上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崗愛總管、太僕寺馬廠駝廠總管、防守尉、黑龍江吉林等處管水手四品官司儀長、騎都尉(爵)
漢正四品	都司
滿從四品	城門領、包衣護軍參領、包衣副驍騎參領、包衣佐領、察哈爾副參領、察哈爾佐領、四品典儀、二等護衛
漢從四品	無

漢正五品	三等待衛、治儀正、步軍副將、步軍校、監守信砲官、南苑門章京、陵寢防禦、陵寢管理燒造磚瓦官、分管佐領、蓋州牛莊二處滿州掌印防禦、關口守禦、黑龍吉林等處管水手五品官、雲騎尉(爵)
漢正五品	守備
滿正六品	藍翎侍衛、整儀尉、親軍使、前鋒校、護軍校、烏鎗護軍校、驍騎校、監造火藥官、陵寢祭祀供應官、太僕寺馬廠駝廠翼長、黑龍江吉林等處管水手六品官
漢正六品	門千總、營千總
以下七八九品各職以無關緊要，故從簡略。	

總上以觀。試思滿州人數幾何。而官缺如此之多。漢人倍於滿人。幾何。而官缺如是之少。故其結果也。滿人視官爲過易。每少刻苦勵志之賢。漢人視官爲過難。概乏關心政治之彥。此亦支那政界之所以減色也。

莊園旗莊牧場民田屯田

支那田地之分類。有各種異稱。第一即莊園。是國初取明末逃亡無主之地。賜給宗室。

王、貝勒、貝子、公、將軍者。其地多在畿輔方面。依大清會典。通計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其外有賜於公侯伯子男及輕車都尉者。通計十四萬一百二十八頃餘。第二即旗莊。是國初以畿輔之土地。頒賜八旗者。其後尙連賜盛京與口外新闢之地。通計若干。未甚詳悉。第三即牧場。是以近京沙地。給與八旗官兵作牧場者。并盛京省、柳條邊牆附近。廣漠不能開墾。康熙所謂水草肥美。足爲上厩馬、駱駝、牛、羊之牧場。賜之與宗室、王公、八旗官兵者。第五即民田。是百姓所有者。第六即屯田。是運給於軍者。通計二十五萬九千四百十六頃餘。其外尙有學田、免科田。爲數極寡。

莊園旗莊者。即清朝之定鼎燕京也。近京各州縣無主之荒蕪地極多。因取其一部爲皇族之私產。其他一部。則以之給與自滿洲從來之諸王勳臣等。依順治七年所定。親王園八所。郡王五所。貝勒四所。貝子三所。公二所。(每所百八十畝以上)鎮國、輔國。奉國奉恩將軍等。亦各有園地數百畝。又諭嗣後凡初封之王、貝勒、貝子、公等。皆依此例撥給之。此等田地。皆令世襲。不許擅自賣買。然凡皇族之爵位。以遞次降級爲原則者也。似與莊園之世襲相矛盾。惟順治七年所定。襲封王、貝勒、貝子、公等。祖父所遺園



地除撥給應得之數外。餘地不必撤出。仍留本家。由是觀之。則是一經給與祖先之莊園。其子孫之降級否不論。仍世襲之。今試將其所在之處。與其概要之數。略爲列之。

一畿輔之莊田。○畿輔之莊田五百三十九。其內一等莊六十三。二等莊十。三等莊二十三。四等莊二百十五。半分莊二百十九。豆糧莊六。稻田莊三。在直隸各處。

二盛京之莊田。○盛京之莊田七十六。其內有一等莊三十四。二等莊五。三等莊五。四等莊三十二。在盛京、興京、牛莊、金州、蓋州、遼陽、熊岳、岫巖、廣寧、鐵嶺、鳳凰城等處。

三錦州之莊田。○錦州之莊田二百九十六。其內有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十二。三等莊三十八。四等莊一百十五。此外有納糧莊二十九。納租莊四。納銀莊四。散在錦州寧遠廣寧義州等處。

四熱河之莊田。○熱河之莊田百三十四。均一等。散在喜峰口古北口外。

五歸化城之莊田。○歸化城之莊田十三。不分等次。散在黑河、渾津等處。

六打牲烏拉之莊田。○打牲烏拉之莊田五。不分等次。在吉林城北。

七駐馬口外之莊田。○駐馬口外之莊田十五。不分等次。散在彌陀山等地方。

八果園○歸宗室之私用者。除莊田外。尙有果園。每歲輸納諸果物。或以銀代之。

九宮殿園圃○除北京盛京之宮殿外。更有園圃。如所謂南苑、圓明園、長春園、燕春園、暢春園、清漪園、靜宜園、頤和園等是也。

此外各省駐防。亦皆有莊田。只以未知其確數。且不在本書範圍之內。故畧之。

夫支當那有明之時。已顯露地狹人衆之象。故其時移居暹羅、緬甸及南洋羣島者。卽繼續不絕。及鬪賊亂。而滿人闖入。其一人所費平均之固不止中人十家之產也。於況內部則廣圈旗人之莊田於滿洲。則嚴禁漢人之移住。而取之於民者。則又每歲儲數百萬於遼東。以爲固本之京餉。而不入費用。故其始也荒亂殺戮之餘。雖或可以少安。至於今。而生活競爭之勢。固不能不顯豁呈露矣。是非吾憑虛纂擬。實有明顯切實之證。焉證之於。何曰。一可證之美荷之華工。二可證之滿洲之移民。三可證之內部盜丐之多。四可證之每歲徵糧之難。

美國待虐待華工。至於焚其街市。荷人虐待華工。至於烙其肌肉。而華工不減少。而反愈多者。非其人皆有剛強不屈之氣。如西洋人之殖民也。蓋內地之生活。終不若外國。

之易故雖受奴隸之苦而亦不願爲之辭也。今試將支那人在外國之數表列如下。

暹羅 約八十萬人 南洋羣島英屬荷屬合計 約六十萬人

安南 約二十萬人 菲立賓羣島 約二十萬人

美國 約三十餘萬人 英屬加拿太 約四萬餘人

印度 約一萬五千人 澳大利亞洲 約四萬餘人

日本 約七千人 學生在外 中亞美利加巴拿馬一帶 約一萬人

墨西哥 約一萬人 南亞美利加祕魯、智利、巴西等國 約十萬人

南亞非利加 約三千人 太平洋羣島檀香山及其他 約四萬人

西印度羣島古巴、夏灣拿一帶 約十五萬人

合計約二百十餘萬人按本年各報所載、合計各處、已增至六百九十餘萬、而學生仍在外、譯者誌

滿州移民。非吾所見。然考之我國小越君滿州旅行記。可以知焉。其言曰。於二十世紀之未來。生存競爭之日清國之現象。已顯豁呈露。其土不足養其民。於是不得有移之如山東河南直隸之民是也。彼民也。雖禁之。不恐。雖罰之。不懼。挈妻提

子。跋。涉。而。來。彼。等。豈。以。滿。洲。爲。樂。土。而。不。思。故。鄉。哉。不。得。已。也。據。我。國。領。事。館。統。計。表。祇。芝。罘。一。埠。每。年。往。來。於。滿。洲。者。在。二。十。五。萬。人。以。上。昨。三。十。一。年。五。月。余。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一。山。東。車。婦。女。擁。坐。其。上。其。小。兒。啼。號。側。臥。輾。轉。弟。挽。於。前。兄。推。於。後。老。嫗。依。杖。少。女。相。扶。踰。踰。跟。跟。不。可。名。狀。有。罵。丈。夫。之。少。婦。有。呼。子。女。之。老。嫗。逐。隊。連。羣。慘。聲。撼。野。有。行。於。通。化。者。有。行。於。懷。仁。者。有。行。於。海。龍。城。者。有。行。於。朝。陽。鎮。者。肩。背。相。望。焉。

彼。等。遭。遇。困。難。競。爭。於。饑。寒。貧。苦。之。間。而。僅。得。至。此。故。其。開。墾。荒。蕪。耕。耘。田。野。也。聞。鷄。而。起。戴。星。而。歸。孳。孳。汲。汲。惟。日。不。足。粗。衣。蔬。食。自。安。目。不。求。悞。耳。不。求。悅。其。於。口。腹。之。欲。則。高。梁。小。粟。子。足。矣。其。被。體。者。僅。襤。褸。足。矣。其。居。室。也。僅。能。避。風。雨。足。矣。其。房。屋。皆。父。子。兄。弟。同。處。殆。無。有。壁。隔。者。且。其。政。府。今。以。俄。人。經。營。之。故。亦。稍。寬。其。限。制。故。彼。等。在。此。固。甚。覺。晏。然。矣。豈。知。其。將。爲。俄。人。几。上。肉。乎。

據。此。可。知。支。那。流。離。失。業。之。民。非。若。朝。鮮。人。之。游。惰。晏。安。而。致。也。有。原。因。焉。不。可。不。察。也。

行於支那內地。其沿路因搶劫而梟首示衆者。幾如路燈。而強劫搶奪者。仍日有所聞。是非其人之性惡。而法律之不嚴也。生活之難。有迫以之故。強者甘於冒險。而搶劫弱者。不顧廉恥。而乞匄。縱豐年樂歲。而亦不能絕也。向使各有莊田一所。則不害人不卑己之事。彼等必非不願也。支那某報有題云。悲所見者曰。母抱子。弟隨兄。長者數歲。小始生。身無半褌。兩髀赤。欲行。噤戰不能行。面上泥塗涕淚。并朔風塞口。腸雷鳴。猛犬狺狺吠。可驚母庇其兒。身自迎市燈。已滅。天不明。雲色如墨。雪欲成。三更向關行。四更母祝兒睡。無出聲。今宵若不溝中死。明日朱門竟棄羹。是實支那之實情。而處處可見之慘况也。

支那徵糧之時。無論何州何縣。因不能按時交納。而笞者。掌嘴者。幾日有所見。血肉橫飛。叫苦連天。不意此等慘苦之事。於豐原肥野之支那見之。禮曰。國無一年之蓄。則不成其爲國。光緒三年時。山西陝西甘肅數省。僅一歲不雨。即餓死人數百萬。此外各省。近年凡小有水旱災者。無不云餓死若干。餓死若干。其積蓄之難。生路之狹。概可知矣。近某報咏某處饑饉曰。誰無兒女愛如珍。只爲飢寒難共存。賣得一兒圖一飽。不堪

淒○瑟○淚○聲○吞○ 樹○皮○剝○盡○草○根○無○石○粉○充○腸○挖○遍○途○堅○質○誰○憐○難○腐○化○飢○魂○百○萬○鬼○門○趨○枯○槁○形○骸○竹○杖○扶○如○蠅○聲○息○向○人○呼○愧○無○鄭○俠○監○門○筆○繪○出○流○亡○血○淚○圖○ 聲○歌○影○裏○燭○光○紅○翠○繞○珠○圍○笑○語○工○千○萬○金○錢○供○一○箸○可○知○餓○殍○枕○東○風○

嗚呼天命無常。惟歸有德。有德者以其能治在下之。不德平社會之不平也。若因已一人之故而先造一大不平於社會。使富貴者終富貴。貧賤者愈貧賤。而猶宣言曰。大公無私。子惠黎元。吁。其誰信之。圖一己之富貴。而好獻諛者。亦曰。朝廷恩深德厚。斯亦太。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

儀鑾殿

至口太后而更煽奢侈之風。其儀鑾之雄殿。華麗已盡。萬壽之高閣。宏壯已極矣。儀鑾殿在太液池之西。紫光閣之南。門題曰瀛洲園。各殿朱楹畫棟。雕机彩燈。玉硯嘉墨。金瓶銀皿。千珍百奇。靡所不藏。各處裝置。俱不大異。殿南爲小丘。綠樹陰翳。靜閑有趣。聞說是西太后居住之宮殿。予等覽時。德兵已將室內之寶物珍器。悉行搬去。但有雜亂狼藉之狀耳。其後暫爲華德西元帥居住。一夕忽招致祝融。竟縱火而使盡化諸灰燼。

焉。噫。

### 僧道

澆季之世。人心浮薄。沈溺利欲之海。而無學無智者。比比皆是。所竊以挽回者。全賴宗教之力。僧道固以說教覺俗爲職者也。乃在支那。其僧道恰爲一種浮浪無識之徒。毫不知布教說法。化育民人之爲何事。無學無德。念經打鐘之外。只解寺之資產。與其衣食耳。而不德非義。無不敢爲。甚者或目不識丁。以寺房爲淫賣之窟。安得不令人驚耶。北京城西之潭柘寺。西山中最古之寺也。寺堂六百餘間。住僧二百餘名。財產甚廣。其住職某。雖畧解文字。而不深知教典經義。去年吳汝綸之婿廉君。養病此寺。謂寺僧寺宇甚寬濶。可以請日本之寺本婉雅君。立一宗教學堂。以興佛教。寺僧不聽。廉君作詩罵其無學。一大寺之住職。猶然況乎。其他是可以類推矣。

### 人民與法令

上不信。則下不服。政府無確然自信。實心改革之希圖。只惘然爲時勢所驅。而不爲情實所動。故朝令夕改。雖如何良善之上諭。如何完全之法令。民毫無遵行之者。清國政

府。雖數聞發革新之敕。而其實行極稀者。蓋即坐此蔽乎。

順天府尹嘗出禁飯館聘歌妓之令。而各處飯館。絃歌之聲。依然洋洋入耳。余一夕酌酒於一飯館。以此詰責其主人。而彼平然答曰。此不過一大官之禁令耳。而某某大官吾悉識之。可不憂其犯禁。此答也。彼等同業者。聞幾人人相同。又賭博天下之所禁也。然白晝公然而開賭局。竟無攔阻捕縛之者。總之支那人者。犯法令。不顧德義厚顏。面不顧廉恥。利之所在。滔滔趨之。固統上下而盡不知法令。爲何物矣。事事歸諸空文。又何足怪哉。吁。奴隸之鞭。無情之砲。日逼於前。而尙不知迫壓真可哀矣。





## 第二集

### 滿洲之驛道

關於北京之事。既敘其大要矣。今更轉研究之步於北京以外。可乎。乘京通鐵道而東行。先至與北京最有密接關係之通州。再渡白河。過鮑邱河上流。經古夏謙澤之夏店。探盤山之古剎名勝。薊州石門之懷古。東陵靈山之觀光後。更進而論遵化永平之形勢。訪伯夷齊避居之蹟於壘龍。然後見自撫寧通於山海關之滿洲驛道。而知爲清朝往來盛京之蹕路也。沿途之南。則有三河玉田豐潤之饒田。北則據長城之險。自馬蘭。羅文。潘家。喜峯。桃林等各口。得通於口外。頗有可以研究者。惜予也未能周遊窮探。今只將關於通州之事。與其外二三記事。聊錄以供北京通信社之稿本已耳。

### 通州之現狀

通州城爲東西五里。南北三里之五角形。有五門。南門有二。其東曰舊城門。西曰新城門。人口有十萬內外。大街爲十字形。東西南北各門內。即分曰東街。西街。南街。北街。爲

最繁盛之區。又以白河自北經北門外。流過東門之東南。故東關最繁盛。北關次之。西南關甚蕭條。城外四關之人口。當在四萬以上。觀此城外人口。順白河之流河若何生活。斯不難知通州繁盛之由。蓋通州之發達。全依白河天然之力。非如保定之人造亦街。有大吏駐紮之影響也。且明成祖之定鼎燕京也。不僅爲北京之要衝。又爲運河之終點。南漕貯蓄之場所。與國家有至大之關係。實北清商業之中心點。次於北京之大都會也。雖至清朝。依然保存其勢力。其全盛維持至三百年之久。至李鴻章經營北洋。始使天津之發達。俄然壓通州而來。而通州遂位於直隸之第三矣。抑更有通州衰頹之源者。京津鐵道通而受一大頓挫。遭義和之亂而更受一大頓挫。西門及南門之倉塲。雖依然存在。而倉塲衙門。已移之北京。其亦足以使之荒頹也。此外若重要市街之西街北街。俄德法暴亂之慘狀。猶歷歷在目。斷磚絕牆。破屋壞壁。似皆無修理之力焉。只東門內馬景山之營內。龍旗高翻。北門內紫清宮之高塔。淒然外聳。是尙有通州昔日之況耳。

## 悲酸之通州民

通於東西之大街。石道破壞。其凸凹殆皆。窳有不能行車之感。城壁之內部。悉崩潰而如丘陵。外部頗荒廢而不形堅固。觀此不光明之象。誰能不爲通州前途一催暗淚耶。鐵道成而吹起一大悲慘。致不能維持昔日之繁盛。通州之民。何獨不幸耶。又接庚子慘憺之光景。傳聞其死者。至少在一萬以上。今也家燒而無再建之力。屋壞而無修繕之財。數年以前之戰後光景。依然尙存於今日。何其悲酸如是耶。白河之碼頭。日只浮一二小舟。蕭鬱哉。白河之通州。可憐哉。通州之人民。

### 通州之將來

通州者原非以物產之豐富。工業之盛大而發達也。實生存於白河。發達於白河。因其爲貨物集散之中心點。而招商業之盛大者也。今則白河之漕運。爲鐵道所奪。商權爲天津所奪。當現況難持之時。又無端而遇庚子年殘殺掠奪之悲劇。通州再起。不其難乎。於是遂不得不下於保定。而居直隸之第四位矣。白河之血脈既斷。今也一縷之脈。必不可不依結於鐵道。從而東北二關之盛。遂移於南關。予觀新開之三家煤店。即其兆也。然終不能如昔日白河運盛時之東北二關。其明若觀火也。然通州者爲北京最

近之要衝。遙有連營平。俯津沽之勢。故置兵鎮守。仍留通州昔日之餘韻耳。

### 通州之耶蘇教

南關之有望者。不止一停車場也。有一宏大洋式之大廈。而使余今回旅行。望而大驚者。斯亦通州之開運發源地。不得不認爲光明者也。此宏大新建之舍。簡短言之。不過外人建設之耶蘇學校耳。而余則不能忽此大業也。連於此新築巨室之西者。有清潔洋式之樓二軒。是即此大建物之主人居室。米國之宣教師謝衛樓也。其人仿支那風字以子榮。年六十餘。在通州布教。已四十年。巧漢語。能漢文。又有一四十餘歲之英牧師。其外尙有三牧師。往來布教。此宏大新築之耶蘇學校。以前曰潞河書院。土人以衛斯理牧師爲教授。故呼曰衛氏學堂。今以爲義和團焚燒。故從新建築。雖尙未全落成。不能開校。而學生頗有雲集之勢。再拳匪亂後。耶蘇信徒。俄然增加。將近於五千之譜。今新城南門內之禮拜堂。說教禮拜。相續不絕。余甚驚一人而能於通州建如此宏壯之學校也。聞宣教師之初來通州也。在同治之初。咸豐之末。米人江戴德。即著漢文地理志略者。自十七八歲時。即來通布教。其時雖漸牽通州人之注目。而不能信用於

人如故。歷十四年之久。至光緒七年頃。始漸得支那人信用。從而土牧師謝牧師。自元津來繼其迹。以至今日。氣魄之強。真出人感歎之外。成此宏大之學校。亦何足怪耶。支那人素以儒教自高。自命試問。其有一人敢傳教於外國乎。有一人能四十年從事於外乎。吾恐其即在本國無束脩者。雖如何望教之人。亦不傳也。無聘禮者。雖三五十里之內。而亦不出也。即有束脩有聘禮。而能熱心宣布三五年不歸者。亦寥寥乎其人也。而所謂教者。亦不過於五經四子之書。默讀暗誦。藉以弋名利榮身家已耳。堅苦忍耐。勇敢不屈之氣。濟世利民。移風易俗之事。蓋真非彼等夢想所及矣。吁。人心一敗。萬事無成。宗教者所以補法律之所不及。指責之所不到。而隱以正其根本者也。支那於佛教。則惟有目不識丁。只知燒香念經之僧道。於儒教。則惟有圖榮圖利。不知人生責任。義務之腐儒。萬事瓦解。猶沈沈追懷彼祖先之光榮名譽。安得不西望而洒一掬之淚耶。

### 回回教與通州

支那之宗教。儒教佛教外。尚有回回教。通州者有名之回回教流行地也。其信徒在二

萬以上。以北門外與城內之南街爲最多。有宏大之禮拜寺三。爲他方所難見。回回教民如斯衆多之市街。實北清中所稀有。蓋通州者回回教之中心點。而白河沿岸一帶亦爲回回教民最多之處也。通州與回回教之關係。誠非淺鮮矣。

#### 回回教之保護者

回回教旺盛之地。多爲貧窮之鄉。其信者亦多屬最下之勞働者。通州之北門外。爲彼等生活根據之處。以行船、作苦、小商業、馬車屋、剃頭的爲最多。而兵丁亦殊不少。蓋支那兵丁。盡爲貧民自由應募而充。回回教既多貧民。故兵丁亦自然多回回教。其禮拜堂恰爲游民之集會所。故他社會之人。與此教之人。平素雖亦交往。而宗教之事。有絕然不入之嚴制。觀此游民、兵士、小職業者、勢力之中心點。而知近代回教徒暴發之禍變。毫不足怪。苟欲研究支那社會之問題者。此回回教之研究。亦必不可忽。今馬玉崑部下兵丁。十之七八。爲回回教徒。其分隊長、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皆回回教也。以此可知兵丁之間。回回教之勢力。其大何若。蓋彼等固回回教之保護者也。其保護之頭目。固馬玉崑也。馬玉崑因回回教也。雖支那之官吏。位至三品。則脫其教而不從其風。

而北清回教之中心。有一信徒通州主人公直隸提督馬玉崑。不能不令人生一種奇感矣。

按自回匪亂後。以余所知者。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兵營中。回回教徒。非常增多。豈其懲前之創。無爲後之備耶。抑果無生活之路。而聊應募以自養耶。回匪之亂。陝西受創最甚。而至今上上下下。無復以前事爲戒。而講防橋之策者。豈駟鐵之風。果渺無存乎。直隸山西。亦多以不入營伍爲幸。使一旦禍來。始悔己不預練。悔將何及。嗚呼。苟不自振。不必外洋之蹂躪也。即陝西前轍。亦可以借鑒焉。

#### 通州之風俗

通州之俗。與北京雖無大差。而亦自異其趣。寬宏疎慢。無意氣。且無真摯質實之風。輕佻浮華。長於計較。總以打算利害爲事。逡巡姑息。無活氣。無義俠心。誠觀歷史。每當金元明清各朝興廢之際。多有通州陷。通州降等不祥之文字。通州人頗有一種商人之根性。於慷慨死義。殺身成仁之高明人道。不能知解而實行之。此不知人道自利主義之通州人中。其稍秀者果何如耶。吾人不聞其生一起公共利益事業之大人物。只多

隱逸家與道士諸輩而已。以此可察得通州人之性格。固知其到底衰弱耳。破壞耳。悲酸如今日者。固自然之勢。亦通州人士自招之咎。不光明之通州前途。無望之通州人。非真可憐哉。

通州之標的

距通州十餘里之遙。而舟中之人。與旅行家。即叫通州通州者。是覩通州之標的。即佑勝寺之高塔是也。塔共十三層。高二百八十尺。蓮華臺高百二十尺。共高四百尺。周回百四尺。中祀以佛。比北京天寧寺之浮圖。規模雖不宏大。而古色蒼然。韻致堪掬。其製作頗古。在天寧寺以前。實係文周時所建築。距今千數百年。唐之尉遲敬德。元之都哩都爾蘇。明之文珍。現朝之朱溶等。雖迭加修繕。而其大體之構造。仍爲成於周者。是非研究建築學者一必要之資料耶。

通州之恩人

通州之發達。雖固由白河之運。而資於運河者。亦決非少也。秦漢多海運。至隋煬帝大業四年。詔發白河之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北通於涿郡。自



此運河通而見舳舻千里之勝。永濟渠即今之南運河。支那南北流通之一大血管也。此血管與秦始皇所築之一大骨節萬里城。共爲支那二大紀念。一畫南北之境界。一通南北之血脈。永濟渠至明清乃使漕運非常發達。年年至運南米五百萬石。此河運之關鑰通州者。可云由隋煬帝生出。故河運者通州之母也。煬帝者通州之父也。

### 通惠河

自通州通於北京東便門外之河。曰通惠河。此河之開。在元世祖時。有郭守敬言導西北玉泉之水。流入宮城。使其勢東瀉。淪以通舟。可省運搬之勞。而其言未實行。至明世宗嘉靖六年。御史吳仲。周視諸水道。遂排羣議。抗奏修京通間之運河。自是無車脚微役之苦。而水利大興。世宗自上船觀之。大喜。通州之民。亦思吳仲之功。建通惠祠以祀之。其遺利可云普矣。

### 薊州

直隸省除西山之外。古寺院之多者。西則房山。東則盤山。盤山東南二十餘里。有如圓邱之山。曰漁山。高百餘丈。周迴不過五里。其下有漁水。其南有漁陽。漁陽自古史上有

名之地也。秦發閩左使戍漁陽即此。今之薊州城。即其故地也。在京東百八十里。城周廻九里餘。有東西南三門。門各有樓。蓋京東之雄鎮也。其地山多泉源。冬夏噴湧成湖。故多溉灌之便。土人開墾稻田。宛然有江南之風。與玉田三河豐潤。同爲多水田之區。故旗莊最多。城內有有名之獨樂寺。閣上有扁曰觀音之閣者。傳爲唐李白所題云。

### 石門鎮

薊州與遵化府之中央。東陵南二十里。有石門鎮。山峽嶄絕壁立。中間洞開。如石門。故呼曰石門口。驛在山坳。壘石爲小城。有人家二百餘。要害之地也。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掠燕城。是即郭藥師敗兵之處。蕭幹走死之所也。又宣德三年。征烏梁海。自石門驛出喜峰口者。亦此地也。水經注。壘水所經之石門峽。亦今之石門鎮也。自京師通東三省。又自喜峰口等出塞外地方。必經之地。山隘險要。誠可謂薊州之東關焉。

### 京漢鐵道

乘京漢鐵道。五六時間。至保定。火車上之風景。北清鐵道上唯一有趣味之旅行也。出

北京城外。則右有白雲之道廟。左見天寧之高塔。早接綠黛深色。西山明媚之風光。渡永定河。則洪極城南。望見蒼蒼古色之蘆溝橋。不能不感其風景之妙。而前面隄形之阜陵。挾永定河以遠達西山之麓。亦京西南之一要鎮也。至長辛店。則見法人管理之鐵道材料。機械工場。與一大層樓之洋屋。至涿州西望。則見高於城牆五六層之古塔。雙雙相對。聳於雲外。如語人以遼金古事。涿州之形勢。與燕趙有至大之關係。讀史家所能知也。蓋西北控太行之險。東南俯直隸之野。自紫荆關過涿易而來者。必不可不由之要衝也。故市城亦東西發達。爲長方形。實山西直隸交通之要口。與正定府共爲畿輔右臂之二大關鍵也。渡易水下流。追懷昔日之荆軻。至易水南之停車場。見賣麥與小豆混熟之粥。不能不想光武麥飯淩饑之事。定興以南之山峰。峻削奇拔。筍立劍倒。望之如咬雲吐烟。對此壯觀。知天然感化。發生怒髮衝冠之慷慨家。不足怪也。計今尙存其遺風。亦非所疑也。自琉璃車站。有一支線。西行通於房山縣周口庄之炭礦。屬法人經營。仍爲京漢鐵道需用。其外沿道多瘠田礮土。無甚物產。西望太行之連山。東俯燕南之曠野。吾人乘京漢鐵道而餐大陸之光景。其興味正自不少也。

蘆溝橋

自北京正陽門外。乘京漢汽車。西行不一時。渡永定河。其南有十有一空之長橋。曰蘆溝橋。建於金明昌年間。元明屢加修築。康熙雍正年間。亦爲重修。橋之左右兩欄楯。刻獅子百。其形各異。河水黃濁洶湧。勢不甚急。水量雖不甚多。而河身頗寬大。砂礫沈積。頗有雨水一到。衝決橫溢之觀。橋北有碑亭。亭北有小城。曰洪極城。明之洪北城也。橫於橋前面長辛店之丘陵。層層如堤。遙走於西北。而接西山之脈。爲蔽障京西之天險。故蘆溝橋之名。史上數見不鮮。明築洪北城。而置兵防守。固處置得當者也。唯其間不但爲形勢之地。蘆溝曉月。居北京八景之一。且近迫西山之層巒。遠映山腰之浮雲。前有永定河流。自山麓灣曲而來。風景固亦佳妙足玩也。

永定河

永定河舊名蘆溝河。其上流曰桑乾河。源出於山西省忻州靜樂縣燕京山之天地汭流。東北出於朔州馬邑鄉西北之洪濤山下。爲七泉。即桑乾泉也。合諸水爲桑乾河。東流至大同府山陰縣之北界。北過應州。再逕趙霸岡之北。東流注於渾源川。曰渾河。合

亂嶺關磁窰峽等諸水。折而北流。逕懷仁縣之南。復折而東。過大同縣南界。聚落堡城南。及天鎮縣。經直隸宣化府西寧東城堡。類合諸水。至保安懷來境。再合洋河清水河東南流。自磁河口南流。穿西山。出水關台。過石景山下。始名曰蘆溝河。東南流至固安之東。永清之北。入三角淀。達於西沽。合白河以入海。此河遷移靡常。或西或東。時合時離。數浸溢。爲上下所苦。康熙三十七年。命撫臣于成龍等疏濬。築隄以捍之。賜名曰永定河。然其後潰決氾濫之患。依然不絕。蓋防水治河之問題。是支那當路者所苦。而民人糜財傾產者也。直隸第一黃河次之。心民者固視爲焦慮之事也。

### 長辛店

蘆溝橋之西五里許。次第爲丘陵。其間有街道。曰長辛店。其街甚長。道旁楊柳爲蔭。風景宜人。明天啓年間。御史李日宣。議使於長店等處。築堡宿兵者。卽此地也。此地北負丘陵。漸次而高。接於西山之脈。南亦蔽岳阜。近俯永定河。對蘆溝橋。西爲通良鄉縣之要路。與蘆溝橋相對峙。蓋京西第一之要衝也。

### 望諸君之墓

自長辛店二十五里。左望良鄉城東北岡上。有隋時建築之古塔。曰多佛塔。經良鄉東南二十餘里。至琉璃河車站近傍。有寶店鎮之小聚落。是燕樂毅。宋竇禹鈞之故里。所謂望諸君墓所在處也。撫今懷昔。自不勝弔古之慨焉。

### 房山縣

京漢鐵道。自琉璃河有一支西出。是爲通於房山縣炭礦之線路。有車站三。炭坑掘出之炭。爲京漢鐵道所需用。故亦係法國經營。礦苗之旺。頗稱有望。雖未甚牽世人之注目。而房山縣固炭礦之淵藪。礦口亦頗多。故明未礦政之濫。以房山爲首。其縣與良鄉。涿州。爲三角形。四圍皆高山峻嶺。爲四塞之地。以縣內有大房山。故即名其縣曰房山。利源多伏藏山中。然不可以山陬僻遠。利源未發。而輒躊躇不前也。吾人試進而研究之。必非無益之業。且其地多有關係於遼金元之史跡。如金陵者在縣之西方。古利名迹頗多。亦史家不可不研究之事也。

### 涿州

較房山更可研究而且多趣味者。涿州是也。涿州爲英雄豪傑之淵藪。自此地崛起而

放光彩於史上者極多。如劉立德爲州南一日行程之樓桑村所生。張飛亦爲此州所出。其外更僕難數。不可枚舉。且此地於歷代之興亡盛衰。每有至大之關係。北直隸中東以薊州西以涿州爲第一。是讀史家所共知也。蓋涿州之地。東南控所謂督亢之美壤。西南通於保定。北近於北京。西過涑水易州。得出紫荆。當直隸入山西之要路。紫荆之命在涿州。涿州固則易州之防厚。而必不易越紫荆之雄關。涿州不固。則易州動。紫荆危。故涿州之要在鎮京西方面。其爲重於北京。西方亦較過於南。蓋自古入燕者。大抵從雲中九原。入紫荆以脅涿。撼涿而舉燕。涿之爲重。不可見乎。

#### 保定府之現況

保定城域。周回十二里。比通州稍小。人口合城內外。不過七萬。直隸省第四之都會也。雖蒙袁督之造化。道路坦坦。而從來狹隘之形狀未變。故仍覺往來不利。且此地非農商業地。又非工藝繁盛地。只不過爲附近地方。轉給天津北京之貨物耳。而附近地方。荒寥礪礪。購買力甚少。將來果能發達爲商工業地乎。否。是屬疑問。今則以諸官衙所在。頗有爲畿南雄鎮。趙北大都之感。南關灘距河之小舟。遙通於天津。北關爲至北京

之要路。西關爲南方各省入保定之要口。京漢鐵道之停車場。故將來西關或可盛大焉。

保定府之將來

以保定與通州比較。通州之倉場衙門。既移於北京。今祇有提督駐搭。是米之通州。已變爲兵之通州。而庚子變亂以後。迄今瘡痍尙未痊癒。蕭條慘澹。終難有恢復舊觀之概。若保定不但無聯軍之蹂躪。袁督就任以來。銳意改革。修道路。興教育。創立大中小學校。及師範武備學校。百般事業。但就進步之途。而呈從來未有之發達。京漢鐵道全通之日。壓倒依白河轉運之通州。而爲次於北京天津之大都會。蓋可期而待也。

保定之風俗

山根立蕃君於清苑縣志評其俗曰。民情迂謹。余則以爲素朴儉約。貴氣節。有燕趙悲歌之遺風。蓋清國之俗。凡慳。滑。未。甚。誠。未。泯。者。無。不。以。迂。謹。目。之。故。余。之。所。見。恰。與。彼。反。現。保。定。士。風。頗。有。悲。歌。之。餘。韻。雖。峻。嶺。清。流。之。天。然。感。化。亦。豈。非。袁。督。興。學。之。功。力。耶。



### 保定之古蹟

保定古蹟。以蓮池書院爲第一。有一荒廢之大泓池。爲唐代蓮花池之遺迹。瀟洒清雅。頗覺可愛。其老樹與丘阜橋梁。亦到處成趣。乃無意間忽見御製之碑石與破磚。同累爲牆壁。斯豈能不驚德法兵士暴亂之跡耶。其二爲淮軍公所。是李鴻章等義捐五萬五千餘圓而築之者。清潔華麗。登其劇場前之看臺。保定全都盡在目中。其內又有昭忠祠。祀粵軍之亂。總督提督以下戰死之將并五千餘人。此等祠名。支那處處俱有。要之皆不過爲君主殺人百而殺人千。君主勅令祀之耳。非果建功德於民。造文明於世也。

### 關內鐵道

北京城南。西山之黛綠。歷歷可指。乘鐵道東南行。過南園。渡楊村鐵橋。走白河左岸。自天津達塘沽。轉而東北。水漫漫如湖沼。有白鳥翔其上。右望北塘口塘沽之市街。渡北塘河。左向蘆臺。遙望北山之影。有胥各庄。地高廠。可想見唐山西林炭坑之盛況。自開平古冶鎮。北迫於山。入灤州。山脈盤桓。形勢頗雄。渡灤河。則山盡野闊。有昌黎縣鎮焉。

自此留守營、北戴河、湯河之風景亦頗可愛。再渡石河。達於山海關。高山後峙。海洋前橫。所謂天下之第一關也。

### 北塘口

北塘河入海之口。曰北塘口。在大沽口北三千餘里。與白河相對。爲海岸必須防備之要地。道光年間。曾築砲臺以嚴守備。後英國軍艦浮於北海。守臣更論海防不可忽。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請增加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之駐兵。然英法同盟軍侵入北京也。仍自北塘口上陸。以迫天津。犯通州。同治末年。李鴻章經營海口。築大沽之砲台。北連於北塘口。海岸防備。益加嚴密。乃庚子之亂。亦爲聯軍所燒。砲台兵營。皆夷爲平地。蓋人無愛國心。但恃器械地利以求勝。是必不能之事也。唯北塘口不僅爲海岸防備之地。且與大沽同在大河之口。爲航海與河運之要港。白河者自天津通州通於京師之運河。直隸之主腦也。北塘河者其水量雖不及灤河。而水流不甚急激。雖多曲折。不能大浮船。而小船能由塘沽蘆台。經甯河。通於豐台。且過寶坻。玉田縣。達於薊州。所謂薊運河。東陵餉漕之運津。多藉其便。近因新河而通於白河。可達天津。東通於灤河口。以

達海路。可航大洋。南則遠航芝罘。便利亦多。故河口船舶輻輳。帆檣林立焉。

北塘河上流沿岸之屬於薊州、玉田、寶坻、豐潤者。土地豐饒。物產充裕。水田廣多。民人富庶下。流甯河之屬漁鹽之利亦不劣於天津。而北塘地居海口。交通多便。故能吸收其富。而商業大見繁盛。其外沿岸土地。尙可開墾者。不劣於白河流域。故其屬有望之地。將來與白河口之流域。相並而益發達。實必然之事也。

### 新引河

自天津東南。有注於北塘河口之水。長百六十里。是爲新引河。係康熙三十四年所鑿。白河與北塘河相通之緯線也。二水相通。本始於明。明初自直沽海口以出海。北塘河口以入河。後因海運每有風浪之慮。天順二年。乃發軍夫萬餘。新開自沽至薊之河。長四十里。始得舟行無虞。海運以免。至明中葉以後。此河廢。海運亦衰。及清康熙三十四年。乃重挑開。自天津通於北塘。更溯北塘運東陵之糧。達於薊州。其後糧運亦廢。嘉慶十三年以來。僅藉運米之半額。由此河以送於薊州而已。

### 漕運之故道

現今直隸漕運之道。有南運河。北運河。惠通河。通於京通之間。大清河。運西陵之糶。北塘河。運東陵之糶。故其漕運之道。亦至不一。畿輔自古產穀。不能濟兵餉民食。勢不得不待接濟於他省。故漕運之事。夙爲開發。漢建安十一年。魏武帝開泉州渠。後習用之。是即今之薊運河道也。其後唐姜師度。始開平虜渠於薊州南。與魏武所開者。稍異其道。遼人因之。以通漕運。惟遼之運河。爲今紫金泝水。平虜渠則今之還鄉河也。金元多用海河。運則因遼之舊。元雖初開會通河。而岸狹水淺。不能多爲搬運。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其並海而通河者。自三岔河有三道。一自直沽。經白河。至於通州。一自娘娘宮。經運糧河。至於薊州。一自蘆台。經黑洋河。蠶河口。青河。至於灤州。以是觀之。漕運者不但通於白河北塘之水。且橫與灤水交通。使饋運相接者也。古之所謂新河者。非今之新河。樂亭縣志。新河在縣西三十里。夾於清灤之間。自雍奴（今武消）達於海。會於灤水者是也。自此渠廢。東餉遂由海道。風帆浪泊。時日無定。明明之新河。蓋口襲其名。而非其故道也。

蘆台在甯河縣之東北。北塘口之上流。火車自塘沽向山海關時。過北塘塘沽。其北望見蘆台之市街。有兵十餘營。與天津爲犄角之勢。作北塘口之後殿。實沿北塘河一帶之雄鎮也。爲古蘆台軍府所在地。俗呼日將台。五代時劉守光置之。爾來仍爲駐兵之地。其地如北塘附近。非泥濘水洳之鄉。高隆平濶。遠開田隴。近連鹽田。多魚蛤之利。交通之便。故市街亦頗繁盛焉。

#### 蘆台運河

光緒四年。李鴻章開掘唐山炭礦也。慮搬運之不便。架設自唐山至胥各庄之鐵道。更開鑿自胥各庄過塘坊。至蘆台。通於北塘河之小運河。歷五年而工始告竣。新造甲乙丙三等船各百五十艘。小蒸氣船八艘。謀搬運之便。其新開之小運河。長七十餘里。今石炭之搬運。有因鐵道之便者。猶有自胥各庄運河向蘆台者。蘆台以北之鐵道。沿此運河如拖一白帶於平蕪曠野之中。且常有三四漁夫。踏河岸之草而牽舟。雲烟彷彿間。遙望北山之影。靜弄秋色之趣。景致應照。真一幅絕好之畫景也。

#### 唐山

火車自蘆台而西北。不二時間。有童山三峯近聳。是即有名之唐山。周廻有數里。複嶺重岡。其東縈帶陡河。有泉數十道注之。相傳後唐李嗣源會兵屯此。立石城。高二百餘丈。基趾尙在。又後唐姜將軍有斬蛟之功。葬於此。後人建廟祀之。故其地即命名曰唐山。山有小洞。石色微黑。可充硯材。其南坡有高大烟突。危然聳出。是即唐山之炭坑。光緒四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准開辦。委招商局候補道唐廷樞。八月開工。翼年招集資本百二十萬。採掘之準備大成。自唐山至豐潤縣之胥各庄。長二十里。築以鐵道。更自胥各庄至寧河縣之蘆臺。鑿以運河。製造運煤等船。以通搬運之道。至八年。石炭掘出之數。漸漸旺盛。後津海道周馥。與唐廷樞協力經營。更通津沽鐵道。一時愈見發達。及後吳熾昌張翼之等再爲經營。遂見今日之盛大。而爲北清之一偉觀矣。

## 開平

開平在唐山之東北。明之中屯衛也。洪武中調於真定府。永樂元年移置於灤之義豐里。成化二年。巡撫閻焦。總兵魏永平。通判段璣等。易土城以磚。爲東西南三門。門各有樓。環圍九千二百二十步。高二丈三尺。今則城圯而只存遺趾。然西南一面。俯豐潤灤

州之平野。吸收其一帶之富。且依關內鐵道之便。西連天津。東越山海。通牛莊。北有通口外地方之陸路。東南有達稻地鎮饒地之大道。四通之衢。商業發達之地也。每五十日開一大市。二七日開一小集。財物豐饒。商賈繁盛。頗有爲此間一帶主配之觀。道光以前。嘗運輸口外雜糧於此。以補沿灤河各地之不足。故更覺繁盛。其後口外之糧。雖依灤河之運。上陸於灤州。而自唐山炭坑。西林炭坑等工業發達以來。開平之繁盛。實較前有優而無劣也。

### 榛子鎮

榛子鎮在開平之北方。距灤州西北九十里。爲京東巨鎮。當北京通滿州之道。東西門各設三重。市肆民屋環列。商業亦盛。此地背負羅家嶺。山岳圍繞。踞陡河之上流。菘牛河流其東。形勢雄偉。爲京東重地。金天輔七年。置灤州永安軍節度使。領縣四。鎮二。其一即榛子鎮。地形要害。於此可見。至明時亦爲東邊之巨鎮。

### 古冶

開平東北三十里。有市街曰古冶。人家此櫛。其南二十里。有小丘。產石炭頗多。是爲西

林炭坑。其炭質尙勝於唐山。其開掘約後於唐山十年。在周馥等督唐山礦務之時。初唐山產煤不繼。以此補之。其後需用愈多。盛爲開採。至今與唐山對競。其盛況可以想見。關內鐵道。至古冶有一支出於東南。是即通西林炭礦之鐵道也。

、開平之煤脈

支那人記開平之礦脈曰。自風山至古冶。從西而東。連綿約五十里。離山脚里許。有山根一道。與高山同去向。察其形勢。今之山根。即古之山脚也。多古煤井。土人時呼曰舊桶。近時開採者。亦數十處。在風山之頂。橫眺之。則山東西相連。勢如新月。入煤井察看煤層。則皆環拱而生。如古冶在開平東北。其煤層向東南而生。馬家溝在開平正北。其煤層向正南而生。唐山在開平西南。其煤層向東北而生。三面均自高而低。其煤量之多。蓋可知矣。

灤河

火車自古冶經雷庄停車場。至灤州車站。其東有巨流。是曰灤河。發源於蒙古。蜿蜒二千餘里。合四十餘支流。而東南入海。其各支流之流域。在今承德府屬。爲塞上一大河。



遼金以後。不止關係於歷史上者非少。滿洲勃興之際。西遼河與灤河之上流。實有非常之關係。犯邊之軍。常從此間道。進入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等處。以略人畜。苦明室。及天下統一後。當東部蒙古王入貢之道。介在祖宗蹶起之盛京神京間。爲畿輔屏藩。故更重要視之。且研究其上流地理與設備。亦非常發達。康雍年間。經營熱河。於西遼河灤河之間。興安嶺之南。設木蘭獵場。周圍千三百餘里。行秋狩。講武事。會蒙古各王。自古北口設十餘行宮於獵場。避暑山莊。周十六里。設於熱河北。供歷代各帝之巡狩避暑。其研究之詳。如高宗皇帝者。爲研究熱河灤河之源。特派探險隊。求其水源。考證辨別。其灤河與塞上至大之關係。概可見焉。 水源考略去

### 灤河之水運

灤河之水運。道光初。以梭形小船。運八溝之糧。委積灤州。鑿濟四方之不足者。故一時大見繁盛。咸豐以後。更下自流大莊河口。出於海。運滿州之糧以接濟。至此水運之盛。上下相同。惟其水量不及遼河白河。尙不能大爲發達。且河口沿岸。暗沙多而大船難入。自黃來者。在曹妃殿燈台之北。從臭水口以入大莊河口。達於劉家河口。西出者自

白馬岡。其間有魚骨岡、疙疸坨、南北蛤陀等暗沙。頗害水運之發達。然漁船及百餘石之糧船。往來無礙。不過出入時恰有蟻穿九曲之況耳。昔日灤河水運之盛。非今日可比。試觀諸歷史。元將軍那顧之倭蓋屯糧所。在今灤州南十里倭城鎮北。其遺趾尙存。形勢雄大。可見元時利用灤河水運之迹。其後水道不治。泥淤日塞。然雖不及昔日之盛。而其水運決不可侮。是識者所共認也。

### 灤州

灤州在永平府南三十里。茫灤河。下流通於樂亭。東界黎昌。西通開平古冶。城高二丈餘。周圍五里二百六十步。設四門。人口以三萬計。街衢縱橫。商業繁華。且灤河水運。通於上下。京榆鐵道。穿過南北。交通之便利多。故貨物之集散盛。實此間一帶之中心點也。形勢之雄。與榆關爲表裏。有制東畿司命之概。且與灤河相對峙。頗有可研究之價值者也。

### 灤州之形勢

灤州之地。山勢蜿蜒起伏。迴環拱衛。東縈灤河之急流。北限攢天之層巒。一綫鳥道。僅

通永平。雖現今鐵路橫行於西東。一川通運於南北。多交通之利。無險要之域。然試登巖山而一望。左見金山嘴之影。右據西林唐山坑之煤。西南俯瞰平野。遙認蒼海於漂渺之中。形勢之雄。位置之便。仍有氣吞幽燕之概焉。

以要害言之。東聯山海雄關。固秦王島之防。北結永平遵化。當口外交通之衝。南距海岸。雖僅百二三十里。而遠沙暗礁。到底有難於上陸之險。若自西雷庄放兵畿甸乎。則有破竹之勢。退而爲守乎。則十萬雄兵。亦難窺伺。狡哉契丹。自灤河上流。入關而先據永平灤州。固其根據。而後講進取雲燕之策也。明成祖亦智慮絕羣。故其舉兵據北京。略定通薊。攻破居庸懷來也。先轉眼於東方。以非攻取灤河一帶形勢之地。無以固燕都。乃於李景隆南迫河間之時。猶議北伐。出誘景隆師還。扼而擊之之策。適會遼東兵攻永平。遂馳救而逐遼兵。自劉家口徑越大寧。襲破之。降松亭關。誘執寧王。盡擁大寧諸戍卒而南。勢益盛。李景隆方攻北京。成祖自北而來。一舉敗之。使非成祖之雄略遠識。豈能於敵迫京北之時。無惶惑之態。而察灤河上下之勢。遂置重於此。以成北伐之計耶。成祖此策。固可決其必勝。以成大業。即其時萬一失敗。退而據灤州之形勢。亦可

以再圖恢復。於是成祖之識畧可見。灤州之形勢可知矣。

### 灤州之商業

灤州之盛衰。恆依灤河爲左右。遼金元各代。常開發灤河地方。故其時已稍見發達。至明徐貞明興畿輔水利時。灤州之屬。亦大闢墾田之利。西沙河東灤河沿岸。最稱沃壤。明末清初。灤州乃以農業之故。大見發達。殷富村舍相接。望惜天變地異。至今灤州發達之根源。竟不得已而一變焉。

初清朝之起自滿洲也。降西蒙古諸藩以爲藩籬。親愛之事。有加無已。蓋鑑於明遷口外三衛之失政。而大置重塞外之經營也。故多倫諾爾熱河。建設宏大之喇嘛廟。熱河又築避暑山莊。設禁苑。置都統官。後更昇爲承德府。使統平泉、建昌、朝陽、灤平、豐寧、赤峰諸縣。其地與內蒙古犬牙錯出。人口繁殖。土地開墾。惟有山林亂伐之弊。葱鬱深林。化爲平野。山亢而澤涸。遂使勢之所趨。上流之變化。迨及下流。大雨一降。河水氾濫。改其故道而侵食兩岸良田者。逐年加烈。蓋上流之山林亂伐。實爲下流氾濫爲災之原。此其故三五年即可實驗而得。況灤河上流。山林平野之開拓。已二百餘年。下流之氾

漲橫溢。又何足怪耶。境內各鎮庫。見於嘉慶年間舊志者。尙三十餘。今則不滿二十。光緒九年夏水橫溢之時。馬城迤東沃壤。數十里盡變爲平沙。居民昔之殷富者。今皆凋落。產穀不足以自養。斯不得不仰給於他省。於是灤州之農業衰。而有以商業維持市街之況矣。

灤州史曰。灤州之俗。賈之在本地者。十之二三。赴關東者。十之六七。瀋陽吉林黑龍江三省之北。無處不至。然雖遠賈。而其寓於外者絕鮮。每歲獲資。必歸以贍其家室。以補農業之不足。以此可見其行商之盛也。此行商與灤州商業。有至大之關係。灤州得盛擴張其勢力者。即在於此。物產寡少之地。雖曰無商業繁盛之理。而如灤州者。自灤河上流永平遷安。以至口外。物產衆多。貨物易銷。行商者皆依梭船之便。以通上下之運。夫既依灤河以圖商業之發達。則灤州爲商業貿易地而益赴隆盛。是自然之勢也。

### 偏涼亭

灤州城北數里。有橫山。其麓有灤州停車場所在處。曰偏涼亭。人家三四十戶。皆以旅館爲業。是灤州之碼頭也。下通樂亭。上溯永平。旅客輻湊。貨物山堆。今有英之印度兵。

及我之步兵屯駐。偏涼亭嘗爲康熙乾隆駐驛之所。有名之風光明媚地也。自橫山北麓。沿河經逼仄路徑而北。可至行宮所在處。宮下危崖削立。岩水湍激。崖上道路相通。有宮殿。殿後奇岩怪石。壓屋欲墜。山水風致。誠北清所稀見。其外研山虎踞。灤水龍翔。偏涼虛閣。橫井浮烟等。皆爲灤州之名勝可觀者。

灤州之風俗

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如天津爲多水之區。故民過於智而姦譎。北京爲多山之地。故民不及仁而迂謹。灤州者居山水之間。秉沖和之氣。故貌多野樸。不修文飾。其性勁悍。其語戇直。其行有圭稜。礪廉恥。尙節義。有勤儉從事之風。此鄉古生伯夷叔齊。今觀於此。而知其不足怪也。

支那各地。概有早婚之風。如灤州者。男女且喜於襁褓時而論婚。雖矜慎者必俟諸痘後。而過十歲以論婚者。蓋寡。貧窶小家。俟男女成立後始相訂婚者。只不過十之一二。故土俗無專司媒妁者。

其家屋亦與開平以東。京津間異。頗類似滿洲。覆茅覆瓦外。間以灰土代瓦。而平其屋

頂。謂之土平房。雖居城市者多住瓦屋。而其外殆無不住土平房者。均有墻。有籬。有院落。有豬圈牛棚。錯落安置焉。

### 山海關

山海關爲古臨榆縣地。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迴八百三十七步。土築而外包以磚。有四門。東西南各有樓。北門前有而今廢。樓高三丈。爲二層。東門上層有額曰天下第一關。相傳爲明蕭顯所書。繞城爲地。深三丈五尺。廣十丈。外有夾池。深廣半之。潛水四時不竭。東西共有羅城。東羅城外傳大城之東。高二丈三尺。厚丈有四寸。周五千四百七丈。有門一。城東則關門也。西羅城與此略同。人口二萬餘。以其爲畿輔咽喉。故屯重兵守之。有山海副都統。山永協標駐此以固疆域。且爲東通東三省之要衝。近年泰王島開港。以其有西通京津之便。故商業亦頗繁盛。

### 山海關之形勢

山海關踞直隸之東。爲畿輔之門。依山臨海。鎮於狹隘將盡之地。北則角山屹然而聳。

其後。峻嶺高峰。遠拖於素倫之域。東南則漂渺蒼海。極於天際。西則自神京入撫寧而來之道。有重岡複嶺。可以扼守。東則自遼東而來之路。一線纜通。不能驟用大兵來襲。若自甯遠邊外。從徑路以出山後乎。則巍然長城。東西蜿蜒而來。順山勢繞山海關。南折而傳於海。有九門口、黃土嶺、大毛山、義院口之防。若浮於遼海以襲擊乎。則海岸砲台。並列無數。秦王島深澳。扼於其後。若沿西南海岸。自黎昌而進乎。留守營之東。山脈蟠亘南走。金山嘴阻其進路。而北戴河、湯河、石河、廻環縈繞。非軍所利。各面以思。欲攻山海而取之。蓋非容易之事。真可謂天下第一關矣。然山海關雖可堅守於海攻之時。使不能遙鎖。勃海之口。固旅順之防。完威海衛之備乎。則終不足以爲天下重。今也。秦王島之海港。英國經營而蟠踞之。制山海關之主命。已有餘而無不足。是直隸東關之鍵。中落於他人之手。而燕與遼連絡之道。中斷於他國之人。此吾所以論灤州形勢。爲畿東重也。蓋山海旣不足恃。何若據灤州之險。北連永平。東結黎昌。下馭樂亭。不使山海關之敵。垂手而向燕地耶。山海之險。以勃海之口塞也。敵艦旣浮勃海。則海防雖嚴。而無灤州之援。其形勢。蓋甚可危矣。故曰。山海關之險。以有勃海與灤河爲屏障也。今



旅順。失。大連。割。威海。亡。秦。王。島。去。清。國。人。猶。云。山。海。關。之。險。要。真。愚。癡。耳。

### 臨榆縣之物產

臨榆爲山水之奧區。地狹民稀。田土瘠磽。非農業商賈之區。祇依山海之險。爲自古有名駐兵之鎮。試繙其地圖。每多何塞。何峪。何口。何汎等之名。使人起兵營陳地之感。惟爲通東三省之要衝。商賈貨物必經之定所。故貨物雲集。人口繁多。從而地利亦闢。物產亦繁。蓋天之分配其富。山少者水自廣。原少者林自多。如恒保均一之態焉。山海關有山有水。有川有原。原產雖不多。而石門塞義院口等處。皆產石炭。爲最有望之富源。無限之寶藏。石嶺黑山又其最也。今雖採掘無法。產量不多。而漸次發達。爲外人所爭慕。是必然也。

石門塞又產鐵。及墜壁之白土粉。染房所用之紅土。畫工所用之赭石等。而石灰之產亦最多。

木材則隨蘇各山。皆有松柏。山遠者多產大材。石門以北之山。更多有異樹。如榆椿。紫榆。苦臘木。報馬子。黑桐。榲等堅韌之材。惟民多逐一時之利。而切樹掘根。不講山林生

養之法。故山木愈見其少焉。

海產以鹽務之白鹽。秦王島之海魚。爲大宗。農產則多民間常食之粟。豆亦不少。有黃白黑青等諸種。芝麻蕎麥雖有。無贏餘可糶者。其外自石門塞驢馱而來之木炭。陸續不絕。沿石河湯河。牧於黃草之羊。千百爲羣。與貨車運輸不斷。如山堆種之毛皮。皆可語於山海關之物產也。

### 山海關之壯觀

遊山海關而不遊角山寺與二郎廟。斯不足與語山海之風光也。角山爲聳於山海關北方之一峻峰。山麓達頂。約費一時間餘。山頂有寺。俗曰角山寺。寺有道士三四人。寺前爲林。多檜、紫榆、報馬子、棗松等堅韌之樹。寺後則岩角草膚。與山環繞。登長城之壁而俯瞰。則山海孤城。落於脚下。傳於城從山勢蜿蜒傳來之長城。更越山頂。下平谷。過後山之巔。隱見於群峯亂嶺之間。以畫南北。西北之溪。則石山墜崖。松林罩日。繞山而出於平原。如帶而南流入海。滄茫之碧海。則一望萬里之外。自西南而浮出金山嘴。秦王島。近掩於東北。與金州之半島相對。其景之雄渾莊麗。真北清所稀有也。且海風。

飄飄吹人胸襟。豪然長嘯。天地爲濶。目覩此偉大長城之紀念。遙想北胡與中國歷代關涉之迹。近念明末與清初。漢滿之史。每令我感慨難措焉。

聞之寺僧。角山寺雲霧聚散不時。或半山大雨。而其上清明如別一天地。每朝自山頂俯望。曉日。其初出海也。紅雲四擁。恰如蓮座。日升則座沈。其景致絕妙。角山寺亦曰棲賢寺。有觀音大士殿。其東廂爲明蕭顯讀書處。西院有角山精舍。爲明詹倫書榮讀書及晚年之遊讌地之。今改爲關帝殿。東巖又有經畚別墅者。鄉人講學之所也。

### 山海關之仙境

二郎廟在角山之西。首山之巔。高不及角山。有岩層而無樹。石河自北來洗其西麓。白帶而南。委蛇過山海關城。入於海。兩岸荒蕪平野。人烟稀疏。陸盡海近。則一碧萬頃。水天相連。回顧北山。則攢摩天際。開瀾雄大。山海以西之郊野。亦歷歷可見。至廟後有老數株。自岩罅長出。危岩峭立。怪石相違。薜草如髮。苔花如毛。而緊貼其上。直下千丈。則石河之水。北來一轉。灣曲而入隘道之中。對岸之山。則屹然壓頭。崎而東走。與角山側面相睨。崖上則老樹蒼鬱。繁於谷間。與斷崖巨岩相反。深溪則白沙玉堆。碧水曲折。激

湍之聲。奔瀉而來。嶺岩角。匍匐。默而聽之。疑似陰雷。驟雨之鳴。和山籟而奏天樂。緩急清濁。調和之美妙。真使我耳聰神爽焉。俯觀溪水。則觸石而龍跳。碎岩而散玉。瀦而爲淵。成洄游螺紋。清素之水色。奇拔雄雋之山態。又使我目明心淨。覺此幽邃深奧。清逸奇峭之趣。真不啻神仙之鄉焉。

臨榆之風景

角山登臨。不僅可觀二耶廟之風景。即臨榆之風景。亦多可探焉。海岸澄海樓。爲乾隆駐驛之所。風景之美。吟咏者前後不絕。其外秦王島之海歌。聞於盛夏。金山嘴之風帆。眺於三春。美女墳之飛雁。翔於秋後。茶盤高冠諸山之四時陰崖。照耀積雪。及榆關十四景。石門塞八景。蟠桃峪停雲等。皆臨榆之景色。北清之所稀有也。

山海關之風俗

訓化於山水之氣。而常出英豪之山海民情。果何如耶。吾以爲頗類似我國之民風。詹榮論曰。山川所限。風氣必鍾。漸而清之者。人多負氣任俠。慷慨激壯。猶席易水之遺烈。士習詩書。談氣節。少所讓可。農瘠土寡獲。甘受苦。分省約。工之良計。是洞觀山海之民

俗者也。山海承邊鎮屯衛之舊。人情以激烈相高。平居事角抵。習武技。疎於文。禮活潑。勇悍。廉恥自勵。大異京津之俗。而多慷慨任俠之士。近如馬某。即其證也。試觀臨榆縣志之人物傳。如此類者。更難枚舉。雖或因於時。而文武盛衰不一。因於人。而職業事功各異。而其天稟之性格風習。總覺不甚相違也。吁。以清國現在之教育風尚。而山海關獨能存如此之氣質習俗。可愛哉。山海關之民風也。

### 關政

古者爲關禦暴。所以限內外。固封疆也。山海關依據山海。拱衛神京。東通三省。遠接朝鮮。洵畿輔之咽喉。兩都之鎖鑰也。邊疆商旅。下國共球。往來出入。雲集波駛。難保無奸民混迹。而販例禁之物。故嚴盤詰。重征取。亦所以重國謀。而昭法守也。鎮守山海關者。有副都統。總理關務。兩翼協領。交代稽查。佐領防尉。驍騎校等官。交班值日。山永協標。中軍都司。與城守營把總。協同盤驗。凡商民之出關者。具呈狀於臨榆縣。以受票。票上註明本人姓名。籍貫。年貌。及以某事至某處。並記簿存縣。以備稽查。商民至關呈票。受驗無疑。乃出。其入關者。檢該地方官路照。乃使入。關禁爲東珠。人參。貂皮等類。凡偷

過關者。罪送刑部。貨物由副都統送內務府。載貨之車馬。賞給拏獲之官兵。私販禁物等之罪犯。交臨榆縣審問。正律。貨物入官。載貨之僕役。知情者沒官爲奴。不知情者給還原主。蓋滿人入關以來。雖似關外無可防之敵。而其土地既禁漢人移住。森林亦禁漢人採獵。使不於此嚴加稽查。則滿洲茫茫萬里。將何從而守。視耶明之置重山海。所以防滿洲清之置重山海。乃所以防中土時移勢易。每令人不禁興亡之慨焉。



## 第四集

### 北清之風景

航行勃海。周遊燕趙。觀其風景之寂寥。每不禁回念我國之感想。是蓋盡人所同也。其在我國海灣也。則山光島影。青松白沙。明媚之態。歷歷映目。國內也。則山村水郭。花笑鳥鳴。融和之氣。四時如春。翠黛之遠山也。則麥圃青青。一望上崎。淡雲如霞。烟林盡所。而且春水洋洋。時流不息。白帆飛於野外。雲雀囀於天空。景致遞轉。使旅客半日之行程。觀海望山。俯平野。渡河川。覺奇岩佳木。芳草百花。觀之不盡。而歎沿途天然之佳絕者。是非北清所能見也。海陸河山。俱不能呈一多變化。多趣味之絕好風景。居此落寞之天地。如何能不覺其可憐耶。

勃海之水雖怒。而不能呈一狂濤翻山掀地之偉觀。煙臺、秦王島、金州半島之海水。雖能發揮內海之景。而不能觀一浩浩蕩蕩大洋之面目。若畿輔之地。平野渺茫。矚目天際。行數日而不見一山。望林陵而難得一所。人煙稀少。花鳥無覩。尺河水流於叢葭間。

紆餘曲折。雖少添一景色。而其單一而無變化。自塘沽至北京。真能使旅客惱殺也。由北京向正定。有大行山蜿蜒於西。或遠或近。山態雖無變化。然於大體仍只接同一平坂之景。不過較之於彼。稍足悅眼耳。惟搭關內線自塘沽至山海關時。至胥各庄。爲平蕪之地。水澤之鄉。而望唐山炭礦一帶。則山近而丘陵多。綠樹之間。人家點點相映。車窗之外。山峯歷歷過目。且灤河之上。風景如畫。偏涼亭邊。奇岩磊落。昌黎山態一變。劍倒筍立。北戴河邊秋色。更覺可愛。榆關登眺。是爲北清一偉觀耳。

御河橋上大液池之波光。萬壽山下昆明湖之煙柳。是固一明媚之畫景也。蘆溝橋之曉月。天高色皎。照映西山。白河下流之兩岸。平衍漠漠。蘆荻露白。海風吹孤舟。秋月照千里。是固一清爽之幽韻也。羅猴嶺上。俯瞰幽燕。山海城頭。瞻望渤海。是固一雄大之觀。使人起絕大之感者也。居庸古北之險關。薊州盤山之懷古。是固一遊覽多興之所也。灤州風景之奇峭秀矯。保定鷄頭水邊之春雨洒灑。以及金山嘴之夏。塞外之冬。是固一天然美妙之鍾粹也。惟其花木概少佳麗濃艷之致。流水概乏玲瓏透徹之色。山岳概無翠松杉檜等常盤古本之蔭。山則禿裸。水則黃濁。林丘阜陵。亦不多見。山海關



石河雖清。亦只其一。此吾人遊北清者。盡感其風景之寂寥而失望也。

且不僅風景寂寥。使人有不愉快之感也。以水蒸氣稀少。空氣乾燥之故。雪雨缺寡。土地疏鬆。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所謂蒙古風。即朔北之強風者。幾無日不捲地吹來。風起塵埃必飛。濛濛障目。甚或如烟雲罩空。天色爲之昏黃。晝日爲之暗淡。而其風又帶一種臭氣。使人鬱悶。真在想像之外也。

北清人普通之嗜好與思想。滔滔墮落。無愛天然風景之感念。亦無樂花色月影之雅懷。更無爲尋山紫水明之佳鄉。而費一日行程者。居常屑屑於人我之利慾。花月雖好。無餘裕賞玩之興。郊外楊柳雖青。無優游訪春色咏融和之暇。彼等者。殆皆風景之繼子。送荒寥寂寞之生活。與風景若莫不相關焉。嗚呼。不能樂天然之風景。觀天然之文彩。聞天然之詞聲。音樂則清高之人心優美之感。情無從發舒。而養育之興起之。幾何不日沈於泥土中。而次第卑污耶。北清人今日之墮落。其天然風景不能與之以感化。含養慰悅娛樂。是亦大有力焉。

### 北清第一之美園

北清政教風土記

北清風景落寞。終非接觸明媚風光之我國人所能耐。是前所言也。然亦有一美園。不可不知也。北京西山之景。幽邃閑雅。雄麗而缺河海之水。保定真定一帶。有山有水。山奇拔。水優美。而無湖海之觀。天津爲多水之鄉。雖有湖海河流之觀。而無山色可望。平野茫茫。只平淡輕妙之致。灤州有山有川。山多樹林。水浮風帆。配置之妙。雖與前者異致。而山水尙嫌黃濁。獨至山海關。山則奇岩多樹。水則清澈可鑑。勃海之大。長城之雄。島影波光。天然之美。無所弗備。殆與我國風光相似。真北清第一之美園也。

## 北清之天候 風與塵

北清之天候。極寒與極暑。殆有占領全年之勢。溫暖之春秋。時間極短。有自裘衣直換葛服之急變。曇天雨天極稀。唯面勃海灣之海岸。比內地稍多。其他殆無不苦旱。而風與塵者。北方支那之名物也。其土地乾燥。如自去年八月至今年四月不雨之事。毫不足珍。故朔風一到。浮塵滿都。萬丈黃雲。飛蔽天際。砂土襲入室內。堆積杌案。蓋風之日。即變爲塵土之北京。雨之日。即變爲濘泥之北京。及雨後三日。風息塵止。天清雲遠也。復變爲惡臭之北京。北清代表之北京。既然。其他各處。當無不然。到底北方支那。風與

塵不能除也。

昨年夏，蒙古襲來之風。二日間吹吼不絕。黃塵蔽日。晝色爲黑。街頭之人家。皆至點燃燈燭。其時恰爲我公使館附武官青木中佐之送別會。吾二人乘人力車，赴餘園會場。途次觀此奇景。驚異難置。檢時表。不過午後二時耳。未幾電光一閃。迅雷振轟。驟雨大來。衣袴盡溼。察其雨痕。如黃濁之泥。抵餘園門前。見友人之服。泥痕斑斑。印滿外衣。雨後庭前樹葉。亦悉呈泥色。於是始盡知其爲降泥雨。蓋空中飛散浮遊之塵埃。一遇雨而化爲泥雨。不足怪也。唯世界降泥雨之地。北京外恐無其配。其風力之強烈。塵埃之廣多。不可見乎。

#### 直隸之風俗

予歷觀畿輔一面之民俗士風。得大別爲四。屬灤河系者爲東直隸。屬大行系者爲西直隸。屬燕山系者爲北直隸。屬白河口系者爲南直隸。就四大中心點言之。則北爲北京。南爲天津。西爲保定。東爲永平府。而北京與天津相近。永平與保定相似。而稍有異點。北京人寬厚樸茂。重虛禮。柔順而無活氣。且頗覺怠惰。天津人輕浮惰慢。重私利。有

輕生好訟之風。永平山海關邊。其民雄悍重禮義。勤儉廉節。保定之俗。亦勤勉素樸。易激慷慨之情。有以氣節相磨勵之風。務農桑。活氣滿溢。加之無天津之客氣。與山海關之俠氣。北京之惰氣。質實厚重。大有自重之象。蓋直隸之俗。保定爲最高。山海關次之。京津乃爲最下耳。

北清之樹木

北清以土地鬆疎。寒暑遙差之故。樹木花草。自有異于我國。其最多者。即楊柳。海岸附近鹽鹵之地。平衍沮洳。一望不毛。數里間青草如氈。只稍有楊柳之樹。再進則有桃李。有榆槐。至北京則槐樹最多。頗有尊爲國樹之風。榆棗椿次之。松柏樅檜。多植於寺觀社祠。修篁則杳不能見。西太行山脈及山西之山中。產松、柏、杉、檜、榆、栗、胡桃、等樹。自燕山脈迤東。接於滿州諸山。多木質堅韌之樹。若黃松、檜、楓、樺、杉、櫟、柏、梓等類。永平府東之黑桐、楮。山海關邊外山中之報馬子、紫榆、苦蠟木。山東省之桐。皆爲有用之材。興安山及五台山。多落葉松。塞外有曬樹、六道木、夜亮木、明開夜合等奇樹。概言之。都市無我國梅、櫻、桃、李之花木。只有庭前之老槐。郊野無我國蒼翠陰森之山丘。只見

田。畔。之。楊。柳。深。山。幽。谷。縱。有。松。柏。杉。檜。等。建。築。之。材。而。爲。數。極。少。故。近。古。以。來。建。築。材。木。多。仰。給。於。南。方。近。今。數。年。滿。州。森。林。禁。弛。又。仰。給。於。滿。州。然。山。林。之。利。終。覺。未。普。也。北。清。人。日。日。所。使。用。者。薪。炭。極。稀。烟。炭。極。多。害。衛。生。污。房。屋。所。不。恤。也。

### 北清山林考 其一

山西之五台山。西山之潭柘接待兩寺所在之馬鞍潭柘山。老樹翳鬱。頗見繁夥。灤州及山海關之山。松柏矯矯。穿岩角而躍。亦見榮暢。若塞外之山。鬱鬱蒼蒼者。更自不乏。予始見北清之山。悉禿身裸體。不生樹木。岩層磊塊。毫不蒼潤。以爲是天氣使然。不能不異於我國蒼翠欲滴之風景。及遊觀西山及盤山以東之山。乃始疑燕山太行。固非生而禿裸者。翠黛其髮。潤澤其膚。豈真不可能之事乎。

自此古之燕山太行。皆不蒼鬱繁榮之疑問。乃一度湧吾胸中。而得發見山林禿裸之原因。愈益追想昔日之森林不止。蓋人事之變。亦可藉天然之變。以類推也。

### 北清山林考 其二

人文之沿河繁殖。開拓平野也。其繁殖力必漸次向上流以開伸。自游牧而農業。既農

業矣。必無不採伐山林以利用者。然天之利源。固由人之力以開發者也。天之利雖生生不已。若無人力以養之。則亦有時而罄盡。故孟子嘗觀破官吏衆庶。不知其理之弊。而論經濟之術。講休養山林之道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誠哉是言。惜支那人。口誦之而不能心味之。官吏不施保護之法。庶民庸愚。走近利。昧遠圖。不知休養之道。遂使極力亂伐。藉山日顯。加以北方氣候寒烈。發育遲滯。故樹林凋萎。竟達極點。而呈今日之童山骨岳。是一因也。

雖然。使稍知休養之人。則藉山豈不可轉移。乃樹根生蘖。春芽初綠也。驟清之地。畜牧甚盛。復以無數之畜類放養于山中。牛羊騾馬踏青草。嚙新芽。一過無餘。而山林更不可問矣。是又一因也。

山間之民。其林衰而其產式微。不得不足於外。於是或掘樹根以爲炭。或墾山地以爲田。石田擴拓。山林衰落。宜此宜彼。在所不計。是又一因也。

以上諸因。觀於滿洲及塞外未大發達之地。而樹木盡皆繁盛。即可以證焉。然滿洲塞外諸山。老大之松杉櫟檜。樹樹磨擦而發火。遂使山林火起。延燒遍山。是亦山童之一

因也。由此諸因。余乃得推見北清元山之所以元焉。

北清山林考 其三

如上所言。北清古之多森林。果有實證乎。余不幸未能廣搜諸書。多與證據。今祇依二三紀事想像以言。例如隋煬帝征高麗也。百萬船艦。浮於永濟渠。集於涿郡。其時之河道雖不明。而通鑑云。諸軍凡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十萬。其醜連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胡三省註。薊城南。桑乾即今蘆溝橋下之水。以此察之。是若由桑乾河者。唯桑乾今日之水量。果得含三萬舳舻而集涿郡乎。頗爲可疑。吾意隋時永濟渠至涿郡之河路。決不能如今永定河之狹小。當時桑乾之水。比今日弘大。蓋其發源以下之地。沿岸山林繁茂。水分常充。故也。

今也山元林枯。河水常少。而大雨一降。忽然膨脹。諸水流汜濫橫溢之害。蓋十百倍於昔日矣。是豈非發源地水分含蓄。飲乏之證乎。百餘年來。潦河每當夏秋大雨之時。汜濫爲災。下流兩岸饒腴之野。盡被侵蝕。是蓋上流之塞外熱河各屬。林政荒廢。荒田增

加最適切之結果明顯之證驗也。

山西之應州。其古寺有一寶塔。建築於數百年前。盡屬木造。其木多類似落葉松。以其巨大推之。當時附近山中之樹木繁茂。堪資利用。蓋可知矣。聞某工學士言曰。五臺山爲落葉松之產地。今尙有數百年之老樹。蒼蒼如龍。則北清一帶之山。其始皆老樹森森。又何容疑耶。

又古人紀行詩文而見於咏詠者。今則一變爲禿元裸山。不能見其面影。是亦人所能知。支那所得實驗者也。且檢其山岳丘陵之地質。並非不宜樹木之發育。予於是益不能已於昔日森林時代之想矣。

北清山林考 其四

予嘗較天津與北京之雨量。其距離雖不過二百餘里。而北京迫近西山。河流寡少。天津臨滄白河。密邇海岸。地勢相違。故水蒸氣厚多之天津。其降雨自多於北京。然湖海之傍。多水之區。雖降雨自多。而降雨關係山岳。森林者亦決非少。其山常樹木蒼蒼。其野常青草繁殖。則山身潤而原土涇。雨水一降。自能含蓄其水。不使一時悉漏漸次。



而下河流無急漲之患。氾濫之憂。上流有蒼潤蘊奧之氣。以放散水氣。調和大氣。故水源不枯。雨量適合。而嘉谷時告饒登。北清之山。無繁茂之樹林。缺鬱勃之氣色。森林盡而原野墾。童山與石田相連。只見平沙漠漠之曠土。其結果水源不能涵養。河流常多狹細。大雨一到。其水一時氾濫。傾注遂成氾濫之災。而數日以後。乃復化爲細流。小河致居常水量少。水蒸氣薄。土地乾燥。水田化而爲陸田。陸田變而爲荒土。山林之盛衰興廢。其與土地氣候物產等。以偉大之變化。以影響於人間者。蓋非少也。研究北清而尋其山林之跡。察其現在之狀。必不可不以此爲將來重要之經營。故余敢係此疑以質識者。



# 附錄

## 第五集

### 灤河之三大事業

日英同盟。新爲成立。吾國民不將乘此氣運。大有所經營於清韓乎。當此時所可最先注意者。實在事業之撰擇。故以下聊就將來有望。而且信爲有利者。撰述所懷。以供我國人之覽焉。

竊謂灤河三大事業。爲我國民當選擇之事業。三大事業果爲何乎。曰灤州之開市。東畿鐵道之布設。及灤河口之築港是也。

### 灤州之開港

灤河昔爲濡水。歐陽修所謂出於岩山者是也。發源於直隸蒙古之山中。延長二千餘里。注於渤海。北清三大河之一也。其流域廣大。與白河相伯仲。惟貫行深山幽谷間。少舟楫之利。且因治水無法。氾濫特甚。從來只目爲有害之河者也。

灤河源遠流長。沿途糾合幾多之水流。下山至永平。其勢益急。汨汨然奔馳平原之處。有一市場扼之。是爲灤州。今試先就灤州而論之。

余嘗自天津向察州。考察沿路之形勢。從天津至蘆台。雖爲沮洳鹽鹵之水鄉。而自此地勢漸高。至胥各庄。即可望見山脈。其處地味乾燥。陸田茫漠。至唐山。山漸近。至古冶益近。至雷庄停車場。鐵道彼山脈橫斷而南。劃西南之野。至灤州。則峰巒盤回起伏。灤河東流。巖山南峙。橫山北聳。群峯後列。要害險阻。實有扼束畿一帶咽喉之勢焉。

自軍略上言之。雖得山海雄關。無灤州永平以爲輔。則扼敵之勢。亦極單弱。灤州者防備上之前驅也。此前驅利。則自雷庄進兵。以破竹之勢。蹂躪幽燕之野。蓋非難事。即令受敵逆擊而不利。則退而防守。亦甚易。蓋所謂吾有南下之利。敵無北犯之勢者也。

頃日讀海防篇。發見如左之文。益信吾觀察之不謬。其文曰。灤州控臨榆。索疆翼蔽畿甸。負山濱海。號稱形勝。契丹置州於此。以厚榆關之防。而聯絡營平。遂拱手以取幽燕。其後女真復襲此跡。而宋室爲之靡爛。嗚呼。灤州者固中外得失之機也。州城北五里。

有風光如畫之地。曰偏涼亭。爲灤州車站所在之處。灤河舟楫碇泊之所。船舶輻輳。帆檣林立。靠岸有旅店二四十戶。四時旅客充塞。喧噪無比。蓋實灤河上游下流之利害。相疏通補足處也。

州城人口三萬餘。鐵路西通津京。東達營榆。陸路東南通茨榆陀。西達開平。西北達榛子鎮。水路北通永平遷安。東通黎昌。南達樂亭。洵水陸四通之地。貨物集散之區。將來大可發達之市場也。

灤州之屬。東南多水。西北多山。雖山無鬱勃之氣。水多汜濫之憂。而西南倚城稻地鎮地方。土沃民富。產大豆、麥、落花參等不少。唐山西林。大產石炭。梅山出白堊。北方富石材。且自上流而來之獸皮、木材、藥材、紙、木炭、蕎麥等類。皆必經灤州。而始得輸出牛莊。煙台各處。今若於灤州開港。則從來東經牛莊。西通天津。輸出外國之口外物產。直集於中央之灤州。是必然之勢也。若灤河口之築港告成。灤河內之水運大開。東畿鐵道之敷設工竣。則其貿易繁盛。可期而待也。

灤州商業之最繁盛者。爲谷店。而其行商者。十中六七。皆至東三省各處以營業。故輸

出品少。輸入品多。即可知灤州開港。非輸出之港。實輸入之港也。輸入之品。次於谷類者。爲綿布。是販路最廣者也。其次爲洋火、捲煙、磁器。再次煤油、砂糖、玻璃等日用品。銷路亦皆不狹。我國民苟利用彼雜糧輸入之盛。而握其灤州之航運。要求彼東畿鐵道之利權。而振我北清之商業。則逐鹿中原。庶有濟乎。且口外利源未闢。寶藏殊多。而灤州者。又我商民出口外唯一之間道也。若以口外利權爲俄國之勢力範圍。而不圖伸長我一步之事業。是吾人所斷不取也。吁。灤州之經營。非但局於灤州已也。實我勢力擴張於口外。充布於蒙古之端緒也。

灤州爲古之孤竹國。今尙有其遺風。人民皆朴野。慇直。勤勉節儉。不事文飾。而勁悍重廉恥。與天津逐魚鹽末利。偷安輕浮之俗。大異其選。而對我國之感情。果如何乎。亦不可不爲良好。此處與滿州有密接關係。日清戰爭以來。夙耳我國武勇。有感慕其政教之傾向。此次拳匪之亂。又聞我軍號令肅嚴。秋毫無犯。獨能奏拔羣之功。且實際目覩其駐屯軍之規律態度。故更加一層之感服。而有欣欣向化之心。蓋支那自滿人入關後。人民自立之念。摧挫已盡。中心蒙蒙。只知求善我者以擁戴之。而國與種固不深計。

也。

灤州外交之關係。亦極稀少。日清戰爭時。除海岸劉家河屯駐一小部隊外。別不起何等之關係。惟前年義和團之亂。波動此邊。俄軍於停車場附近。大爲掠奪。其後英國亦改民家爲兵舍。使印度兵屯駐。我國亦爲保護鐵道。使一小隊駐焉。

其地味含砂而膏腴。恰似我國利根川沿岸之桑田。地形高隆。有山。有川。有隴畝。有森林丘陵。風光明媚。爲北清所稀。康熙乾隆。數東巡而駐驛吟咏。且建以行宮。行宮之近傍。兩山相迫。挾灤河之流。奇岩疎立。斷崖千丈。鬼斧神功。妙不可言。山身皆岩石。稍被蘆草。樹木雖乏鬱蒼之靈氣。而氣候寒暑不甚。頗適於人之健康。

總之自政治上觀之。灤州之盛衰治亂。足以影響東畿一帶之安危。自軍略上觀之。灤州之形勢要害。足以左右山海之強弱。宰制燕雲之主命。自財政上觀之。三口之輸出入品。水陸之諸運搬物。灤州亦直得吞吐之利益。故我國爲此開港之經營。一面當增進其政治軍畧上之勢力。一面當擴張商權。用意三口外之事業。一面當於東畿一帶。得監視列國舉動。外交方針之便益。且灤州與滿洲口外。俱有密接之關係。立足於此。

俄國之動靜。又最可間接以洞察焉。

灤州開港。由上各方面觀察之。我國着手經營之爲必要。可以見矣。此經營如德之膠州灣。俄之大連灣。英之秦皇島。俱有重大之關係。世人勿徒感余言之過大也。試靜翻地理與歷史。其勃海灣之有關於盛衰者如何。勃海與直隸之關鎖。影響於歷史地理者如何。明直隸與灤河之關係如何。灤河與滿州及北直隸現在之關係如何。則灤州之經營。爲將來必可大成之事業。當知其非空論也。

或曰經營灤州。對於英之秦皇島。有殺其繁盛之感。難保無英之反對。是杞憂也。英之經營秦皇島。在其爲不凍之港。豫測冬期可以繁盛。欲以此移轉天津牛莊之利權者。也。其勢力以橫延爲主。我國經營灤州。築港河口。敷設東畿橫貫鐵道。自無以凍港沮。礙其不凍港之憂。且我國目的。在商權之縱延。與英之希望橫延者。毫無窒碍。秦皇島雖有橫延之增長力。必更無縱延之餘裕地。彼力向西。我力向北。互相扶持。以擴張商務。友邦之義也。英亦何苦而妨我之經營。耶。吁。言念之餘。竊望我國之着意經營。而不能止也。



### 東畿鐵道之敷設

與北清最有關係之我國。雖以時勢所迫。不得不獨營灤州之開港。然使但任航運不利之灤河。不別修交通之機關。不僅我商權不能擴張於灤州也。且徒助秦皇島之繁盛而已。於是東畿鐵道。必不可不施設矣。東畿鐵道者。起點於灤河本流之口。一直線北行。走口外。達平泉州。直隸縱貫之鐵道也。假令自灤河口之甜水溝棧房起點。北行過樂亭縣東北。由馬城鎮達於灤州。爲第一段。則此段共二百餘里。工程費用。時日。皆可不多需而敷設告峻。其外自灤州經永平。遷安。渡灤河。至三屯營。當爲第二段。自三屯營北至澈河店。再渡灤河。出喜峰口。由寬城至平泉州。當爲第三段。二段與三段。其里數不甚相差。而敷設之難易。二段當難於一段數倍。三段當更難於二段數倍。

此工程浩大。經費不資之東畿鐵道。敷設之果足爲有利有望之事業乎。是頗可研究之問題也。惟以予所見。東畿鐵道者。決非無利益之鐵道。實前途大有希望之鐵道也。試觀灤河上下之旅客繁多。喜峰口。潘家口。桃林口。出入貨物之充斥。即可知東畿鐵道者。非空車運轉之鐵道也。吾雖不能將灤河與三口來往出入之詳數。細報我國。然

吾之言。亦決非座上虛談之謬語。實見者自當同許矣。

東畿鐵道。不但完成灤河上之交通機關。可得此間之利益已也。且於北清爲我國鐵道之一大母線。而可發生許多子線。使此子線者。有重大之利益與希望。與母線相挾而植偉大之勢力焉。諸線旣敷。則灤州爲各線之主腦。繁榮之中心。我國商業工業之勢力確定。是必然之勢也。今試舉重要之支線如下。

第一曰灤張線。自灤州起。西北至沙河鎮。西行經豐潤、三河、玉田、通州、昌平。出居庸關。達於張家口。是次於東畿鐵道應急設者也。且此線自宣化分歧。更可生第二之山西鐵道。由大同南下。而蒞於黃河。

第二曰灤蒙線。自東畿鐵道之寬城起。西北行至熱河。自灤平再西北行。過豐寧。北達於多倫諾爾。此線分歧可生第五線。即自灤平入古北口。經密雲。通於北京。爲熱河北京間線。

第四曰灤滿線。自東畿鐵道之終點平泉州起。東北行達於建昌朝陽。此線分歧。可生第六線之朝陽牛莊間鐵道。自朝陽至義州。東行通於牛莊。更可生第七線。自此達於

### 朝鮮之義州。

以上東畿鐵道聯屬之七天子線也。此七天子線之敷設。雖決非容易之事。余則極以爲利益深遠。而不可不急設者也。我國之商工業。擴張於號稱天富之南清。及揚子江沿岸。固爲急務。而其如列國競爭之多何。湖南汽船會社雖立。足以慰人心。而其如河運之不能獨占何。若北清之野。雖不如江南之豐饒。然決非如我國民所想像之赤土也。從來未觸世人之耳目。而足爲口外無上之富源者。如熱河之金鑛。平泉之雜穀。建昌朝陽之炭礦。到處生產之獸皮。皆決不可等閑視之。俄國夙注目口外。赴此地以探探礦山。視察商情者。絡繹不絕。近來如鐵道之探視隊者。更群然旅行。雖其志不在小。然以外諸國。尙未染指。英國亦早觀破直隸之蘊蓄。夙即着手。故今也。據秦皇島之一隅。以擴其商工之利權。然長城南雖有英。北雖有俄。我國若銳意以圖我商工之擴張。則於直隸滿洲。英俄終非我敵也。

北清商工業之先導者。鐵路也。故北清鐵路之敷設。又頗多競爭之點。前俄導法以強求唐山張家口間之鐵路。清將許矣。英急起而反對曰。北清鐵道雖少。我國有參與之

權。迫清廷不得承諾。暗鬪默軋。極難形狀。總之。我國民能知北清之鐵道與南清之運航同爲有莫大之利益而急經營焉。是所望也。北清所以爲荒漠瘠確之鄉者。是人爲也。非天成也。試翻林文忠之水利篇。馮桂芬之治田論。以及畿輔之通誌。自無不知北清之爲有望也。況當此列國以鐵道經略支那之時。我國乃無尺寸之鐵軌。敷設於支那之領土。豈非一可憾可憂之事哉。幸今也。英俄相競。我國當急告清國曰。爲保全清韓領土之故。日本必不可不於直隸設二三條鐵道。以便在滿州蒙古境上。監俄人之舉動。不使其擅逞野心。又當勸告俄國。直隸鐵道之敷設。有害均勢。必乎不可。一面再告英國。我國敷設鐵道於北清。日英俄三國之均勢。始得平允。如是。則英當許我。俄難拒我。而清國可以不問矣。吁。我國於北清無一線之鐵道。將何恃以擴商工利權。求鑛山掘探。而張帝國之勢力耶。

且俄固欲延長蒙古鐵道。衝北京以危支那者也。固欲延長滿州鐵道。至熱河以奄有幽燕者也。我國對此野心將成之計畫。鄭重以宣日英同盟之誓。而爲正當之防備。當然之義務也。然勿謂滿州問題解決。即爲日英同盟之成功。須知欲握支那之利權。不

可不保全支那之領土。欲保全支那之領土。必不可不設一鐵道於北清也。

總之我國欲經營灤州。雖有如何之障礙。如何之艱難。而東畿鐵道與口外鐵道斷不可不設。其外有利益之支線。亦不可不預圖附結。而河口築港。河運轉輸。皆漸次經營。使灤州遂爲水陸之中心。北清之大港。蓋無可疑也。

### 灤河口之築港

灤河之經營。在其河口之築港。固也。然灤河如同白河。其入海之口不一。有劉河口、清河口、胡林河口、野豬口、臭水溝口、浪窩口、南灤河口、灤本流口等之分。河口皆沙堆淤塞。水量稀少。現通航運之胡林口。雖可直上樂亭。達灤州。而其口沙泥亦多。通大船極形不便。南灤河口即老米溝口。水量多。堆沙亦較少。築港稍易。亦不可知。惟以余觀之。其水勢與胡林口同。且一直南下。難免汜濫之憂。與沙堆填塞之患。最北灤河本口。水量不甚少。河流彎曲迂迴。頗足以養水勢。而海岸沙堆。亦不甚多。築港自當易。後施治河工事。合支流於本流。深河道。防滲漏。則水自無急激之憂。而河運可以大盛。故余以築港於本流之口爲便焉。惟築港爲專門之事。非詳查其河流河岸河底者。斯難斷

言其可否。今可自信者。無論築港何口。海上有事。可不數時而避諸秦皇島。與白河口同其便耳。

天然不利之灤河口。終難望如英俄德諸港之完全。只置重灤州。使得爲大沽船舶之接應足矣。河口當收買土地若干。以爲小船船上陸之點。市街、棧橋、倉庫、道路等。亦不可不完全設備。以資港口之利便。

灤河口之築港。雖難望完全。而能得船舶碇泊之所。則直可浮無數之小蒸汽船以從事。即上流不能行小蒸汽船者。亦可用拉船。溯至永平遷安。運搬以接濟。是固灤河築港第一先得之利益也。

灤河之築港與水運。欲望其完全成功。不可不待於灤河之治水事業。是最緊要之問題。而亦至難之事業也。灤河每年氾濫。侵食良田。衝沒穀禾。人民凋落貧困之慘狀。愈演愈甚。而地方官掩飾目前。巧爲敷衍。全無一人講愛民之術。治水之道者。且或假每歲治河之款。作爲彼營財之事故。水患愈益釀成。吾人當勸彼政府。設治河衙門。勿但管黃河。可總括全國之治水工事。再建永定河灤河等治水分衙。使我國之造林學者。

農學者、工學技師之俊秀者。爲顧問。擢用清人之防水有經歷及有智識者。共講治水之策。則水治而清國有利。我國亦無不利焉。馮桂芬曰。治田始於治水。治水在於治源。水源者山林也。山林治而水與田無不治者。北清山雖岩石骨立。樹林稀少。而試觀山海關之山。灤州之山。北京之西山。樹木成林。當知其非無再興之望。即就灤州言之。其上游山林。亦難謂其不再繁昌。今雖曰元山。若施以防河工事。先使雜草茂生。以養其源。再使支流本流相合。灤河身以充水量。則衝流之力。強壅塞汨濫之害。少且自沿河。要所當築一堅固高堤。樂亭卑地。當鑿一深廣沼。淀河溢則使漚流於此。一以供灌溉之用。一以緩衝刷之勢。如斯則荒野再變爲膏田。村落仍豐如昔。日灤水之利。自當共知耳。且水量盛。河運自從。而盛築港之完全事業。亦可以有成。治水所關。其重要如此。是雖清國之責。我國不可代庖。而從魚之輔翼之。使見諸實行。是亦兩益之事也。以上灤河南之築港。我國將來於清國之勢力。有如何偉大之關係。略可推知矣。先握其水陸利權。以入直隸之倉庫。再衝其蒙古平野。以防俄國之南侵。西下山西。扼黃河。可以摩潼關。東出朝陽。望鴨綠。可以衝滿州。南俯瞰山東。亦可以監德國。苟如此天下

事乃可爲矣。俄縱跋扈於滿州。我自養力於直隸。一面對清國輔翼之。監督之。保全之。一面將我國工商業之利權。擴充之。伸長之。於是日英同盟之宣言。乃始爲明見諸實行焉。

### 灤河上流之富源

予嘗於我國諸報端。題對俄之策。論急經營灤河之理由。能有識者一顧之價否。雖不可知。余仍極主其速爲經營而不可已。今也際此對俄問題喧嘩之頃。試更詳論對俄之策。以明夫灤河三大事業。及上流富源開發之利焉。以灤河本流言之。其上流經過多倫諾爾、豐寧、灤平、熱河、平泉各地。下流巨遵化、遷安、盧龍、灤州、樂亭、各縣。其上有二十四支流。縱橫傾注。如豐寧之小灤河、伊遜河、熱河縣之熱河、平泉之瀑河、連昌之青龍河。是其大者也。此無數血管涵養之流域。總稱爲灤河流域。敘此流域之富者。必不可不論與此有密接關係。利害不可相離之二流域。此二流域一爲東流之大凌河。一爲東北流之西遼河。共在灤河上流。慕容燕勃興以來。爲契丹遼金元歷代根據之地。佔天下形勢之要。清朝興於滿州也。以塞上爲畿輔屏藩。陞灤河上流之中心點熱河。爲



承德府。使大凌河流域之朝陽縣。西遼河流域之赤峯縣。隸屬之。此即余所指爲口外富源。灤河流域者也。

支那文化。夙爲發達。而見四鄰之民族。蒙昧野蠻。故命以東夷。西狄。南蠻。北貊等名而排斥之。不加以中華之政教。至秦漢匈奴熾起而犯邊疆。至晉魏胡羯勢盛而入中土。於是漢人始苦逼陵而北敵遂爲歷代之國患。試觀支那歷史。胡人漢人衝突之事。幾無時無之。此所以生漢人輕蔑異種厭惡外人之心者也。惟古昔胡羯有侵掠而無文化。有殘暴而無公理。且其向所鄙惡者。今固嚴然戴爲君父矣。現在各國豈曰無侵陵之心。而文化發達政教修明不能資以觀摩。而漫然排之。此吾所以爲漢人羞也。且漢人怯懦性成自古以來。即目長城口外之地爲被髮左衽蒙昧野蠻之土。雖盛世之時亦以不治治之。凡所議論無不曰其俗野蠻其地確確得其人不可臣而使其地不可耕而食此等議論。不僅誤彼國之前途。且與我國以迷謬者亦非少也。今則實地歷察情形。畢見故不可不洗滌我國從前之謬想。祈早與塞上一變化也。

塞上之天地。其山依然非不高也。其谷依然非不深也。其虎嘯鹿鳴羣牲牧野。非不如

故也。風勁氣寒。霜早雪烈。非不猶昔也。是固難以人事廻轉。力爲變遷者。然天之生物。缺於此者。優於彼。固均一。土地之富。取捨任人。所欲者也。長城外之民。豈獨有送此落。寞生涯之理哉。惟蒙古民。游惰無智。逐水草。事游牧。遷移無定。安守故常。關地利以興。新事之舉。茫然不知。故各處伏藏之富。千百年間。猶埋於荆棘之內。而不一見。乃漢人觀之。遂漫言口外爲無用之地。寒苦之鄉。迂腐儒生。坐談禮義之空文。而誤國家之大。事。宜其終竄伏異族之下也。且契丹之奮起也。沿遼河設臨潢府。頻開未發之利源。溯英金河土河。設大定府。以奠一國之基礎。進而漫延灤河流域之上。以養一國之勢力。故順流侵入口內也。據盧龍灤州之險。一呼號而舉幽燕。竟使趙宋膽落。呂中曰。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是河北不固。河南不安。宋室所以終南渡而微弱也。金元俱襲遼跡。以興元於灤河上流。設上都路。其東南設大寧路。大爲經營。遂使塞上之地。一見發達。有明以漢人種驅逐元兵。其目的只在恢復故土。故塞上經營。殊不注意。且撤三衛而薊遼禍起。馴致亡國。清朝起自滿洲。征服蒙古。入關繼明也。特置重塞上之經營。設避暑山莊於熱河。開遊獵闕

武之苑於木蘭。蹕路驛次。建無數行宮。故一時支那人往來頻繁。而塞上未發之利源。遂歷歷映於明智之漢人眼光。而羣相移往。從事開墾。竟使灤河上流。爲有利有望之所。與畿輔有密接之關係。而明示世人以不可輕視之證焉。

試徵之最近事實。乾隆三年九月。有上諭二道。一曰。畿輔地方。今歲歉收。米價昂貴。朕深爲廕念。向來口外穀米。不令進口。留爲彼地民食之需。今年口外收成頗豐。而內地不足。自當酌量變通。以資接濟。如有出口糶糧。及販運進口者。聽其往來。不必禁止。又曰。派出戶部司員赫赫那爾善。內務府官員常休。王慎德。於張家口古北口二處。每處各二員。携帶內庫帑銀。前往會同地方官。將來豆雜糧等項。照時價採買。運送來京。交八旗米局平糶。使都門兵民。得資外來之米。以供饗殮。而口外有餘之糧。亦不致耗費於燒鍋等項。無用之地。實屬兩有裨益云云。

口外之地。穀米盈餘。竟至可糶於口內。是非世人意外之事耶。且如永平府邊外之青龍河。豹河沿岸諸平野。道光以來。其穀產歲歲糶於口內之開平灤州地方者。亦非少。其地方富饒之度。不亦可下乎。自東八溝至西土城子一帶。皆爲良田。山東山西直

隸各省之民。出口外而耕種謀食者。不啻億萬。人口繁殖之迅速。實漢唐宋明所絕無者也。以此之故。乾隆四十三年。陞承德州爲府。而降諭曰。

熱河地方。朕每歲木蘭秋獵。先期駐蹕。數十年來。戶口日增。民生富庶。且農耕蕃殖。市肆殷闐。其秀民並知蒸蒸向化。絃誦相聞。現已興建學校。議定庠額。並命設立考棚。將來人文曰盛。已儼然成一大都會。而名稱仍熱河之舊。殊於體制未協。因思熱河從前。曾稱承德州。嗣後可改爲承德府。

自是隸平泉等大縣。熱河之繁盛。可以知矣。初雍正年間。設熱河總管。乾隆二年。改設副都統。專轄八旗駐防事。嘉慶十五年。改設熱河都統。總理蒙古人漢人交關之案。及平泉赤峰朝陽建昌之稅務。道光七年。從直隸總督那彥成之奏。熱河民案。並文武官大計。及運政。悉使都統核辦。熱河都統。遂與各省總督巡撫。同一待遇。而權力更爲重要。塞上施政。乃愈覺靈便。終使墾田增加。人口繁滋。民物殷阜。宅井駢闐。田賦之數。亦既埒於內地。其發達之盛。爲何如耶。

今依承德府志。將各縣納稅地額之數。試示於左。

府縣	額徵旗地	額徵民地	合計	旗地徵銀	民地徵銀	合計
承德	八五〇八五	一九三三	二九〇六六	三九四八分	三九四二四分	四四四〇分
深平	二五三三	七三六	一六六六	四三三	三三二六	一六六六一
平泉	三三七九	四〇〇	八三八九	三三〇三	九七四	四二七七
豐寧	一八四三	一三三六	三一七九	三三六六	五九八五	九三五一

此外豐寧郭家屯之稅米百〇一石八斗

灤平上流之地。田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一頃。稅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二兩餘。雖非甚多。而此不過調查之概要。非極精密之確數也。且加以建昌朝陽等處。世人素自爲窮索不毛之塞上。竟可得如此之數目不已。而又多乎。至於人口增加之數。其比例更有可驚者。試亦表示於左。

乾隆四十九年與道光七年之戶口比較表

府縣	乾隆戶數	道光戶數	增數	乾隆人口	道光人口	增數
熱河	八七九	二二三九	一三六〇	四四四	一一〇七	六六三
灤平	五三〇	六九四	一六四	一〇三〇	一四五七	三九三

平泉	二九三五	二〇四四九	八六六六	一五四〇八	一五〇五五	三七四七
建昌	三三三〇	三九六六	八六六六	九二九五	一六八五五	六四五六二
赤峯	六三三四	一四九九九	八七五五	三三三六	一一六〇四	九〇三三
朝陽	一五五五	三三五	一六九五	六三三〇	七四三三	一六三三
豐寧	二〇八一	三三九	一三七	七〇九	一五九三	四三九四

道光七年以後。亦照此比例以爲增加。決然無疑。而所以能如此迅速者。非土著民人之蕃滋。實移住民人之廣多也。

此地土着之民。不過少數之蒙古游民而已。而漢人自山東直隸來移住者。拓山墾野。勤耕種。謀衣食。安居樂業。儼然爲土着之民。且招其故舊。引其朋類。盛張勢力。恰以此爲第二之故鄉。而滿蒙旗人之田地。或被租借。或被收買。其富悉被吸取。浸浸焉有壓迫本土蒙古人之勢。於是如劉綸者。遂外來之民人。禁地畝之增墾。上奏獎勵牧畜。保護蒙人之策。康熙帝亦頗注重蒙古。於是數巡幸。講教養之道。諭以山澤之利。墾田之益。且獎勵畜牧。使其生計不奪於人。又特命內閣學士黃茂等。爲蒙古教養官。而派遣之。時下懇切之諭以激勵之。庇護之法。無所不到。然蒙古人無智而游惰。不能協聖主

之意。退寸退尺。爲有智力有忍耐力之漢人所驅。雖出千百之保護者。恐亦莫可如何也。橫弓矢於馬上。奔馳山野間。爭勇從戎。雖爲蒙古人之所長。而立於平和之天地。在生存競爭之場。以決勝敗。蒙古人終非漢人敵也。

故康熙帝五十一年。又出諭曰。山東人。往來於口外。以墾地者。多至十餘萬。伊等亦朕黎庶。既至口外。以種田爲生。若不容留。將復何往。但不互相對照。調查將來。恐難與蒙古分辨。嗣後山東人民。至口外種田者。往來還去。必許記入戶籍簿。以便分晰。是諭雖欲隱加限制。而因有許爲留住之言。於是蒙古人漢人之生存競爭。更加一層激烈。其時滿州尙嚴禁漢人移住。蓋以懦弱繁縟之惡風。決不可使侵入祖先龍興之地。與遼太祖吾能漢語。而口決不道漢語之言。其鄙棄人種之心。如同一致。而自此諭出。漢人之侵入東滿州者。越勃海灣。溯遼河以開拓其平原。遠從松花江嫩江流域。及於黑龍江岸。自大凌河口入者。自義州朝陽。蟠踞於東蒙古。自南直隸入者。溯灤河漫延於平泉建昌。沿西遼河。進而與自遼河口來者合。沿白河之流。而出口外者。漫散於灤平。豐寧。熱河各處。總之由遼。凌。灤。白之四大血管。以爲輸送。而山東直隸山西數十萬。

移住者。遂盛開滿州蒙古之饒野。不二百年。竟爲世界公認之東亞寶庫矣。若灤河上流者。雖未甚牽世人之注目。而觀由凌白灤三流移來者之多。即可以測知其富源之大。且其富源不僅在平原耕土已也。埋伏於高山深合。森林原野。而人莫之知者。亦正非少也。

灤河上流之富源。由漢人以開發者。從來如此。而將來益可目爲有利有望者。以漢人之移住此地。不知於各方面開發利源。只先墾新田安家室。室既安其第一目睹者。即彼蒼鬱之森林。伐數百年之老樹。以博巨大之利益。在彼等已不勝其喜矣。今塞上之山。雖多童顏裸體。而往時森林之多。觀宋王曾過古北口之談。元史松州松林之記。可以想像焉。又明嘉靖年間。胡守中云。邊外諸山。森林採伐者頗多。遼元以來。古樹殆已略盡。觀此當時口外之富於材木可知。二十年來。住於平泉之某國人曰。此邊一帶。二十年來。採伐深林老樹者頗多。是皆明示漢人來往之初。以森林爲唯一之富源者也。

現木蘭圍場附近。及建昌平泉諸山谷。尙皆老樹翳鬱。有黃松、白松、榆、樺、柏、檜、櫟、樹、梓。



樺楊柳諸材。住民取而燒爲木炭。鬻之口內。其質比內地特佳。其利亦厚。山林之利漸薄。礦物之富益著。灤河上流將來之一大富源。即此鑛山。掘探是也。此地蒙古人以游牧爲業。漢人以耕種爲事。圖智力以生存。競爭蒙古人蒙昧野蠻。固非漢人敵。而漢人亦不過勝蒙古人耳。若持以與歐洲人我國人較。恐終遠不能及也。彼等在此礦物饒多之鄉。而渺不知開掘之利。幾千百年蓄藏之富。任其埋伏遺棄。亦大可惜哉。於是有比彼等優勝之人種。移住此地。而直吸收其富源。增大其權力。立其上。而支配之。頃使之是殆最易之事也。人種生存之競爭。道德智識最發達團體最一致者。可操必勝之權固也。然與有力者角。終不若與無力者角之可安全而必勝我國經營清韓。即是類矣。塞上之事。營之最易。爲我國民者。何不去而移住其間。利用彼工作之民。以開拓利源。掘探礦物。進游牧之鄉。爲農業之地。化農業之地。爲商工之區。使我國之富利殖權力。張耶世界之進運。汪洋然。我國民生當此際。不侵入蒙古之野。西藏之谷。勿止也。試觀彼南阿瘴煙毒霧之鄉。虬龍鰐魚之窟。猶且爲英國之砲彈破裂。領爲屬地。况直隸藩屏之灤河上流。其富源正可開形勢。正可用耶。我國素昧其富源。漫

言。口。外。爲。無。用。之。土。嗚。呼。其。然。豈。其。然。耶。自。昔。至。今。依。山。林。農。業。而。發。達。者。略。已。歷。盡。從。此。礦。山。採。掘。將。爲。唯。一。之。富。源。灤。河。益。益。發。達。之。朕。兆。而。我。國。之。國。運。亦。將。藉。是。以。爲。發。展。此。余。所。以。嘔。呶。不。已。也。

礦山之區。聞在沿灤河本流諸處。熱河之金礦。最爲有名。平泉州之雅圖溝、楊樹溝、波羅樹各地。產鉛最多。康熙年間。盛行掘採。至雍正時。封閉之。頃者。張翼採掘之熱河炭礦。頗號富裕。其餘開礦者雖少。而平泉建昌朝陽等處。金銀銅鐵之產地。檢之於史。有可證焉。

元史食貨志。大寧（今平泉建昌赤峯等地）產金產銅。又產硃砂水銀。

又曰。金坑在遼陽者。龍山縣（今平泉南境）之湖碧峪。每年納課金三兩。銀坑之在遼陽者。惠州（今平泉北境）有銀坑三十六。立提舉司以辨銀課。

元一統志。興中州（今灤平縣）利州（平泉東南）惠州皆有鐵冶。皆辨官課。龍山縣興中州皆有瑪瑙場。每歲納貢。

明一統志。三衛產瑪瑙。遼史地理志。澤州（平泉州境內）採鍊陷河之銀冶。

遼元之時。既有產金銀銅鐵瑪瑙之事實。今其礦依然存在。不言可知。明時因礦政之弊。民不自行開採。官亦隨而閉絕。遂使無盡之礦脈。數百年廢棄如遺。至近今乃始爲內外所注目。而從事於斯者。非一二矣。如某某國者。盛探驗而研究之。聞其專門工學者實歷之言。云確爲有利有望之業。是熱河之礦山。將來爲口外唯一之富源明矣。口外之主人公蒙古人。其唯一之財產。即畜牧是也。青草之野。山藪之隘。幽谷深奧之區。無不有群牲蕃衍。而異獸奇畜。亦到處菌集。其群畜之富。高士奇曾吟曰。雲山絕好塞垣圖。濃黛輕煙曉暮殊。野外八屯分畜牧。馬牛千里富青芻。查慎行亦吟曰。四時邊草闕榮枯。填谷堙谿作雪舖。一色羊群三百萬。不曾輕費大官芻。欽定熱河志。今豐寧之西。即接於上都達布遜諾爾之牧場。馬最蕃息。蓋蒙古諸部。皆習畜牧。每歲行圍進宴之時。陳詐馬教跳之觀。牧事之盛。誇爲古未曾有。古北三廳志。康熙年間。馬駝牛羊蕃息。其數約三百萬。牧畜之富。可於此見矣。

總之其畜牧以馬牛羊爲最多。達里岡崖之騾。喀爾沁之驢。木蘭圍場之鹿。其數亦夥。此外山羊、青羊、虎、豹、熊、狼、山獺、狐、貂、鼠等類。跳騰於塞山者。亦覺不少。此等之皮毛。

以可作裘褥之類。故其需用極多。年年輸入口內。常爲塞上一大富源。熱河市上毛皮舖最多者。即以此也。又羊毛駝毛。爲羅紗毛氈類之原料。需用亦多。此處與張家口外輸出之羊毛駝毛。爲北清輸出海外額之一大宗。頗有可注目之價值。若利用此毛類之多。而開毛織工業於此。則其利益之廣。豈有量哉。

熱河市中。與皮貨舖比肩而具盛大之況者。藥舖是也。藥材亦爲灤河上流特有之利源。蓋漢土之醫術。依然守舊。無進步改革之跡。醫師等以傷寒論本草綱目。爲金科玉律。故草根木皮。即爲彼唯一之藥品。口外之地。多異草佳木。號爲最富藥材之鄉。土人入山野。採掇而歸。鬻於口外收買之商人。口外之商人。復鬻於口內收買之商人。如豐甯之人參。獨石口外好來溝之黃耆。平泉之五味子。各山谷間之艾及蒿等。其名不可勝舉。且近來各縣。到處盛種鴉片。是亦爲藥舖買賣之品。口外有利之物。鴉片固有害人生。而支那人嗜好特甚。故各處以良田培養而不恤。在我言之。雖覺可嘆。在彼言之。方喜其販路之暢也。

漢人以農業爲主。每歲收穫不少。故衣食豐而財用足。農產之重者。爲粟、黍、稷、大麥、小

麥、高粱、玉蜀黍、豆類、雜穀等。且其地日常食用之蕎麥。以適於山田而出產頗多。大豆類亦廣。蕎麥、芝蔴。共爲輸出關內之產物。烟草、藍麻、木綿者。爲必需之品。盛爲耕種。其菜圃則以白菜、苤山、韭、蘿蔔、瓜類爲多。菓樹則有棗、栗、桃、杏、核桃、榛梨等。黎樹、峪者。以黎花萬樹而出名。富庶縣之故地者。以西瓜饒多。爲關內西瓜之始種。見稱。各山谷叢生之蕨。土人取而晒乾。鬻之關內。爲酒菜館珍重之品。其利頗厚。口蘑者。即口外所產之蘑菇。榆耳者。亦名榆肉。似蘑菇。其味肥美如肉。皆席上之珍。口外之產也。

農家之副產。不惟在山谷。即河中亦存在焉。灤河及土河之流。產數多魚屬。其利亦溥。而灤河之鯉、鯽。尤爲有名。其味優於內地萬倍。伊遜河之若漢、蘇、鱸。似而味美過之。其他鮎、柘、綠魚、柳根赤、蟲子魚等之珍魚。諸河皆產。

熱河府之泡子河。產天然之鹽。不待煎熬而即成。蒙古人用小車。載而貿易。邊民皆食其利。鹽車嚴禁入口。其產額之多。可以概見。

樽外人製造之物。雖不見多。而亦決不可侮。如建昌之山綢者。最有可注目之價值。是所謂以樽權、繭爲絲。而織成之絹織物。爲建昌之特產。樽權、繭者。每年內地之民。携蠶

種至塞外。用櫛櫛木葉養成蠶而得之繭也。櫛櫛樹葉養成之蠶。類於我國柏木葉養成之蠶。建昌者。即山蠶絲之織物也。此織物頗爲盛行。故今承德府境之紅石巒外。有養蠶場。亦效此法以爲之。惟所織之綢。仍稍遜於建昌。然經營得宜。則其利潤之擴張。有必然也。

其次木綿織物。亦爲將來有望之業。初此間之民。不知用綿織衽。後有熱河知府海忠。大獎勵紡績之業。自此織綿風行。其品質亦不劣於南方。北清地方。綿布需用最多。故其發達亦最易。收此利源。是在經營者何如耳。

熱河之特產。以馬毛皮所作之皮菌褥。頗美麗無比。其外樺棕等之細工木。及蜜臘。皆爲販路最多之輸出物。若乳酪名產。是又畜牧地之特長者。總之灤河上流之地。決非窮索不毛之鄉。山谷有羣獸。可獵。河沼有鮮魚。可漁。山林開而厚野。廣五禾熟而草。顯實。青草。豐美。群牲繁殖。毛皮毛類。可博商賈之巨利。金銀煤炭。皆爲未動之利源。使起工商。於此以經營之。則無限之富。自可操券而致。數百年。因天然之阻隔。人智之蒙昧。交通之不便。而埋伏於地。委積於山者。是殆天留以賜我國也。我國民其有意乎。

爲我國民者。何不進而用心研究之。經營之乎。予望我國民於直隸之北境。蒙古之南部。滿州之西鄰。灤河之上流。急開拓其富源而無已也。且余渴望我當局者經營之開拓之者。非但爲我國之商工業。擴張於北清也。以我國爲東亞之先進國。欲保護清韓之境土。拒却列強之覬覦。必不可不爲當然之準備也。

然則準備經營。當如何着手乎。曰灤州之開市。灤河口之築港。東畿鐵道之敷設。先握其經營之實權。再進而要求其熱河礦山之掘採權。然後從事實行是也。

嗚呼。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今日之經營支那。實功最易成而時不可失之日也。支那現時。在上者日以利祿爲心。在下者方以苟安爲事。即有熱心改革奔走國事者。無不受國人之笑罵。官吏之排斥。而莫可發展。故其國餽以外債官喜而民不知愁。攫其路礦民愁而官不過問。經營之易。豈有過於此時者乎。失今不爲。不數年而或歐米範圍。確定利權。盡攫或支那志士勃興。政府更易。乃始欲伸我勢力。擴我權利。其難易誠不可同日而語也。或曰待其內亂而經營之。較爲易。易此實隔膜之言。夫支那現在官吏舉上下以保祿位。營私利爲第一目的者也。我若餌之以利。嚇之以威。則

不折一兵不糜一餉自無不就我範圍若必待內亂而取之則領土保全門戶開放平和瓜分之政策已爲列國所默認我豈能外列國而獨自吞併乎況其草澤之英雄勢力若成必非今日貪私利重生命之將校所可比擬我何必攫其怒而先代人以受兵乎訂約筵席之上成功俎豆之間此固列國所難干預支那人民所不能計較者也嗚呼疑者事之賊也智者斷之決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望我壯勇之國民於議院提議之贊成之立即實行之勿待彼民智開明政府更易而徒發失時之歎也

譯者曰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負日本自甲午以來全國上下不惟無驕惰之心方且急急經營惟日不遑其在職盡職固無論矣即如坪谷善四郎古澤北冥稻葉君山小越平隆小川運平數子者或爲軍吏或爲舌人年金皆不過數百圓耳而盡能於職務之餘徧游滿洲北清諸處將其政教風土利源形勝一一報告於其國以爲經營我國之先導此其潔已奉公堅苦忍耐之性爲何如耶若在我國年得數百金者恐無不蹙眉疾首以爲若何不足若何困苦切切焉以勤節敬求優差爲事矣尙何能將此區區者以自尋跋涉之勞風塵之苦耶即年得數千數萬數十萬者亦祇知擁妻妾恣



驕奢輦之家室遺之子孫已耳。無論其爲我國民尋利益於外也。即保我國民之利於本國亦委爲不能。誣曰不可。此譯者所以掩卷自思而每不勝悲痛之感也。今日日本勝俄之後。東清鐵道歸其掌握。遼東半島劃爲屬土。朝鮮則名實俱取。滿州則實取名留。回憶從前諸子之所感慨嘆息以爲清國無我權利者。今不知其當若何歡喜而吾輩觀此歷史。想象前途亦豈不當稍有所感觸乎。然吾國人之言感觸者亦正自不少矣。

※ ※ ※ ※ ※ ※ ※ ※ ※ ※



北清政教風土記

終

309.1 / 976 社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行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小川運平
譯者	禹甸靜安氏
發行所	各大書肆
印刷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竹早町三十四番地 寺西清次郎
印刷所	中國新女界合資印刷所

